**奢愿**

***第一章***

2007年4月28日，箭杆胡同20号院前，出现了个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

他身着旧式长袍，脸上还有层层黄土与血迹，脖子上有一圈触目惊心的红痕，他抬手摸了摸，窒息感还久未散去，可如今这又是怎么回事。

不是应该死了吗？怎么……回到这里了………

熟悉的门前立了个石碑，写着陈独秀旧居。

在年轻人的记忆里，那应该是9号，不知道怎么，门前却挂着20号的牌子。

他走上前轻轻地抚了抚那块碑，随即想要推门进去，却发现是上了锁的。

“他这旧居不对外开放，您可进不去……我看您这打扮成这样…您…cosplay？”

他看着眼前人，没见过小伙子身上穿的半袖短裤气垫鞋，更不懂什么是cosplay，只能懵懵的看着他，“对不住这位先生，请问，什么是cosplay？”

小伙子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你不知道什么是cosplay你穿成这样嘛呀？化的妆还挺像….. 奥我知道了，你这叫进入角色是不是！看你这一身，再加上你刚刚内动作….你是不是cos的李大钊，嘿你还别说，今儿还真是大钊先生逝世的日子……一晃八十年啦……”

“大钊先生千古！”小伙子笑着冲他挥手道别，大踏步的走向胡同深处。

李大钊彻底懵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原地消化了好半天小伙子的一番话，他决定到处走一走。

于是2007年的北京街头，出现了一个一袭长袍蓬头垢面的人。

那是07年的早春，距离08奥运还有468天。

刚刚站着没感觉到，如今走起路来才发现，长袍里像是放了什么东西。

李大钊翻了翻衣服，从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他走到路边不碍人的地方，开始翻看里面的东西。

一张印着自己照片的卡片，但那上面的自己没了胡子，卡片左边是有一些字，看上去与先前的文字有些差别，但也认得出。

第一行是姓名，后面印着守常二字，名字下面是性别与民族，分别写着“男”和“汉”。

再往下是一串数字，写着1979年10月29日。

………

……….

他翻到卡片的背面，左上角一个红色的徽章，中间偏上十二个大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李大钊拿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整个人都在无意识的颤抖，他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要呼之欲出，他抬起头看向车水马龙的街道，那些飞奔而过的大铁盒子他曾经在日本见过，只是长的似乎不太一样，但他笃信，这是一种东西。

他瑟缩在路边一角，向前能看到各色衣装的行人，抬头能看到高高的明亮的路灯，向右能看到背着书包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手里还拿着他没见过的吃食。

向左，他看到了一间报亭似的建筑，他收好东西走过去，报亭老板静静的等他说话。

“.……都，卖什么？”

“环球时报华商报中国青年报，花火爱格意林读者，香烟饮料矿泉水，打火机电池钥匙扣……..”

报亭老板是个短发的安静姑娘，不像小伙子那么活跃，说完一句便不再继续，只等对方问话。

“奥，那……拿一份中国青年报吧…….”那个无故出现的牛皮纸袋里有一些钱，李大钊小心翼翼的把它们拿出来，仔细数好了钱数给人递过去，又把那些钱妥当卷好放回袋子里。

“先生不看看那张红色的吗？”报停老板指指他的牛皮袋，李大钊便把报纸放在报亭上，腾出手来去掏钱。

“.……这是…..润之！”那双拿着钱的手甚至比刚刚拿着薄薄卡片时还要抖，即便如今的世界在他看来如此陌生，他却懂这是什么意思。

“先生，按你们的算法，今年该是民国96年…….进来坐吧，您要不介意，就坐这看报吧。”

北京早春的夜晚还是有些凉，四五月份又正直柳絮因风起的日子，所以不知是被冻的，还是吸进了棉絮，李大钊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可他似乎没有察觉，继续如饥似渴的读着那大大的青年报，报亭老板也不催他，只静静的立在一旁，向远方看去，能看到模模糊糊的长安街，她知道，那有让人安心的力量，她也知道，自己迟早要带他去到那里，去到今日中国的心脏。

余光里那笔直的黑色身影不住颤抖，报纸被攥的声声作响。

“.….这些，都是真的吗……”

***江西理工大学百名学生构筑“阻黄坝”***

***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慰安妇”诉讼请求***

***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明日启动***

***西部计划招募启动 三天报名人数逾万***

***北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谈奥运火炬入台传递问题***

***“这里的农民真幸福”***

……….

……….

尽管版面上并不全是好消息，可这对李大钊来说，无疑已经有了一种涤荡灵魂的冲击。

“先生，您看——”李大钊顺着报亭老板的目光向远处看，那里有一条长长的亮光，“那个啊，叫做长安街，不远处，就是天安门，您今天先回家休息——奥，纸袋里就有房间钥匙，一会我送您去——赶明儿得空了您也别客气，您来找我，我带您去…….”

“小同志，今天可以吗！今天…..”李大钊再也坐不住，眼睛已经整个红透了，亮晶晶的，噙着水，水下全是期望。

报亭老板笑笑，答他一声“好。”

“先生，您决定，咱是走着去还是我开车带您去。”

“走着吧。”

“好。”

二人就在七八点钟的北京城内慢慢走着，倒也不缺话题，毕竟李大钊还有一肚子疑问。

“小同志，你能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害，您也别小同志小同志的叫我了，您就叫我程子吧…….先生，您太伟大了，很多人想让您以及您的许多同仁亲眼看看今日中国，我来帮他们圆梦。”

“我们，被很多人铭记吗？”李大钊想起白天时那个跳脱的男孩，边喊“大钊先生千古”边跑开，心里霎时涌进温热的风，吹遍四肢百骸，整个人都暖洋洋的。

“你说我的同仁….意思就是说不止我一个？那其他人呢？”

“我也不清楚，大概，在路上了吧。”

“之前，长安街是不贯通的，民国元年拆了面红墙，才有了后来的样子。”

“民国六年，长安街修成了柏油路。”

“民国十三年，前门那举行了开车典礼。”

“以前都是土路，现在不一样了啊，真好，真好……”

……..

………

二人边走边聊，终于来到了天安门附近。

“那些人是干嘛的？”

“排队看升旗的，因为人太多，经常得从头一天半夜开始排，不然就只能看人头啦。”

“升旗…..我们的国旗，是什么样的？”

“您要想看，那咱排队吧。”

“好！”

报亭老板出来的时候顺手拿了两瓶水和一个大外套，她先是把衣服递给了李大钊示意他穿上，然后又掏出卫生纸，沾了水后拿给他，“擦擦脸吧先生。”

“对，对！要庄严的面对国旗！”

时间在焦急的心态下总是走得很慢，李大钊是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下。

“守常先生，明天我带您去家，屋里什么都有，您要有什么不会用的就打电话问我——牛皮纸袋子里就是电话，又叫手机，手机里存了我的号码，一会咱俩拨一个试试——反正呆着也是呆着，我教您唱国歌吧。”

“国歌，好啊！”不苟言笑的革命先驱如今胡子都要翘到天上去。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程子，后来，发生什么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日本驻军诡称有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

“至此，八年抗战开始。”

……….

“直到1945二战结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

夜逐渐深了，李大钊看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润之画像，不再需要问，他知道的，这个民族的苦难持续了上百年，这个国家曾经风雨飘摇广厦将塌，很多很多很年轻的孩子死在了为国为民的路上，他忽然想起程子说的那句话——

“很多人想让您以及您的许多同仁亲眼看看今日中国。”

嗯，真想让他们也看到.......

东方逐渐泛起淡淡的青，天安门前响起整齐的步伐，人群开始攒动，有大人开始把孩子举起架到了肩头，一些人专门带着照相设备，有些镜头对着仪仗队，有些对着人群，人群外围还不断有来得晚的人涌进，于是更加拥挤，李大钊被挤得险些摔倒，被身旁不知名的大叔扶稳站定，有的家庭两个孩子，母亲举不动，父亲一次性又只能举一个，孩子哭闹，被李大钊听了去。

“我帮您吧。”

孩子的父亲看着他，然后爽朗一笑，回他一句“谢谢！”

于是小男孩骑在了李大钊的脖子上，国旗随着太阳一点点升起，程子在人群中看那一大一小，小孩子眼里映出国旗的红，李大钊满脸的泪，她能看到，那厚厚的胡子下抿的紧紧的嘴。

伟人永远是伟人，1927年他用鲜血托起苦难的人民，2007年他用肩膀托起民族的未来。

***第二章***

看完升旗，李大钊在报亭老板的带领下，终于进了家。

程子走过去按开了电视，又拿起一旁的遥控对着电视下方的小盒子按了红色按钮，“这个大个的啊，叫电视，一般会有一些新闻啊电视剧电影什么的在上面播放，比报纸方便......下面这个呢，叫机顶盒，有了这个东西，电视节目能多一点，先生您看，这个键是换台，这个是调声音大小...........”

程子一点一点的教李大钊熟悉现代生活的各种用品，从电视到冰箱，从防盗门到热水器，大胡子革命者此时一点也不像个革命干将，倒像是个孩子，新奇的看着屋子里的一切，眼里全是求知的光。

程子安顿好一切以后又不放心的嘱咐了一些注意事项，临近傍晚才出了门。

李大钊把窗户开开，过堂风使得有些发闷的屋子瞬间清凉，窗外夜色如水，07年的北京天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星星，那些星星一闪一闪的，一会是仲甫的脸，一会是延年乔年，一会又是赵世炎.......星华葆华光华...最后是赵纫兰。

“姐啊......”

一晚上很快过去，李大钊习惯了早起，天还擦黑他已经睁眼，生前为中国操劳一生，如今忽然可以不那么累了，到是很不习惯。

按照昨天那小同志教的，李大钊先是去做了一壶热水，进而去到卫生间开始刷牙洗脸上厕所，冲厕所的时候水流声吓了他一跳，然后又被自己这反应逗乐了，扶着墙在卫生间笑了好一会儿。

李大钊习惯了用双脚丈量社会，所以当他想了解当今时代，第一个想到的不是那昨天才接触的手机或电视，而是依然靠走，靠亲自去看。

衣柜里有现代服饰，李大钊一件一件的试，穿哪个都别扭，在镜子面前好一顿照，觉得哪身和自己都不搭。

长衫是决计不能穿了，上面全是血迹，还开了很多个口子，但他舍不得扔，于是洗好了晾干后妥当收起来。

出门前终于决定好了一身衣服，是一身还算复古的西装，这是目前的李大钊穿着最舒服的衣服。

即便是当年的新潮革命者，也做不到一下子接受百年变迁，但没关系，他懂自己，自己的心是开着的，跟上时代是迟早的事，若是可以，他还想继续为如今的中国再多做些什么。

一切准备妥当，他出了门。

他随意上了一辆公交车，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目不转睛的看着窗外的一草一木，公交是双排座，偶尔有一些爱与人攀谈的老大爷，见到这个留着大胡子穿着复古西装的奇怪男人便会好奇的和他聊上一聊，而李大钊总是说得少听得多，他就这样日复一日的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了解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国家。

转眼三个月过去，北京进入了闷热的夏天。

多日不见的报亭老板在7月3日这天敲响了李大钊的房门。

“先生，随我去接一位故人吧。”

票是提前买好的，李大钊草草收拾了一些生活用品就随程子出了门。

“是......是有谁要来了吗？”李大钊有些激动，虽然不易察觉，但那微微发颤的胡须出卖了他。

“我也不清楚，先生不妨猜猜看罢。”

那个时候由北京出发坐火车到上海需要近十个小时，二人半上午的票，到上海时估摸着得浅夜了。

一路向南，火车不比如今的高铁，那时候过道里总是挤着一些人，车厢衔接处的空地上也经常会有人躺，几个小时过去，睡个囫囵觉，就到站了。

李大钊向来看不了人民受苦，即便如今已不会有人流血，但他眼睛里全是那些人苍黄的脸和被重物压弯的背，身下的卧铺一瞬间长满了刺，他再也躺不下。

“大伯，您来这坐吧......那位带孩子的大姐，让孩子来床上躺着睡吧.......”

于是那张小小的硬卧上坐满了人，而李大钊站到了窗边，笑得开怀。

不一会，程子的床上也坐满了人。

“你怎么也站着来了，你还小呢，得休息好.....”

“先生都站了，我哪有继续躺着的份，向您学习嘛，为人民服务。”

不断有人冲着二人道谢，李大钊总是笑着回他们几句“没事”，或是当有人冲他拱手，他便回以鞠躬，引得车内人总是忍不住和这位亲切的年轻人攀谈。

不总是这样吗，深入人民群众，他从民国起就是这样做的。

总有些人，总有些信仰，是逾百年而不变质的。

临近中午，火车内响起了乘务员的声音，“啤酒饮料矿泉水，瓜子花生八宝粥，来，腿收一下啊——”

李大钊听着新奇，扬着眉看那个推着车走过来的乘务员，眼角有了些代表着欢乐的皱纹。

“您好，来两份泡面，嗯...就红烧牛肉吧，谢谢。”

“先生，您这仨月里有没有尝过这些吃食？”

“没有，我不常出门吃，自己动手做吧，就总能想起姐.......到是偶尔去家不远处的摊子上吃早点，挺香的，你刚买的那个，我没尝过。”

想起妻子的李大钊眼神暗了暗，程子知趣的拿着泡面走去接热水，好留予先生黯然伤神的空间。

李大钊心里一处窟窿，那是赵纫兰给他留的，他深知自己一辈子光明磊落无愧于心无愧于父母家国，但唯独，唯独愧于她。前世她就很苦，经常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守着家，更是毫无怨言的从读书直到革命都默默支持着他，一生操劳，内里和身体都布满了伤痕。

所以心里总忍不住奢求，想让姐也能来看看吃得饱穿得暖，国力强盛的新中国。

程子适时地端着两盒滚烫的泡面回到了李大钊身边，“好啦先生，来尝尝吧，这就是方便面。”

“诶，好。”

窗外是飞驰而过的茵茵绿草，正午日头正高，玻璃上都带了一些温度，李大钊靠在上面吃着泡面，暖意从皮肤向内里渗，接上了胃里向四周蔓延的温度，于是从里到外都热乎乎的。

“好啊，真好。”

十个小时说起来慢，其实也就是个眨眼的事，火车速度正在慢慢降下来——他们到站了。

二人住进了一家汉庭酒店，两个标间，对门，万一李大钊有什么需要的程子去帮忙也方便。

收拾好东西后，李大钊独自下了楼，站在酒店门口直直的看着前方，右手边是一家面包店，还亮着微弱的光。

对面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两侧是不太高的米黄色石墙，中间是黑色的铁门栏杆，不远处有一个告示牌，那上面写着——

**龙 华 寺 1.2km**

**龙华烈士纪念馆**

***第三章***

2007年7月4日，阴。

天还黑着，程子敲响了李大钊的门。

一句话未说，先递给了李大钊一个不大不小的袋子，李大钊接过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个大大的风衣，长度几乎可以到脚踝。

再往下翻，他摸到了什么东西，质感无比熟悉。

是牛皮纸袋。

两人都不说话，暖色的灯光打下来，李大钊伸手去接，虚拢手掌，手心里泛着黄，像当年那个牺牲掉的小太阳。

纸袋子被打开，李大钊拿出里面的身份证，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几滴眼泪。

/姓名 陈遐延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88年6月6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自李大钊来到2007年，他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了许多同仁的故事，他知道延年乔年都没能活到三十岁，知道自己很钟爱的学生赵世炎也同自己和延年一样，死于1927，知道邓中夏死了，豫才死了，仲甫死了.......有那么多人，他们都没能看到1949年的中国。

而现在，这个袋子里装着陈延年的身份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身份证。

他拿着那张卡片，止不住的笑，肩膀一抖一抖的，笑得太过用力，没站稳，跌坐在床上。

程子就在一旁的角落里看着他，并不催，她知道以后还会有很多事情能让先生开心，但以后的哪一个，都不能比得上这第一次。

第一次，坐十个小时的火车，奔波劳碌一天，心里充满着对未知的期待，然后在第二天早上从她手里接过一个牛皮纸袋，看里面的卡片上写着英雄的名字。

那是李大钊与同仁们团聚的第一步，有着无法抹杀的巨大的快乐。

天还未亮，离开园还有约莫半小时，但已有了悉悉索索的脚步声。

陈延年烈士的公募前，站立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男孩。

他穿着没袖的白色汗衫，下身是曾经穷苦人民常穿的粗布单裤，都已破烂不堪，并且染着斑斑血迹。

身上好几处骇人的刀疤，皮肉似乎没好利索，还有些疼着。

石碑上刻着几个字——

陈延年，1898——1927。

是我？

陈延年就那么站在自己的雕像前，生前过往走马灯一样匆匆而过，脑子发昏，眼前全是各种各样的血。

那些同志们洒出去的滚滚鲜血。

时间总是走的很快，转眼间陵园大门已经开了，李大钊和程子迫不及待的走进去，生怕没能第一时间接到陈延年。

当然了，主要是李大钊急。

程子对陈延年有些感知，直接带着李大钊奔雕像而去。

有些阴暗的天气似乎闷着雨，可即便是阴天，七月的上海也是热，直给人逼出一层薄汗，挂在鼻尖，混了些血，摇摇欲坠。

陈延年依然盯着雕像，并未注意到雕像后不远处的两个人，而李大钊隐匿在老树下看着那个伫立的孩子，一时间竟不敢再往前走半步。

程子始终是个话少的，并不问他怎么不直接去到他面前，而是始终保持着退半步的距离，亦步亦趋的跟着。

到是李大钊心思细，冲程子笑着说，“近乡情怯了。”

李大钊其实没有停留多长时间，他心里装着事儿，得快把延年接过来，万一让别的游客看到，又是一番不好解释的。

于是他走过去，直接把袋子里的风衣披到了陈延年身上，多年革命积攒下来的警觉使得陈延年冲着李大钊就是一拳然后作势要跑，被李大钊一把拽住。

“是我！延年。”

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里，陈延年终于抬起头看向了李大钊。

“........大钊先生.............”

“诶....诶，是我，是我啊延年........”

李大钊笑的见牙不见眼，抱着陈延年抱了好一会才肯撒手，可拉着的手却是怎么也不想放开，也不管陈延年疑惑的眼光，反正他自己先笑够了再说。

“好啦好啦，先生，回去再笑吧，赶紧带延年回去洗洗澡休息休息吧。”

“对，对！走延年，我带你去洗澡，带你去吃好吃的，正好我这辈子还没来过上海，咱们一起去尝尝新中国上海的吃食........”

陈延年就这么被拉着手带去了旅馆，短短的距离他问了好几个问题。

“先生，这是什么情况？您怎么穿成这样，我不是死了吗，怎么又活了？还有您......您不是也......哦对，还有您刚刚说的新中国，是什么意思，我们的国家........”

“先洗个澡，别的过后再说。”没等他问完问题，一行三人已经进了酒店，程子回了自己的屋子，李大钊带着陈延年住一间，进门之后直接把陈延年推进了浴室，“你在法兰西留过学，热水器会用吧，差不太多，不会你就叫我，我给你调。”

“新衣服给你放外面了，一会出来穿，你内旧的也别扔，到时候我给你洗洗，咱留着，那可是咱上辈子为了中国而死的纪念，是一种精神，即便到了如今啊，也不能忘掉过去的苦苦斗争，流了那么多血，可不能白流，新中国好啊，好！却来之不易，不能忘不能忘........”

李大钊本就是个干革命的，说起话来可以滔滔不绝三天三夜，再加上见到了陈延年，心里激动的半天平复不了，话就更多了，陈延年在里面洗，李大钊就在外面说，流水声大，陈延年并不能听得真切，但守常先生的话音模模糊糊传进去，让他从来到这起就一直悬着的心，奇妙的平稳了。

***第四章***

陈延年洗完澡穿好衣服，也不过才七点来钟，正是各种早点摊出没的时候，李大钊决定，从吃上开始带着孩子认识新中国。

走之前他去敲响程子的门。

“程子，一起去吃早点吧。”

“我就不去了，先生好不容易等来一位故人，我怎么好打扰，不过如果有些不熟悉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您尽可打我电话，我安安生生给你们做大后方。”

李大钊燕赵慷慨之士，并不过多矫情，知道这小同志是好心，干脆顺了她的意，于是领着陈延年一人出了门。

“先生，您还没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按照刚刚那小同志之前和我说的——哦对了，她叫程子——她之前跟我说，因为有太多人怀念我们，所以我们到了2007年的新中国。再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其实我也一直没弄懂这些，不过以后时间还长，慢慢了解吧。”

陈延年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继续问着别的什么。

“先生，我们.....是成功了吗？”

“成功了。”

“共产党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新中国，新中国....先生，封建帝制推翻了？人民不受苦了？无产阶级胜利了？洋人不欺辱我们了？”

二人已经来到了早点摊前，李大钊先去点了餐，陈延年就坐在一旁的凳子上眼巴巴的看着他，等他告诉自己，那些基本已经猜到了的答案。

总得要先生亲口说出来，自己亲耳听到，才能安心。

李大钊端了两碗阳春面出来，又要了一屉生煎包，这才在陈延年面前坐定。

“封建帝制推翻了。”

“人民不受苦了。”

“无产阶级胜利啦。”

“洋人，欺辱不了我们了。”

李大钊看着陈延年渐渐起了红的眼睛，心下一软，忍不住继续说——

“咱们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天翻地覆啦延年，人民，当家做主了。”

桌子有些抖，李大钊没在意，他只低着头吃面吃生煎，并不看眼前哭得厉害的年轻人。

他懂他的固执，所以即便是喜极而泣的落泪，李大钊也顾着他，不把目光投过去，陈延年就有了一个可以放肆哭一哭的地方。

陈延年这一顿早饭吃的又是哭又是笑的，把李大钊逗的不行，嘴角就没放下过，两人攀谈许久，却在陈延年这最后一个问题上相顾无言。

“大钊先生，后来，乔年有好好活下来吗？”

大瓷碗里的阳春面已经见底，剩下薄薄的一层清汤，上面还漂浮着几滴油，笼屉上残留着一些黏到上面的面，早餐的香气混合着夏日特有的柏油路的味道，钻进人的鼻腔，熏得人发懵。

李大钊特有的胡子随着嘴唇的嗫嚅颤了又颤，几次三番想说些什么，每次都没成功。

末了，李大钊不再挣扎，自顾自的去找老板结了账，然后带着陈延年又回到了两小时前他刚出来的地方——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陈延年跟在李大钊身后，心下大概有了猜测，他的拳头握的那么紧，指甲陷进肉里，像是非是这样就会站不住，一不小心就会跌倒在地上。

乔年的雕像真精神啊，昂着头扬着嘴角.......挺像他的，圆圆的脸，宽大的眉毛......那个跟在我身后的小孩怎么一晃眼就大了，那个跟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怎么，才26岁就死了.........

陈延年在雕像面前缓缓蹲下，两只手死死捂着脸，这次他并不抖，僵直的蹲在那，只是捂着脸的手掌全湿了，连带着衣袖，领口，都染上了斑斑点点的水痕。

“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这是乔年牺牲之前说的......”

李大钊站在一旁，明明穿的是现代的运动装，可风起，你偏偏感觉他身上翻飞的是浸了血的长袍。

这是刻在那一代人身上最狠的伤痛，在同志的墓前，再光鲜亮丽的新服饰也掩不住那些洒在这片土地上的血水肉块所散发出的悲怆。

天地都为之变色，雨滴顺势砸下，像一记闷拳狠狠锤在两人心头。

陈延年尤甚。

时间很久了，陈延年站起来，起的有些猛，眼前一阵发黑，扶了下乔年的墓像才得以站稳。

“先生，我们都过来了，乔年....也会来吧.....”

李大钊想说“会，一定会来，不止乔年，许多人都会来.....”，但他忽然就不敢了。

万一呢，万一没能过来呢，就连程子都不能提前知道来人是谁，若说乔年一定会与他们相聚，谁能保证呢。

空欢喜最是要人命，李大钊舍不得。

他没有接这话，只是去牵起了陈延年的手，“行啦行啦，留着点泪，这一整个园子可有你哭的，陪我去看看世炎吧.......”

陈延年的眼睛红透了，抬头看李大钊的时候像只狠厉又委屈的兔子，李大钊看着这孩子，忽然就想起了仲甫。

“你们父子啊，哪都像。”

“世炎在哪？”

李大钊无奈的笑笑，“住你隔壁，是你邻居。”

“志士不辞牺牲——革命种子已经布满大江南北，一定会茁壮成长起来，共产党最后必将取得胜利——”

李大钊往前拽了拽陈延年，推他到了赵世炎墓前，“你去告诉他吧，共产党胜利了，他的理想实现了。”

多年风吹日晒使得墓碑的棱角都不再尖利，有着朴素的温润，一如赵世炎这个人，强大，但从不无故犯狠。

雨水把墓碑打的湿湿凉凉，陈延年伸手去摸，无以复加的凉意就直达心底，四肢百骸都犯了麻，“有赵世炎才有了共产党员陈延年，你得过来啊，带上乔年.......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守常先生太能说啦，我一个人可招架不住，你们得来陪着我啊..........求你了............”

陈延年边说边笑，笑着笑着又哭了，跟吃早餐时一模一样，到是不太在意自己是不是暴露太多的软弱了——大概也没力气在意了，痛的呼吸都困难，哪还有力气想别的呢。

更何况李大钊之于他就是一个刚直可靠的长辈，人在自己信任之人面前，就像高冷的猫，再倔强，也总会不经意的露出一点柔软的肚皮。

“他们来了我说的更多，你都得陪着，可别想着逃......”李大钊咧着嘴角本想逗逗陈延年叫他不要太伤心，结果一开口自己的声音也在隐隐发抖，连带着眼眶也起了红。

他揽过陈延年的肩膀，把延年的头搂在自己胸膛，其实他自己也在难过，可中国人总是这样的，身边有个孩子，就是天塌下来也甘愿自己扛。

普通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洒过满腔血的革命烈士。

***第五章***

雨下了一天，李大钊二人就在陵园里呆了一天，他们看自己的弟弟，看自己的学生，看自己的同仁，也看游客。

他们看到有人带着孩子，有人带着老人，有人拿着酒有人拿着花，并没有很多人哭，大家只是很安静，李大钊和陈延年藏匿在稀松的人群里，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身边的小年轻就是他们正缅怀着的烈士。

一拨人散去后，李大钊走过去拿起一捧花，放在鼻尖闻了闻，然后递到了陈延年手里。

“很好闻。”

陈延年笑着接过，对着花止不住的傻笑，“先生，他们爱我！”

“因为你爱他们。”

傍晚，二人终于回了宾馆，俩人一天下来就吃了一顿早饭，到晚上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而程子总能适时地出现。

“没吃饭吧。早知道二位先生没个一天回不来，并且会想不起来吃午饭”程子边说着边把食物一一摆到桌子上，“我刚刚去外面饭店里打包的，快吃吧。”

陈延年并没有马上动筷子，而是掏出那个牛皮纸袋，拿了一些钱出来，“不好意思这位同志，我还不太了解如今一顿饭多少钱，麻烦你告诉我一下，我好给你......还有袋子里这些钱，以后我会赚钱还你。”

程子看他一眼，并不推辞，“咱们三个人总共一百，你给我三十就行。”

陈延年利索的拿了四十递到程子手里，然后搓搓手动起了筷子。

李大钊边吃边看这俩人的互动，笑得开怀，他这人不拘小节，早已拿程子当了朋友，互相吃一顿不叫事，延年不一样，一来跟程子还不熟，二来他从上个世纪起就是这样的脾气，固执、倔强、很多事情分的太清楚。

李大钊转头看着程子，“你倒是懂他。”

“敬仰先生，了解过。”

李大钊往嘴里塞了一块肉，半边脸都鼓鼓囊囊的，“程子，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这仨月我光到处走了，等回北京了得赶紧找份工作。”

“先生不用担心这些，就像那个牛皮纸一样，您列位的档案也都是天然带着的，到时候我会直接带你们到档案存放的地方”，程子撇了一眼坐立不安几次想说话的陈延年，继续说“这不是不劳而获，而是时空的规则，太强大的信念带你们来到了如今，时空就要修复这种裂缝，就要给你们身份证档案袋，就要在一切开始前把你们所有人带到正规，如果今天你们人过来了，不附带任何东西，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该如何活。”

“靠自己的双手活。”

“首先，时空只是给你们提供一个起点而已，这并不代表你们不需要靠自己，如果你们不能遵守学校的规定，或是不能胜任一开始的工作，自然会有人来开除你们，谁都救不了。”

“其次，这是新中国，不是混乱不堪的民国，没有身份证你们就是黑户，没有档案袋你们就是连义务教育都没接受过的人，来到如今什么都没干呢直接犯法？解释一下，义务教育就是从小学直到初中毕业不收学费，全国所有适龄儿童都要统一接受的教育，并且，不接受义务教育是违法行为。”

在李大钊的记忆里，这是程子这几个月来说的最多的话，平日里都是几个字就解释完一件事，如今为了延年到是罕见的多说了许多字。

“延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规则，既来之则安之，如果你实在过不了这道坎，大不了以后靠自己重新选择路，彻底摆脱程子所说的时空的修复。”

陈延年不再说话，但眉心明显还皱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先生，我们先不回北京，大概又有两位先烈要到了。”

陈延年紧缩的眉头因为这句话逐渐舒展，李大钊也停下了正在夹菜的筷子，猛地站了起来，眼睛睁的大大的，脸上是掩藏不住的笑意。

“真的？是谁啊！哦对你看我这脑子，你也不知道......没关系没关系，过几日他们来了就知道了，不管是谁，都是好事，都是好事！”

陈延年也坐不住了，在屋里直打转，即便灵魂是个经历过生死的29岁灵魂，可在听到有同志要来的时候，他笑的到当真符合那身份证上的年龄——

一个19岁的少年，一个因为即将和老友见面而雀跃不已的普通19岁少年。

时间一晃而过，转眼到了2007年7月19日。

龙华的桃花下，站着两个年轻人。

“乔年，那是你？”赵世炎一眼看到了那个高大的雕像，拽着陈乔年走了过去，“边上这个，是延年？”

“大概是吧，羡慕我们吧。”

“唉，傻孩子，我也有啊。”

赵世炎睨着眼看着他笑，伸手拍了拍傻孩子的脑袋，也不管陈乔年嘟囔他下手重，径直拽着他向一旁的桃林深处走过去。

程子在那里等他们。

“世炎先生。”

二人握了握手，赵世炎接过程子手里的牛皮纸袋子，把属于陈乔年的那个递给他。

“你认识她？”

“不认识，但大概知道，她是来接我们的。”

“像接我哥哥那样？”

“对。”

两人披上了程子带来的足以裹住全身的大风衣，尽量低调的进了宾馆，程子走在前面，敲响了李大钊的房门。

李大钊开了门，门外是满脸血污，脖子上有着狰狞伤疤的赵世炎。

赵世炎后面是同样蓬头垢面的陈乔年。

***第六章***

陈延年上完厕所恰巧听到了李大钊开门的声音，边洗手边大声问李大钊门外是谁。

等他甩着水珠走到门口的时候，和李大钊一样呆愣在了那里。

“世炎………乔年………………”

陈乔年在赵世炎身后愣愣的看着自己的哥哥，那个早自己一年牺牲了的哥哥。

他到现在都能回想起1927年那个夏天，红的耀眼的太阳散发着热浪，直直要把人烧个精光。

陈乔年再坚强，在陈延年面前也只是个孩子，他从赵世炎身边挤过去，一把抱住了陈延年。

“哥，哥哥……哥哥啊…………”

陈延年的胳膊被陈乔年连同他整个人一起紧紧的搂在了怀里，这使得他很难动一动自己的四肢，于是他只得低着头，看那在自己胸前不住颤抖的小孩。

乔年浓密的头发被血液粘在一处，乱糟糟，还打了柳，发根处混着脏色的泥土，看起来狼狈极了，可陈延年就这么看着那一头脏的不成样子的头发，眼眶涨得厉害，止不住的就掉下几滴泪，落到乔年的头发上，融掉了一些血。

这边兄弟俩相聚都在哭，另一处也不例外。

陈乔年跑进去时大概碰到了李大钊，他一瞬间回过神。

理智回笼的李大钊看着站在门口的赵世炎，目光最先落到那狰狞的伤疤上。

他都知道的，他这个学生慷慨赴死，人头落地尸首分离，可身子依然挺立。

李大钊眼睛里也全是泪，向前走了两步伸手去摸赵世炎脖子上的疤，“世炎，疼吗……”

赵世炎冲他笑，眼睛里亮晶晶，“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为了中国，为了人民，先生，不疼的。”

李大钊一把抱住赵世炎，忍不住拍了拍他的后背，两人紧紧相拥，李大钊止不住的一遍遍念叨着“好啊，好啊，我的学生是个顶天立地为国为民的战士。”

赵世炎任他抱着，自己也紧紧搂住李大钊。

自4月28日先生身死，我无时无刻不想念先生，后来步了先生后尘，到底是没辜负这些年先生的谆谆教诲，与人民的殷切期望。

四个人好不容易抱够了哭够了，互相看看，都开始笑对方矫情。

“看我们乔年哭的，跟个小媳妇儿似的，抱着延年一声一声喊哥哥哦。”

“赵大哥你还说我！你自己没哭，是谁搂着大钊先生哭了半天啊。”

“诶我可没哭，我只是眼睛红了而已，跟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乔年转头去看李大钊，“先生，他不在乎您，他都不哭。”

陈乔年这一句成功的逗笑了一屋子人，尤其是李大钊，忍不住拉着陈延年说“你弟弟还是这么可爱”。

陈延年冲李大钊笑笑，算是认可他这句夸自家弟弟的话，脸上的宠溺藏都藏不住。

“好了乔年别闹了，还有世炎，你俩进去洗澡去，来这么长时间了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带你们去吃饭，热水器会用吧，和法兰西的差不多，不会用了叫我。”

“好嘞！走乔年，咱俩一块洗澡去。”

“诶诶诶，谁要跟你一起洗。”

“怎么死过一次还不好意思啦，以前没那条件，大家不都一起冲冲就得了。”

李大钊和陈延年就坐在一旁看这俩人斗嘴，大概他们自己都没发觉，这个时候，他们笑得无比幸福。

“延年，一会你也换身衣服，你这后背上全是乔年的红手印。”

“哈哈，好的先生。”

少年，李大钊想，他们就该是无忧无虑的少年，上的起学，吃得饱穿的暖，十几岁的年级正该打打闹闹无忧无虑，放眼望去，山河青绿色，无一处染红斑。

一切安排妥当，李大钊带着三个孩子出门吃饭。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前几日是陈延年一路上问个不停，这次换赵世炎和陈乔年。

“先生，我们到底为什么来到这了啊？”

“大钊先生，这就是新中国？比当年的法兰西还漂亮啊！”

“我们是什么时候胜利的啊，真好，真想亲眼见见胜利那一天啊。”

只是这几个问题，却让李大钊和陈延年双双起了疑惑。

“你们知道这是新中国？知道我们胜利了？你们…………”

“你不都告诉我了么。”

赵世炎迎着陈延年的眼神，扬起他一惯温柔的笑。

“共产党员陈延年同志，乔年我可是给你带来了啊。”

“死之前听到你求我了，好难得啊～”

“我脑袋都掉地上了你的声音传过来了，我死活是多撑了好几分钟啊，你体验过看着自己身子立在那的感受吗，不行，你可得请我吃饭。”

陈延年生前不常落泪，来到2007似乎把以前哭过的没哭过的都哭回来了，一为中国，二为战友家人。

“疼吗？”

“你怎么跟先生问的一样啊，我可没你疼，人一下子就解决了我了，你可是被砍了好几刀才死的。”

陈乔年在一旁接话，“那大钊先生岂不是最疼的，活活四十分钟啊……”，想起那一日的大钊先生他们就难过的要命，不自觉的攥了拳。

李大钊走在三人前面一点，边寻摸饭店边听着后面的聊天，知道他们在心疼自己，心下无比感动，不想让他们沉浸在这种情绪里，于是开始和他们开玩笑，“行了，这有啥可攀比的，走了，就这家。”

然后大腿一抬领着仨孩子进了饭店。

***第七章***

李大钊点了一桌子的菜，等菜间隙开始跟他们科普那个牛皮纸袋。

“这是身份证，自己看看，我当时刚拿到可激动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哈哈，现在想来依然激动，其他那些就是现在的钱，美利坚的叫美元法兰西的叫法郎——啊不过法兰西现在不用法郎了，他们成立了个欧盟，很多国家一起用欧元——你们猜猜咱们的钱叫什么。”

赵世炎陈乔年都满面红光的盯着李大钊，手里拿着身份证舍不得放下，一遍一遍摩擦着手里的小卡片，正反来回着看，正反看够了又把卡片立起来，把手指按在卡片的边沿，直到有了些许痛感才肯撒手，大概人都是这样的，疼痛能让人觉得真实。

李大钊没有停顿太长时间，他想让他们开心，想让他们立马知道当今中国的强盛，一点也不想让他们再多等了，一点也不。

“叫人民币。”

“今日中国，人民，当家做主。”

菜终于上全了，李大钊挨个给三个孩子夹吃的，陈延年就悄悄的把先生放到自己碗里的肉尽数挪到乔年碗里，原来乔年老是跟自己喊饿，自己却只能带他一起忍着，后来去了法兰西也是这样，答应好的一周吃一次鸡腿，可总是一周又一周，每次都只能继续啃那能砸死人的法棍和淡出水的白菜。

如今——不管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到如今的——可他们确实来了，来到了可以放肆吃肉的新中国，他就总想把一切都给乔年，让他再也不要捂着肚子小声地叫自己“哥”，然后略带委屈的跟自己喊“饿”。

陈延年的小动作被李大钊看了去，他一抬头，碰上了赵世炎的目光，师生俩一对视，默契的笑笑，什么都没说。

陈独秀硬，陈独秀的长子更是倔的出奇，连对人好都要摆出一份“我只是顺手而已”的别扭样子。

陈乔年一门心思往嘴里扒拉着饭，起先没注意，只觉得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小脸埋进碗里吃的不亦乐乎，后来才慢慢觉出不对劲来，怎么这么一碗饭死活就是吃不完呢，咋还带越吃越多的？

回过味儿来的陈乔年抬起头，看见自家哥哥碗里全是绿油油的各种蔬菜，顿时明白了什么，于是干脆的往椅子背上一靠，把碗推到陈延年面前，还适时地打了个饱嗝，“哥，吃不下了。”

“再吃点。”

“真吃不下了，再吃肚皮就炸了。”说着还拍了拍自己圆鼓鼓的肚子，陈延年成功被逗乐，笑着接过了陈乔年的碗。

吃完饭一行人打算出去逛逛，四个人里只有李大钊来的时间最长，所以自然由他定目的地。

“那，咱就去动物园吧！”

四人就这么来到了上海动物园，头一个映入眼帘的是阿拉伯狒狒。

狒狒一身棕黄色的毛，脸颊两侧的毛也向外炸着，看上去很是滑稽，乔年看着那些爬上爬下的狒狒，笑的合不拢嘴，止不住的调侃那狒狒长的搞笑。

继续向里走，是养亚洲象的地方，银灰色的庞然大物在园里悠闲地晃悠，这走走那走走，偶尔再慢慢的坐到地上，鼻子有一搭没一搭的晃着，好不自在。

赵世炎屈起胳膊学做象鼻子，去给一旁盯着大象的陈延年捣乱，陈延年撇他一眼，又继续看象。

“啧，你别不理我啊，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严肃，出来玩嘛.....”

“我哪严肃了。”

说完这句陈延年不再搭理继续玩游戏的赵世炎，快走两步追上了一旁小卖部前的李大钊。

“先生买什么？”

“瞎看看，这些小玩意到是新奇，诶，延年你看，这东西能吹出来泡泡，这个这个，这么一翻，就变了样子，还有这个........”

店铺老板看着摊位前摆弄那些小玩意的两人，觉得这俩人真是奇怪，那么大的人了，对一个普通的吹泡泡机那么好奇，而且说起话来还文绉绉的，那年轻一些的管长胡子的叫“先生”，说到胡子，现在居然还有人留这样的胡子.......但竟然没由来的有些亲切，甚至觉得他们只要站在这里，就有种安全感。

“你们是哪来的呀？”店铺老板到底还是问了话。

恰巧这时候赵世炎陈乔年也聚到了李大钊身边，听到了这个问题，陈乔年直接回了人家一句“龙华。”

“深圳来的？”

“不，上海龙华，我们从陵园来的。”

赵世炎在一边努力憋笑，李大钊也忍不住翘起了嘴角，陈延年抚了抚额，想把这个皮孩子拽回自己身边。

他们，包括小卖部老板自己，都以为老板会疑惑，会觉得乔年在胡言乱语，甚至会胡思乱想难不成真的闹鬼，可偏偏话一出口，说愣了在场所有人。

“.....谢谢你们。”

没人知道老板为什么这么说，可两句话连起来，四周似乎就起了风，裹着夏日青草的味道，吹进人心里，暖的人直想笑。

/姓名 赵乐生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91年4月13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姓名 陈桥年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92年12月10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第八章***

告别了小卖店老板，四个人继续向动物园内走去，穿过一座假山，再经过几处卖纪念品的小店，四人来到了爬行类动物馆。

有蜥蜴，有变色龙，有许多蛇类，都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冷。

李大钊站在金钱白花蛇面前，微微弯着腰和里面的小东西对视。

“这种蛇啊，适合泡酒，能祛风定惊，解读止痛。”

陈延年从一旁经过，也扒拉着玻璃往里看，“先生，这蛇都让您给吓到洞里去了。”看不着蛇了，延年直接扭脸对着李大钊，弯起嘴角冲他笑。

李大钊在陈延年头上拍了拍，笑着说他一句“你小子。”

继续往前走，就来到了人流量最大的地方——熊猫馆。

“熊猫，咱们国家的国宝。”李大钊指着不远处像漏了陷儿的芝麻汤圆似的团子，给其他三人科普。

仨人在人群中把着栏杆向里看，脸上全是被萌到的表情，陈乔年止不住发出感叹，“太可爱了吧.......”

一句话没感叹完，下一秒几人的表情又变成了震惊，只见那足有成年人手臂粗的竹子被可爱的熊猫毫不费力咬成了两半。

“........这也太猛了........”

最后一站，水族馆。

水族馆大多都是玻璃制成的超大水箱，这里也不例外。

穿过略显漆黑的隧道，他们站到了一个自动平移的扶梯上，身侧与头顶，全是来自深海的动物，有些他们在以前的书上见过图画，勉强能认出来，可大部分他们其实都叫不上名字，只能仰着头目不转睛的看，然后感叹于大自然的奇妙。

“真美啊.....”

“它们，都叫什么啊，我得记下来，回去了好好查查，太有意思了......”

陈乔年的感叹被一旁一个约莫六七岁的小姑娘听了去，脆生生的嗓音里泛着好奇，“哥哥那个是小丑鱼的老师啊，你不认识它吗？”

一句“小丑鱼的老师”给在场四人直接说蒙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赵世炎慢慢蹲下，和小朋友保持平视。

“哥哥不知道呀，你能给我们讲讲吗？”

“小丑鱼的老师，就是那个扁扁的，有长长的尾巴的那个啊。”小女孩说着，指了指正好游到几人头顶的魔鬼鱼。

赵世炎抬头去看，看到娃娃脸一样的鱼肚子，“哦～这就是小丑鱼的老师啊，谢谢你告诉哥哥们这些。”

“不用谢！哥哥你们也看看这个电影吧，超好看超好看哦～”

赵世炎轻轻拍了拍小女孩的头，回她一声“好。”

女孩的妈妈见俩人不再说话了，就带着小女孩礼貌的和赵世炎四人告别，“走了宝贝，跟哥哥们说再见。”

“哥哥再见！”

“再见！”

赵世炎慢慢站起来，伸展了几下胳膊，回过身来冲着后面三个人笑。

三个人也不约而同的冲他笑。

“你们笑什么。”

“你笑什么。”

赵世炎看看大玻璃里的鱼，又看看只剩下模糊背影的母女，笑得开怀。

“我啊，我笑我们没白死。”

四人返回宾馆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李大钊提前知会了程子，说他们有在外面吃饭，不需要再给他们打包东西了，也提醒了不需要再多一间房，说他们想好好叙叙旧，其实只是节俭惯了，不愿那小同志在破费。

一行人逛了一天，尤其是赵世炎和陈乔年，刚刚来到2007，没怎么休息就先出去走了一天路，回来的时候俩人都恹恹的。

标间都是两张单人床，以前李大钊和陈延年俩人住正好，可现在赵世炎和陈乔年也来了，房间自然就有些拥挤。

但他们不在乎，对于苦惯了的人来说，这根本就不叫事。

赵世炎和陈乔年被安排了优先洗漱，李大钊和陈延年就趁这个功夫把两张单人床拼到了一起，这样四个人可以横着挤一挤。

好不容易折腾完，也到了该睡觉的点了。

李大钊的手机亮起，显示了一条短信。

“先生，明天下午六点的火车回北京，提前收拾好行李哦。”

“好啦同志们，快睡觉吧，明天咱们回北京。”

于是四人一起盖了两张被子，躺在床上酝酿着睡意。

“先生，睡不着。”赵世炎直挺挺的躺着，盯着眼前的天花板。

“怎么了？”

“我想不通，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事情呢？”

“延年，我知道你也没睡，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来着，给世炎解释解释。”

“程子——就是接你们的小同志——她说是因为有太多人怀念我们，想让我们看看如今的中国，信念太强大，所以我们就来了。她还说，时空会修复这样的裂缝，也就是你我会一来就带着与现代人无差的档案，就比如身份证，当然了，更多的我还没见过呢，大钊先生好像也还没见过。”

一直没有说话的陈乔年往陈延年的怀里拱了拱，忽然出了声。

“我觉得我是因为你的信念来的。”

“嗯？”

“下雨那天，你在哭，我死前看见了。”

陈延年被这话说得手足无措，乔年即便不如他一般固执，却也是个不习惯表达感情的，可这个晚上，他先是往自己怀里钻了钻，接着又说了“我是因你而来”这种感情极其饱满的话语，惹得陈延年是又心酸又快乐，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啧，愣着干什么呀，弟弟情绪低落了你不知道哄一哄。”赵世炎在一旁调侃他调侃的不亦乐乎，能让陈延年这样的人手足无措，除了他弟弟乔年，还真没别人能做到。

李大钊闭着眼听身旁的吵闹声，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安稳，心稳了，困意袭来，人也倦了。

窗户没关，有夏夜的风刮进来，吹起了几率见长的发丝，舒适极了。

李大侠嘱咐他们早些睡，几人就异口同声的回他一句“先生晚安。”

月光悄悄钻进屋子，给每个人镀上一层银白色，苍穹都爱他们，舍不得黑暗笼罩四人。

***第九章***

几日前去上海的时候还只有李大钊与程子两个人，一晃十几天过去，返京的路上多了三个孩子。

他们傍晚六点的火车，到达北京时天还未亮，程子驱车带他们回到李大钊的住处。

四人利索的收拾自己的东西，程子帮不上什么忙，于是干脆去做了些水，又下楼买了些早点，再回来时，陈延年正在研究机顶盒，正调到中央一台，电视上放着晨间新闻，阳台上赵世炎正摆弄不久前李大钊养的花花草草，脸几乎要埋到了土里，里屋传来旧式键盘被敲打发出的声音，是陈乔年在捣鼓电脑，他两只手都握起来，只伸出食指，挨个按那些小方块，本以为会打出来英文，可谁知道出来的是汉字，惊的陈乔年嘴巴都变成了一个圆圈。

李大钊刚刚墩完地，经过书房，看到乔年的样子就忍不住摸了摸这孩子的头，“1935，也就是民国2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1958年2月11日，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

程子悄悄进了门，拎着早餐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太阳一点一点升起，屋子里逐渐亮堂，清晨的颜色落到每个人身上，散着金色的光。她看着全神贯注干自己事情的几个人，忽然就觉得真幸福。

他们如今活着，活的很快乐，看到了逐渐强盛的新中国。

“好啦，来吃饭吧。”

几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吃饭边聊天。

“守常先生，您的档案在北大，政治经济学教授，延年的在复旦，大二在校生，不过最近正值暑假，九月份开学的时候你们过去就可以。”

“那我呢，我和赵大哥呢。”乔年一边吸溜豆腐脑一边眨巴着眼睛看程子，满眼的期待。

“你的世炎大哥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一，”程子冲陈乔年狡黠的笑笑，“你在北京八一上初三，加油啊乔年，还有不到一年就要中考了。”

“啊，真按身份证的年龄来啊。”

“你们现在的生理年龄就是身份证上的年龄，都还很年轻，好好享受没有战乱的生活吧。”

“那中考都考什么啊？”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体育，中考前似乎还要过一些科目的会考，等开学了老师会说的。”

“我还挺期待的，新中国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呢.......”

暑期基本上没什么事情，但几人都是闲不住的，李大钊找了个离家近的图书馆，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而陈延年赵世炎则是各自找了份工作，毕竟不久后就要开学了，总得挣些生活费出来。

于是赵世炎当起了图书馆的管理员，既有书读又有钱挣，陈延年则是在机缘巧合下当起了家教，教高中小孩历史。

陈乔年就没那么自由了。

由于离中考只剩不到一年的时间，而他还没有接触过现代义务教育下的知识与习题，在程子的引导下，陈延年贴心的给陈乔年买了各科的练习册，物理化学还单独给报了班，于是每天早晨李大钊三人各自出门，陈乔年就独自一人留在家里啃那些物理化学知识，文科他是不担心的，所以时间大多倾斜给了理科。

补习班报在了下午，中午的时候李大钊或两个哥哥总会给乔年带些饭回来吃，不过他总说自己可以，坚持了几次，李大钊和赵世炎也就不再勉强，到是陈延年，总是忍不住，他当家教的人家附近有一条小吃街，陈延年看到什么都想买下来带给乔年，几次下来，这次换陈乔年妥协了。

毕竟没人能犟的过他这个哥哥，况且.....那些吃的真的很好吃.........

吃饱喝足的陈乔年就会带好课本，挥挥手跟自己的哥哥告别，坐上晃晃悠悠的公交车，在车上眯一觉，不久就到了上课的地方。

考虑到乔年的情况，陈延年给他报的一对一，还特地嘱咐了老师乔年大概什么都不会，让老师有个心理准备，不要生气。

话是这么说，陈乔年却很给力，虽说底子薄弱，但脑子聪明，又很下功夫，所以进步飞快。

李大钊有时候看书累了，就会去陈乔年上课的地方等他下课，好学的人在哪都闲不住，等着等着李大钊就站在了陈乔年那间屋子的门外，偷听里面老师讲的知识。

听得太入神，连里面说下课了都没听见，陈乔年一把拉开了教师的门，李大钊没防备，差点跌倒，被陈乔年一把扶助。

“先生，您干嘛呢？”生理年龄15岁的乔年嗓音脆生生的，李大钊忽然就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那些年在北京，这小孩也是脆脆的喊自己先生。

反应过来的李大钊摸摸胡子，自己笑笑，可不就是隔世了嘛。

“没事，你老师讲的挺好的，我在一旁偷听，竟是听得入迷了。”

老师听见自己被认可，很是高兴，再加上陈乔年确实进步很快，一节课上下来他只觉得通体舒畅，两个高兴的情绪叠加，老师笑的合不拢嘴，也忘记了一闪而过的对于陈乔年喊李大钊先生的疑惑。

“您是他家长？这孩子好啊，学习能力很强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学物理，基础很差，”老师说着说着又转向陈乔年，“但经过这几节课，我敢说，坚持下去，你的地基会很稳的。”

“好！谢谢先生，我会努力的！”

“不是说过了，叫老师吧，先生是个很大的称呼，我就是个小教师，担不起先生二字........对了，你刚刚喊他，先生？他不是你家长？”

陈乔年先是一愣，而后咧着嘴冲着物理老师笑，“是我先生，很敬重的先生......”

话没说完，被李大钊接了去。

“也是家长。”

***第十章***

暑期匆匆而过，转眼三人就要开学了。

陈延年离得最远，自然走的也早。

节俭惯了，一番收拾下来竟也没多少东西，陈延年背了个包，拎了一个不太大的行李箱，其他几人也不闲着，执意要送他去车站。

“才从上海过来，又要回去了，到那边照顾好自己，别饿着冻着的，别的我倒不担心你。”李大钊总是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三个孩子的监护人，关心吃关心穿，到真像个老父亲。

“知道啦先生，身份证上我19，实际上我可29，原先那些苦日子都照样过，到如今怎么会短了自己，您不用担心我，到是乔年，你数学物理化学学的怎么样了？”

“放心吧哥，我可以的。”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陈延年与三人挨个拥抱，然后拎着行李上了火车。

李大钊看着陈延年的背影，想起曾经，两世记忆重叠，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只是周围忽然起了风，落了几片泛黄的叶子。

原先我们分离前狠狠拥抱，眼里总是盛着些水，向远处看去，几乎已经可以看到你我浸着血的样子。

现在我们拥抱，轻轻地靠在一起，不再满眼泪，向着未来的方向看看，全是你我重逢时干净的脸。

送走了陈延年，下一个就是陈乔年，毕竟初三，开学免不了要早一些。

开学第一天，李大钊赵世炎送陈乔年去学校，依然是一些憋不住的嘱托，李大钊念叨一点，赵世炎念叨一点，差一点陈乔年就真觉得自己只是个15岁的小娃娃了。

“好啦先生，赵大哥，咱都是死过一次的人了，如今上个学而已，我可以的，你们放心吧。”

赵世炎搂着陈乔年的肩膀，扭头冲李大钊笑笑，“先生，咱俩得克制了啊哈哈哈。”

“哈哈哈行，不说了，快进去吧乔年，别来的挺早结果站门口聊半天给聊迟到了，去吧，晚上我和你世炎哥来接你。”

“先生再见，赵大哥再见。”

送完陈乔年，李大钊二人就溜达着往回走，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干，到也不急。

“世炎，你明天开学......”

“先生，都准备好了，饿不着冻不着，啥也不缺，什么都会，您别操心。”赵世炎挑着眉扬起他一贯温柔的笑，细看的话，甚至有一些年轻孩子的淘气。

六七点钟的太阳最是亮堂，却不灼人，李大钊觉得赵世炎就是这样的太阳，能灼伤人的热度只对敌人，永远用心底的最温柔对待自己的人民。

“先生在想什么？”

“在想，你去了学校会是什么样的。”

“融入人民群众好好学习呗.....”

李大钊停下脚步看着赵世炎，“我希望你，不止你，延年乔年，如果可以的话，都尝试一下无忧无虑，尝试一下，如何当一个孩子。”

盛世下，满眼风光的孩子。

开学前的最后一天，赵世炎没再去兼职，跟着李大钊泡了大半天的图书馆，半下午两人回了家。

收拾了一些课本，赵世炎没打算住宿，所以东西到是不多，很容易就收拾好了。

一切准备妥当，二人启程，去接第一天上学的陈乔年回家。

二人老远就看到了鱼贯而出的人群，一水的白色校服，想要从这里面找出陈乔年，实在是很费眼睛。

到是陈乔年一眼就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李大钊二人，毕竟，大钊先生的胡子真的很显眼。

“先生，您猜我是怎么看见你们的。”

赵世炎接过陈乔年的背包挎到自己身上，“那还用说，一定是因为先生的胡子。”

“哈哈哈，看来我这格格不入的胡子啊，还是有点用的。”

“先生您不打算换个样子？”

“再等等吧......”

“哦....啊对了！你们猜，我这所学校是谁创办的！”

“谁啊？”

“是聂荣臻聂大哥啊！”

赵世炎微微侧着身子睁大了眼睛看着陈乔年，“聂荣臻！”

“嗯嗯！”

李大钊也笑起来，“聂荣臻啊，当时在苏联我还教过他来着，是个顶好的小同志....现在不能叫他小同志啦，他可是后来的开国将军，很厉害的。”

“一生厚道人称赞，千秋风流一元戎，”李大钊摸了摸陈乔年的头，“没想到你们以这种方式再会了，哈哈，挺好的。”

三人边聊边走，总算是到了家，吃过晚饭，赵世炎陪陈乔年温习功课，李大钊调小了电视音量，小声的看着新闻联播。

念书解题的声音和新闻联播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就是歌颂平凡幸福的交响乐，外面星光璀璨，屋子里静谧祥和，晚些时候李大钊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小小的蓝屏上是陈延年发来的消息。

“开学已有几日，与同窗已是好友，知识如浩海，自觉实在浅薄，于是愈加奋勇，先生不必挂念，唯乔年，拜托先生劳神，多谢先生。————延年。”

李大钊拿着手机笑，笑这小子都会用拼音打字了结果发过来的信息依然文绉绉，也笑他明明已经拿自己当了亲人，偏偏还得来这套礼貌的不得了的话。

“以后我非得把你这个毛病扳过来。”李大钊小声的嘟囔。

一夜很快过去，第二天清晨，李大钊送赵世炎去学校。

***第十一章***

北京师大附中离门不远处，伫立着一个雕像。上面六个金色大字，“赵世炎烈士像”。

告别了李大钊，赵世炎走进这所百年老校，站到了自己的雕像面前。

他围着这雕像正着转一圈，反着转一圈，然后又站定在雕像面前，和石头做的自己对视，眼看着时间要晚了，赵世炎笑着冲自己眨眨眼，挥挥手转头奔向新生集合的地方。

老师领着新生们到了各自的班级，安排了座位，然后开始分发校服书本和军训要用的衣服。

赵世炎的同桌是个小胖子，圆圆的脸上架着一个黑色圆框眼镜，像阿炳。

小胖子用肩膀顶了顶赵世炎，“你叫什么啊？”

“赵世……赵乐生。我叫赵乐生。”

小胖子顿了顿，然后从兜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推到赵世炎面前，“吃了我的糖，我们可就是朋友了。”

“好啊。”

开学第一天，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领了新书新衣服，老师再开个班会说说注意事项，中午两点多就放学了，按老师的话说，“好好享受你们最后一下午吧，明天就要开始上课了，然后再过几天开始军训。”

所有孩子都开了学，李大钊这边也不例外，不过大学教授到底是轻松许多的。

赵世炎知道今天下午李大钊有课，家里多半没人，所以干脆也就不急着回去，在外面到处逛，他是打了注意的，多走走，等到乔年放学的时间，直接去接他。

放学的时间转眼就到，赵世炎抻着脖往校门口看，这次到是轻易就找到了陈乔年。

原因有些荒唐。

只见陈乔年周边围着几个男孩子，校服松松垮垮的挂在身上，头发里藏着几缕彩色，赵世炎慢慢走近他们，还能闻到一些呛人的烟草味。

青春期的孩子们彰显自己厉害的方式总是很贫瘠，烫头染发，抽烟喝酒，再叛逆一些会去纹身，然而连纹身都是没什么新意的，最多的就是纹自己“爱人”，所谓的爱人的名字，好像墨绿色的字体镶进去，自己就是最最痴情的圣人。

当然了，还有一个最普遍的方法，那就是欺负同学。

很意外，陈乔年遇到了这种人。

他们围在他身边，起先只是言语上的挑衅。

“你胳膊上这疤好丑.....”

“喂，说话，你装什么装......”

“学习好了不起？不还是个数理化都不行的废物.....”

陈乔年并没有什么心思理他们，在他看来，那些攻击他的也好，诋毁他的也好，都只是一些还没长大的孩子，他不理就是。

可总有人会得寸进尺。

其中一人见陈乔年不说话，直接上手拽住了他的胳膊，另外几个见状也上前一步打算拖走陈乔年，去他们常去的巷子里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懂事”的小子。

若是只是言语上的，陈乔年自然懒得理，可动起手，他干革命这么多年，向来不是吃素的，不过......赵世炎没给他机会。

第一个小混混刚刚拽住陈乔年的胳膊，就被赵世炎扥着他那发黄发绿的头发扔到了一边，其他几人见状当场愣在原地，可初三的孩子好面子，反应了一会又壮着胆子蜂拥而上，别看赵世炎上辈子和周恩来一块在上海闹起义猛的出奇，可毕竟今天对付的不是敌人，只是几个熊孩子，所以他并不出重手，把几个熊孩子一人一巴掌扔到一边，带着陈乔年向一边的烧烤摊走去。

走了两步，赵世炎又回过身，伸出食指虚虚点了点那几个被打蒙了的熊孩子，尤其是一头黄绿毛儿的领头人，“欺负人之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好自为之。”

“怎么样，没伤着吧？”

“没有，赵大哥，你来的太快了，我还没施展身手呢....”

“行了，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的就是你吧陈乔年同志......想吃什么，哥请你。”

“什么都想吃......”

北京三人的生活平淡且幸福的进行着，十几日匆匆而过，转眼就到了九月中旬。

多日晴天的南京，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

雨花台的夜晚，开始没了星星。

***第十二章***

程子是在元培学院找到李大钊的，郁郁葱葱的草木掩了先生一半身子，远远看去，总还是觉得长衫更适合他。

“先生在想什么。”

李大钊回过身，一看是程子，立马笑了起来，“很久不见你啦.....没想什么，就是觉得，造化弄人，大路朝天.......诶，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先生有没有兴趣去趟南京。”

李大钊的眼睛亮了亮，他有极大地预感，去南京时两个人，回来就不一定了。

“有！”

二人先回了家，李大钊给赵世炎留下一张字条，大意就是他有事要去趟南京，让赵世炎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乔年，他不会去太久，不用担心。

一切准备妥当，二人启程。

北京到南京与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太多，时间也相差无几，所以二人抵达南京时依然是夜晚，暮色沉沉，李大钊没由来的觉得喘不过气，墨色的天空像结实的网，时有时无的勒着李大钊的心脏。

这座城市经历的苦难，他全知道。

“程子，接了人，我们去一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吧....”

“好。”

进了酒店，程子拿出那个熟悉的牛皮纸袋，“明天，先生亲自给他吧。”

李大钊接过袋子，说了声“好”，程子也不再多打扰，回了自己的房间，给李大钊留下个人空间，她看出来了，从踏入这片土地开始，先生的脸色就没好过，她大概知道，这几个月来她接过来的这些前辈，如果过来，一定与大钊先生有差不多的感觉，因为他们的命就是为这些穷苦人民洒的，他们和这片土地，和全中国的人民，有着太大的羁绊。

所以哪怕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哪怕他们没有亲眼见到那用刺刀从母亲腹中挑出的半成型婴儿，他们依然会痛，十指连心，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哪一处受伤哪一处流血，都直接牵扯他们的心脏。

程子留予他足够的空间去伤神，李大钊也确实一夜未睡，睁着眼到天明。

黎明，雨花台风景区还没有开门，园内静悄悄的，只有两个守门的大爷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天。

“行啦行啦，别一起来就坐那喝茶，咱俩转转去。”

“我看这景多少年了，每块地砖我都给起了名字了，有什么可转的，不去......”

另一个大爷大手一捞把人拽了起来，“不去也得去，你告诉告诉我每块地砖都叫什么。”

“诶我说老刘你怎么这样......”

“我就这样.....”

二人边吵吵边向里走，到是给静谧无声的园子添了些人气。

他们从南门方向向里走，过公安英烈纪念墙，途径雨花台烈士陵园，走过烈士纪念馆烈士纪念碑，最终停在了国际歌石碑前。

那里除了他们二人，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少年，仔细听，似乎还有少年浅浅的哼唱声。

“诶，你怎么进来的！你这你这......”

“你怎么浑身是血啊，你这衣裳...这.......”

两个看门大爷本能的后退，想问问这孩子是从哪来的，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却忽然哽住了，什么话都说不出，词穷的只能小声的重复一个“你”字。

邓中夏听到动静回过身，也疑惑的看着面前两个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明明上了刑场，如今却衣衫褴褛的站在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他索性四处走走，不知不觉就来到了这面墙前，那上面是国际歌，他认得。

仨人大眼瞪小眼儿站了半天，还是大爷先反应过来，说了话。

“算了，先不管你怎么进来的了，来吧来吧，到我们的小屋去，好歹给你洗个脸啊....你说是吧老刘！”

老刘不理他，转头去看邓中夏，“这么多年他可难得说回人话啊，小伙子有福气。”话音里掺着笑，到是让邓中夏放松了不少。

于是两个大爷带着邓中夏回到了自己的屋子，那只是个有些简陋的保安亭，设备并不太齐全，所以只能稍微洗个脸，擦擦裸露在外的身子。

收拾的差不多了，老刘找出了一件自己的外套给邓中夏披上，虽说南京靠南，但入了秋，早晚已经开始见凉，邓中夏破烂的衫子显然是不够穿的。

邓中夏依然摸不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并不多说话，到是两个大爷你一言我一语的闲不住。

“我还是好奇，你到底怎么进来的？”

“你叫什么啊，你怎么穿成这样，浑身是血，身上还有疤.... 可别我们救了个小混混啊哈哈......”

“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我叫邓中..........”名字说一半，他顿住了，他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不知道这里是哪，不知道两个大爷为什么穿的和他所熟知的不一样。

还有那些建筑，他一路上看见了很大的雕像，看到了巨大的石碑，上面有好多人好多人的名字，似乎....还有一个雕像，下面刻着自己的名字。

一切都是未知，多年革命使得他警惕性太高，可这里又太祥和，面前的大爷祥和，周围的气息祥和，最重要的，那个刻着国际歌的石碑，至少按他所知道的，这决计不能是国民党建造的，他心中有些不切实际的猜测，猜测中伴着些笃定的心安。

“邓中？邓中什么，你别说你叫.......”

“我叫邓中夏。”

两个大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刘更是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这玩笑可不敢开啊小伙子，你得有分寸，革命烈士你得尊重啊......”

另一个大爷眼睛看着邓中夏，手却去扒拉站在一旁的老刘，“不是，老刘.....我怎么......这怎么越看越像啊.......我.......真的越看越像.........”

“去去去你能不能说点人话……你这么一说我怎么也觉得......好像啊.........”

“......邓中夏？”

“嗯。”

三个人都不再说话，老刘在屋子里起立又坐下，另一个大爷去门外点了根烟叉着腰抽着，邓中夏就安安静静的坐在一旁，观察着两个伯伯。

老刘走到自己同伴身边，要来跟烟叼在嘴里，却迟迟不点。

“你说，真有这种事吗？”

“我问谁去。”

“你怕他吗？”

“真奇怪.......不怕。”

老刘睨着眼瞥身旁的朋友，又冲着远处高大的纪念碑笑笑，“这事，你信了？”

这次那个吊儿郎当五六十岁了依然嘴贫的大爷没有再嬉皮笑脸，“我看见他，就莫名的心安，打第一眼瞧见他，哪怕他当时浑身血，我也心安........你别说我了，按平常，这你不得直接报警啊，还给他带回来洗脸擦胳膊，还把你那个宝贝的不得了大外套披人家身上......”

“行了行了行了，一天不损我你嘴痒痒，那是我孙女给我挑的我当然宝贝了.......”

一根烟的功夫，二人算是接受了这个现实，其实无需多言，那是血脉里就带着的情感。

曾经你为了我们而死，如今你回来，我们总不能认不出。

二人又进了屋，看着乖巧的坐在一旁的邓中夏，眼睛里忽然就挤满了水，“.....饿吗，我去给您买点吃的吧。”

邓中夏惊异于称呼的变化，刚刚还一口一个小伙子，现在直接用上了您，到是很不习惯，“您比我大呀，应该我对您用这个字才对啊。”

没接这个茬，老刘走近了一点，手抬起又放下，最终还是落到了邓中夏的头上，邓中夏悄悄抬眼，看到面前老伯苍黄的脸上有了一道水痕。

“咱们逛逛园子吧。”老刘胡乱抹了把眼睛，咧着嘴冲邓中夏笑。

于是三人再一次走出那间小屋，去到雨花台景区的深处。

***第十三章***

好不容易等到了八点，李大钊和程子急匆匆的走近雨花台，早起程子就说已经能感应到邓中夏的气息，可偏偏景区八点才开门，李大钊是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

他一个人浑身血的在园里逗留那么久，虽说游客进不去，但总会有工作人员在的，保不齐会出什么事情。

李大钊全然忘了自己刚来时是怎样一个人走在北京街头的，似乎压根没注意到邓中夏的情况比他安全很多。

他总是这样的，自己可以受苦，别人不可以，自己可以有危险，别人不可以，操心很多事，心里装着许多人。

由程子带着，二人轻而易举的找到了在烈士纪念碑前徘徊的邓中夏。

而那两个大爷，由于需要在八点准时开放景区大门，所以跟邓中夏道了别，提早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中夏！”

“.....守常先生！”

邓中夏回过身，看到了一张那么熟悉的脸。

“先生，您也在.....”

李大钊并不给他问完话的机会，上前两步直接把人捞到了自己怀里，使劲的抱着他。

“先生先生，要憋死啦。”

“哈哈哈是我太激动了，太激动了，这人多眼杂的，咱回去再说......诶？你这衣服怎么回事？”

邓中夏拽了拽身上宽大的外套，开心的笑笑，“刚刚认识的俩大伯给的。”

李大钊和程子都是一脸欲言又止的表情，细看，还掺杂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担忧。

“我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也想不通，这甚至与我一直坚定的信仰相背……可我在这园子里转了两个时辰，这种感觉太强烈了………”

“先生，这里……是中国吧…………”

邓中夏，那个一辈子的唯物主义者，在这种看似牵扯鬼神的事情上，偏偏就是肯执拗的相信，这里就是中国，他爱了一辈子的中国。

“那个大爷摸了摸我的头，我看到他哭了。”

“园子里有几个雕塑，看上去真像我们的同志。”

“我还看到国际歌了。”

邓中夏把投向远方的目光收回来，对上李大钊的视线，“先生，我们成功了吗。”

李大钊看着眼前的邓中夏，忽然就笑了。

“成功了，中国共产党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连日来的阴雨天开始转晴，天空不再发闷，有风刮过，吹得人心旷神怡，星星藏匿在阳光下，等着晚上出场，好为英雄发亮。

三人向园外走去，路过保安亭的时候，邓中夏叫停了李大钊，“先生，我去跟两位大伯道个别。”

“好。”

于是邓中夏走进去，笑着向两个大爷挥挥手，他把衣服脱下来叠整齐，放到了一边的桌子上，大爷们知道他要走了，老刘回身拿起一个塑料袋，另一人就捧着瓜子花生一把一把往里装，装完这些，又去拿桌子刚买回来的南京特色小吃，那是老刘使了老劲蹬自行车串了好几条街一一买回来的，正如他们预感的那样，邓中夏不会在这里逗留太长时间。

很怕来不及，但所幸赶上了。

二人一边给邓中夏收拾吃的，一边忍不住的和他说话。

“我们活了五六十年了，基本上和共和国年龄一样大，我刚出生那会仗还没打完呢，后来建国，可是建国后也苦，国家羸弱，人家有自己的飞机大炮我们没有，人家有原子弹氢弹我们也没有，五十年代入朝作战，多少人就这么埋在异国他乡了.......就连......”

“你看看你，净说那些，能不能让人安心的走......没事先生，虽然咱们以前是惨了点，可后来咱们有自己的飞机大炮了，原子弹氢弹也有了，抗美援朝也胜利了，97年香港也回归了，国家越来越强盛了.......他啊，他的意思就是很感谢你们，百年战争啊先生，中国少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说着说着，老刘抓着塑料袋的手开始有些抖，邓中夏看着眼前两个老人，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些什么，他从没有过这种感觉，他拼死保护的人民亲口跟他说“谢谢你们”，亲口告诉他“百年战争，而后国家强盛。”

他的人民在为他而哭。

“害，多大人了我俩还在这掉豆子，您别介意啊........我们俩啊，守着这陵园很多年了，时常也会去其他陵园扫扫墓，很多孩子的碑上，连姓名都没有，他们走到这，牺牲了，然后什么都没留下.......你们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我们上辈子积德，这辈子能亲口跟您说声谢谢......好啦，知道您得走了，走吧，拿好吃的，我把我认为好吃的和那死老头经常念叨的都给您买来了，先生放宽心向前走吧，新中国强大了，以前您保护国家，如今国家可以保护您了。”

李大钊和程子远远的等，屋子有些昏暗，他们并不能看的真切。

“中夏这就交到忘年交了？”

“大概被认出来了吧。”

李大钊微微瞪大了眼，“.....不会出事吧......”

“至少现在看上去挺和谐的...以后，大爷们大概会忘掉有这么一天，他们见到了自己守了很多年的先烈......”

“又是时空的修复？”

“嗯。”

两人不再说话，安静的等人。

邓中夏实在拗不过两位老伯，只好接了一大袋子吃的，他向二位深深鞠了一躬，转身向李大钊跑去。

***第十四章***

三人回到酒店，邓中夏一边收拾自己，一边听李大钊解释这一切，直到他拿到属于自己的牛皮纸袋，从中掏出那写着“邓施义”三个字的身份证，抚摸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大字，邓中夏终于长长的舒了口气，“先生，我现在有一种，很宁静的感觉，”他背过身向窗外看去，微风拂面，凉凉的，令人心安，“很宁静，很快乐。”

李大钊站在邓中夏身后，并不说话，他懂那种感觉，血洒干了，重活一遍，知道了自己死得其所，心里就有了莫大的快乐。

正当二人一前一后极目远眺时，李大钊虚掩着的房门被猛地推开，邓中夏再一次被抱了个满怀。

“仲澥！”

邓中夏被抱懵了，李大钊则是躲在一边偷偷地笑，后来又实在憋不住，笑出了声。

邓中夏一边让李大钊别笑了，一边使劲挣脱那强有力的胳膊的束缚，转过身，好看清来人到底是谁。

“.......延年！”

邓中夏看着陈延年，眼睛从一开始的瞪大，到逐渐弯起来，弯成了两个月牙儿，他又回抱住陈延年，使劲儿的拍了拍陈延年的后背。

两人抱够了，邓中夏想起了一旁偷笑的李大钊，“先生！您怎么都不告诉我！”

“这不是给你个惊喜嘛，我把你来了这事告诉了延年，谁知道这小子来的还挺快。”

“惊喜可不止我一个啊.......”

“还有谁？”

陈延年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床上，睨着眼看着邓中夏笑，“不告诉你。”

两个人就这么闹了起来，李大钊也不管，开始着手准备一些去纪念馆需要带的东西。

他收拾好，又去叫了程子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冲着二人喊了两句“别闹啦，咱们出发啊。”，然后率先向酒店外走去。

陈延年二人也利索，一个翻身下了床，邓中夏顺手抄起挂在椅子背上的外套，两人一前一后出了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最外围有一面巨大的墙，周围是几处雕塑。

 抬起头，第一个映入眼帘的，是那个黑黑瘦瘦的母亲，她昂着头，胳膊上挂着自己死掉的孩子，雕塑是坚硬的黑岩，可所有人透过雕塑看见的，是无数个已经软掉的孩子，脖颈垂下诡异的角度，他们耳边一定有母亲泣血的悲鸣，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听清。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你还会看到很多震撼人心的雕塑。

有瘦骨嶙峋的大人领着两个羸弱的孩子，边抬头看头顶边逃窜，湛蓝色的天空上不是清白的云，而是呼啸而过的铁皮怪兽，呼啸着夺走了这座城市里那么多人的生命。

有无奈的知识分子临终前的挣扎，丈夫托着被日本人强奸了的妻子艰难前行，女人的脖子几乎断掉，厚重的头发垂下来撒在地上，叫人一眼也不忍多看。

也有十三岁的少年背着被炸死的奶奶，拼了命地逃亡........

有青壮年带着自己的老母亲逃跑求生.......

有僧人，轻轻为死掉的孩子合上眼睛........

.............

四个人沉默了好久好久，他们甚至很长时间不敢向更里处走去，太沉痛了。

到底还是邓中夏先开了口，“...... 先生，怎么.......怎么就发生这样的事了啊........”

他声音颤抖的不成样子，就连刚刚那句话都是咬紧了牙根才堪堪稳住气息说了出来的，他甚至觉得，那雕刻这些雕塑的人的刀子，不仅一刀一刀切在石块上，更是一刀一刀砍在自己心口里。

李大钊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该说什么呢，真像面前，说什么都太苍白，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最终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中夏，你听说过慰安妇吗。”

“她们当中有些人，还活着。”

“可一辈子了，到现在都没等来哪怕一句对不起。”

邓中夏抬头看他，陈延年也抬头看他，眼里混着各色情绪，但无一例外，都湿润着，且透着某种坚定。

四人整理好情绪，继续向里走去，路上人不少，可是安静的出奇，到是偶尔能听到几句标准国骂，但很显然没人会去谴责。

有一座水泥式样的屋子，干干净净，朴素压抑，上面写着“万人坑”遗址。

继续走，他们进到了室内，屋子中间一个巨大的坑，周围是许多个红色的蜡烛，并不开灯，在刚进门处尚有一丝阳光，进而向里走，有一个转角，转进去，便是浓浓的黑暗，只有幽幽烛火勉强照明。

屋子深处是一面墙，墙上全是发着些亮的照片——那是幸存者。

可也不全是亮着的，有一些已经黯淡无光了，因为他们去世了。

到死，都没等来日本的道歉。

他们出了屋子，继续沿着路线走，就看到了一面刻满名字的墙，和雨花台的烈士纪念碑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遇害者。

它有一个别样的名字——哭墙。

那上面镌刻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3000个，我们用了那么大的力量，不停地寻找遇难者，不停地确认他们的身份，一年又一年的往那个墙上增添新的名字，可是3000个......3000个，当时死掉了至少三十万人，南京这片土地上承载了至少一千五百吨的人血..........

大人们静默无言，可小孩子是安静不了太长时间的。

“妈妈，这个墙上好多字啊，秦老二，白学......妈妈，这个字念什么啊？”

孩子的母亲蹲下去，轻轻地把小孩子圈在怀里，握着孩子的小手，带他抚摸这面血筑成的墙，“白学勇。”

“他是什么人呀？”

“妈妈也不知道，也许，是个很老实的学生，也许已经是个父亲啦.......”

“为什么墙上要写他们的名字啊？”

“.......大概，总要让他们，想回来看看的时候，能找到家吧，有名字，就有家......”

李大钊四人以及周围的游客都静静的站在那面墙面前，原本打算走的也都停了下来，他们听到了孩子天真的问话，也都听到了这位母亲颤抖的回答，有人悄悄擦去眼泪，有人忍不住紧了紧拳头，大家眉间都拧着，有些人别过头去，不忍再看那面墙。

三十万人啊……找不到名字的占大多数，他们该怎么回家呢…………

有个大叔轻轻地搭话，他说:“孩子太小了，等他大一点再带他来吧.....这么小，别看这么沉重的东西.......”

那位母亲站起来，擦掉眼里的泪，冲着好心人笑笑，但摇摇头，“不小了，识字了，他现在可以理解不了，但不能不知道，男子汉，不能养成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敢看的懦夫，那样......”她温柔的看向满是人名的哭墙，好不容易擦净的泪又掉了下来，“那样，对不起他们。”

一圈转下来，四人来到了那最具标志性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巨大的石碑。

像一把利刃，狠狠插进土里，狠狠刺进人的心脏。

背着光，邓中夏等人被笼罩在石碑的巨大阴影下，陈延年忍不住拽了拽自己的领子，他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邓中夏倔强的昂着头，使劲的看着这石碑的每一处，哪怕偶尔对上角度被太阳刺了眼睛他也不躲，他感到自己分裂了，一半的他发出疑问，一半的自己回答。

“难受吗？”

“难受。”

“痛吗？”

“痛。”

“恨吗？”

“.......恨！”

泱泱华夏，赫赫文明，仁风远播，大化周行......

木屐是我们给的，衣服是我们传过去的，金印是我们赐予的，权利的象征是依附于金印的......可谁知，养了这么个东西呢。

一旦没落，它就是第一个来吸食你血肉的鬼。

邓中夏喘着粗气从阴影下走出来，阳光迫不及待的把自己披在他身上，这世上一切光明的东西，都不愿这样的民族脊梁难过。

他平复好自己的气息，然后去看李大钊，眼睛里还泛着红，“先生，日本人，畏威而不怀德，只慕强。”

“我们等，是等不来道歉的。”

/姓名 邓施义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84年10月5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第十五章***

南京四人总体来说行程很顺利，李大钊心里挂念着在北京的两个孩子，陈延年也不能连续好几天不上课，于是几人分别买了票，再次别过。

“先生，乔年就麻烦您了......”陈延年话没说完被李大钊敲了敲头，“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你原来不这样啊。”

陈延年不好意思的笑笑，不再说话。

邓中夏在一旁听着，听到了乔年二字，猛地瞪大了眼睛，“乔年？”

陈延年去拍他的肩膀，“早跟你说了，惊喜可不止我一个，算上我和乔年还差一个呢，回去路上你好好猜猜。”

几人笑着道别，然后各自回了各自的城市。

他们回到北京已是周六中午，李大钊掏出钥匙开了门，却只看见了陈乔年一个人。

“先生！您回来啦！”

“我回来啦，诶？世炎呢？”

“赵大哥去河北军训了，这几天都是我一个人。”

陈乔年话音刚落，就听见李大钊身后传来一丝紧绷的声音，“军训？我们还在打仗吗？”

陈乔年听到声音，直接走到李大钊身边扒着先生的胳膊向他身后看去，“中夏大哥！”

邓中夏伸手摸了摸陈乔年软软的头发，笑着回应他，“诶，乔年。”

“好啦乔年别堵门，让我们进去啊。”李大钊笑着哄他。

陈乔年赶忙后退几步让开了通道，邓中夏跟着李大钊进了门，一边打量着这间屋子，一边和李大钊说话。

“所以延年说让我好好猜猜的那个是世炎？”

“对咯。”

陈乔年听到自家哥哥的名字就兴奋，“啊，中夏大哥，你见到我哥啦！他怎么样啊？”

“他很好，比上辈子见他的时候胖哦哈哈哈..... ”

“这倒是，我也胖了，毕竟好吃的有那么多那么多啊......中夏哥，你在哪上学啊，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吧！”

“听说在北大…………”

他们的楼层不高，打开窗户甚至会有一些树枝能钻进屋子，三人说话的声音影影绰绰，混着花香，楼下是一些坐在躺椅上摇着蒲扇晒太阳的大爷大妈，不远处偶尔传来一声“将军！”，天上偶有鸽子飞过，哨声嗡鸣，令人心安。

这边三人悠闲地生活着，赵世炎的军训生活也过的不错。

北师大附中多年来一直是去石家庄机械化步兵学院军训，这倒是很符合赵世炎的胃口。

全国军训大多都一个样，从站军姿开始，到一系列的队列基本动作，不过他这所学校，有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

学生们，可以上坦克。

当然不会是多么机密的装备，更不会让他们随意乱动，可仅仅是触摸，也足以激的赵世炎满心澎湃，中国要是早有这些，我们的党要是早有这些，该多好。

几天下来军训的教官很是喜欢这个帅气有朝气的小伙子，休息的时候，教官问了他的名字。

“你叫什么啊？”

“赵乐生。”

教官向前凑了凑，“赵乐生？”

“嗯。”

“我挺喜欢赵世炎的。”

赵世炎本以为他会说出一些“名字挺好听”，或是“我记住你了”之类的话，结果却是“我挺喜欢赵世炎的”，这让他不禁怔愣。

“你父母是党员吗......他们应该也是因为敬仰赵世炎才给你起名赵乐生的吧......”

赵世炎不禁想起自己的家人，不提还好，普一提起，汹涌的思念闷头砸下，差点给他拍个踉跄。

赵世炎冲他笑笑，不再说话。

深夜，赵世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战友家人。

1. 他佯装生病，就这么出了学校。

摆脱了老师的视线，他撒腿狂奔，等反应过来的时候，自己已经到了一个车站。

来都来了，那就随机选一个去吧，赵世炎这么想着。

大概很多事，不管怎样兜兜转转，缘分始终是缘分。

赵世炎闭着眼瞎指，手点到了唐山。

从石家庄到唐山并不远，赵世炎当天就到了目的地，下了车，他给老师发了个短信，说家里忽然有事，直接从医院回了家，老师不要担心。

这事算是草草处理了，他开始专注于当下。

唐山，赵世炎心里默念着这个地名，“师母，您会过来吗？”

赵世炎拽了身边人问了问路，直奔李大钊故居而去。

院子的外墙上如今镶着一块汉白玉的碑，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下刻“李大钊故居”五个红色大字.....

赵世炎抚了抚那块碑，然后抬腿向院里走去。

这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门口有一口水井，他知道，先生很小的时候，经常早起来这里挑水。

一走进院子，有一个李大钊的半身塑像，塑像身后的墙上，有些在初秋还顽强开着的花。

在第二进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丁香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赵世炎一点一点向里走，最后，他走近院子深处一间屋子。

那是李大钊和赵纫兰生活的地方。

屋子里有些动静，赵世炎本以为是稀散的游客，可走近一看，却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他感觉到自己在发抖了，他定在那，很难往前再踏出一步。

那人听到动静回过头，就看到了僵直的赵世炎。

“......世炎？！你，你是世炎吗.....”

赵世炎忽然动了，他走过去，把自己扑在赵纫兰怀里。

“师母......”

***第十六章***

赵纫兰还发着懵，她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她知道自己应当是死了的，她也知道赵世炎早早的就步了自己丈夫的后尘，怎么如今却相见了。

“世炎，我们是来到地府了吗，可，这里和家好像啊......”

赵世炎很少哭，可师母一句话，不知怎么，竟是让他直接掉下泪来。

其实即便赵世炎已经来到了新中国，已经逐渐适应新中国的生活，可他心底最深处总还是紧绷着，李大钊陈乔年都跟他说过，说他半夜说梦话都在汇报工作，经常眉头一皱就是一夜。

他知道自己什么样子，知道自己每晚的梦里都带着血，知道自己还没有真正的适应，他很想听李大钊的话，努力去当一个孩子，可经历过的就是经历过的，丢失的就是找不回来了，他斗争一生，如今要学会无忧无虑，谈何容易。

可刚刚，师母喊他的名字，师母问他为什么这里和家那么像，他把自己缩在赵纫兰怀里，觉得自己心里某根弦忽然就断了。

那个怀抱那么温暖，他忽然就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赵世炎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

“师母，这不是什么阴曹地府，这就是你们的家啊.......”

“这里是中国啊......”

赵世炎的声音有些劈，赵纫兰听着，听出了好大的委屈，她紧紧搂着这个孩子，手掌一下一下的抚摸着他的后背，自己也忍不住掉下泪来。

“好孩子，苦了你了。”

赵世炎哭够了，赶紧蹭了蹭自己的眼睛，然后冲着师母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师母，我真没想到您也会来！”

“世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赵世炎把自己的外套披到赵纫兰身上，然后带着她走出了屋子，索性如今九月份，来李大钊故居的人并不是很多，没人注意到二人。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而且其实我也没怎么搞清楚呢，不过.....总之，我先带您回北京，”赵世炎停下脚步，认真的看着赵纫兰，“我带您去见先生。”

赵纫兰拽着赵世炎的手紧了紧，她微微张着嘴，期盼着赵世炎说的更清楚些。

光是想一想二人重逢的场景赵世炎就忍不住的笑，他看着赵纫兰，轻轻晃了晃赵纫兰的胳膊，“师母！笑一笑呀，我带您去见您的憨坨呀！”

北京——

李大钊正在厨房里捣鼓鱼，不知为什么，他今天从刚起床就格外兴奋，连带着做饭都异常起劲儿，他准备了好些食材，打算晚上好好露一手。

“先生，这才上午啊，您就准备晚上饭了？那咱们中午吃什么。”陈乔年手里还拿着签字笔，在物理书上写写画画。

“中午别吃了，等着晚上吃好的吧。”

“啊，先生，会饿死的......”乔年探着头看李大钊刮鱼鳞，嘴里还小声念叨着“饿”，邓中夏从一旁走过，拍拍他的头，“就是说啊先生，晚上吃大餐，中午也不能让我们乔年饿肚子吧，到时候延年从上海杀过来哦哈哈哈......”

正当三人吵吵闹闹的斗着嘴，就听见有敲门声传来。

邓中夏走过去开了门，是程子。

一进屋她就看到了忙忙碌碌的李大钊，疑惑地问他在干嘛，李大钊直起腰跟她打招呼，“害，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今天特别兴奋，总觉得有什么好事要发生，我就闲不住，想做做饭，诶程子，晚上你也来啊，来尝尝我的手艺，我这可是得了我姐的真传啊......哦对了，你来找我的吗？什么事儿？”

程子看着莫名其妙要做大餐的李大钊，忽然懂了什么，于是不动声色的把一个崭新的牛皮纸袋往自己身后藏了藏——那不如就给他个惊喜。

“没事，我路过，来看看你们，打个招呼我就走了，你们忙吧，再见啊。”

“诶，来这么一下就走啊......”

李大钊招呼邓中夏过去帮他洗菜，顺便回答了他的问题，“这个小同志啊鬼精灵的，神出鬼没，她不找你的时候就跟人间蒸发了似的，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路过还知道来看看咱们。”

李大钊说话的时候总是笑着的，一脸慈祥，邓中夏也忍不住跟着笑。

太阳过了最顶端，就开始向下落，随着天边云的慢慢发红发紫直到完全暗淡无光，黄绿配色的火车也停靠在了北京的火车站。

赵世炎推测既然赵纫兰已经来了，那档案也必然是带着的，所以在火车站给师母办了个临时身份证，二人顺利的回到了北京。

傍晚七点，李大钊的房门再一次被敲响。

“中夏！开个门，我这正炒菜呢腾不开手！”

“好嘞先生——来啦，谁呀——”

赵世炎愣在原地。

到是邓中夏，因为早有心理准备，所以率先反应过来，“快进来啊，你军训回来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中国还打仗呢，不过乔年都跟我讲了，说现在的学生都要军训，诶，你后面是不是还有人啊........”

赵世炎开始止不住的笑，他笑着去抱邓中夏，嘴里念叨着“双喜临门，双喜临门啊”，然后又一把推开他，领着赵纫兰进了家门。

“先生！看看谁来啦！”

赵纫兰依然跟在赵世炎后面，有些怯懦，她没文化，什么都不懂，忽然又来到了这么个地方，这房子里有很多她不认识的东西，可唯有那个背影。

那是赵纫兰无比熟悉的背影，因为李大钊总是这样的，小时候留给她无数个背影走向学堂，长大后留给她背影奔赴革命，1927年，留给她最后一个背影，义无反顾的走向死亡。

她开始无声的哭，不出声，只是掉泪，可她心里其实是不愿的，她想让她的憨坨看到她笑，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个样子，于是她开始擦眼泪，手掌都蹭湿了就用手背，手背也湿了就用衣袖，可泪水太多了，怎么都擦不净。

厨房里太吵，李大钊没听到赵世炎的喊声，依然背着身炒菜，此时的李大钊不知道，自己身后，站着那个他想了很久很久的爱人。

邓中夏跑去一边的茶几上拿来卫生纸给赵纫兰擦脸，陈乔年看李大钊似乎没听见，干脆进了厨房去拽他出来。

“诶诶乔年乔年！我这菜还没炒好呢，到时候味儿不对，你可就别想尝到——对，改天你也给你哥去个短信，就说我跟仲甫跟亲哥俩儿似的，以后你们就叫我叔叔——你婶婶当年的手艺，哎，说的我都馋了，好想再吃一次姐亲手做的饭啊.......”

李大钊正感慨着，手里的炒菜勺被一只手接了过去。

“我也不太会用这些，也许炒不出以前的味道了。”

听到声音，李大钊愣在那，呆呆地看着站在自己右前方已经开始炒菜的赵纫兰，她身上还披着一件墨绿色军装，一看就是赵世炎的衣服。

“.......姐。”

他又转过头，看着赵世炎，“世炎，是你把她接过来的......”

“我去乐亭逛了逛，没想到遇到了师母。”赵世炎笑得见牙不见眼。

李大钊也跟着笑，笑得眼泪流了满脸，他又回过身，把赵纫兰搂在了怀里，脸深深埋在赵纫兰颈窝处，又哭又笑的，鼻涕眼泪全数蹭到了赵世炎的外套上。

“我这正炒菜呢，你别这么搂着我。”嘴里嫌弃着，可脸上幸福的情绪几乎要溢出来。

其他几个孩子看着依偎的两人，都替他们高兴，陈乔年的肚子适时地叫了两声，逗得三个人哄堂大笑。

赵世炎见李大钊已经直起了身子，他才走进厨房，帮着赵纫兰把这最后一道菜端出来，还不忘调侃调侃自己的老师。

“先生，我衣服都被您哭花啦。”

“诶，你可别说我，姐都跟我说了，你见到她就搂着她哭了一通，听上去可比我惨哦。”

赵世炎撇撇嘴，跟师母撒着娇，“啊师母，您怎么都告诉他啦，我都没有面子啦。”

师母来了，赵世炎狠狠哭过了，他似乎，可以逐渐尝试当一个普通孩子了。

**/ 姓名 赵秋佩**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 1974年1月21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第十七章***

赵纫兰的到来让李大钊开心的不得了，晚饭时不停地给赵纫兰夹菜，兴奋的话也多了起来，赵纫兰就笑着看他，认真听他讲这里的一切。

“你看那边那个铁盒子——世炎把电视打开——那个叫电视，一会世炎把它打开以后啊，里面会放映很多东西，比原先的报纸方便很多，而且还有好多娱乐节目，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还有那个，厕所里那个是热水器，边上那个是马桶...诶哟你看我，吃饭呢说这些干嘛哈哈哈哈，快吃快吃……姐，原来你跟着我，总是吃不饱穿不暖......”

情到深处，满腔的愧疚上涌，挤出了李大钊眼里好些水，堪堪挂在下睫毛上，差一点就要往下掉。

赵纫兰宠溺的看着他，眉毛不自觉的降成了半平眉，可嘴角是笑着的，细细看去，掺着些苦，却无怨怼。

她轻轻地擦去李大钊那将落未落的泪，“我知道你的....... 行啦，孩子们看着呢。”

李大钊不好意思的笑笑，似乎话说够了，终于开始认真吃饭。

其他三人都一边扒拉碗里的饭菜一边偷瞄李大钊和赵纫兰，止不住的偷偷的笑。

灯火阑珊下，尽是崭新的热气腾腾的生活。

周末很快过去，陈乔年继续回学校上课，邓中夏档案在北大文学系，所以他和李大钊时长能做个伴一起去学校。

赵世炎学校的军训也恰好在这一天结束，他直接回到了学校与老师同学汇合。

赵世炎不出意外的被叫去训了话，“赵乐生，你就算请了假也不能直接就回北京啊，你说万一出点什么事，我怎么跟你家里交代？人啊，得懂规矩，咱们附中百年老校了，学风正，学生也得正，当然了，也只有学生正了学风才能正，你看看门口，”教导主任的手虚点门口赵世炎塑像的方向，“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赵世炎，正青春的年级远赴重洋，归国后奉献一生，26岁就牺牲了，咱们附中的孩子啊，都得承接赵世炎的精气神，烈士洒下一捧血，不是为了让今天的你们喊苦喊累不学习的.......”

“你得担得起你这名字。”

这大概是赵世炎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如此直观的感受到来自人民的爱，那么强烈，那么绵延不绝的爱。

从1927到2007整整八十年过去，他始终被许多人铭记着。

这个学校的老师会讲赵世炎，学生会提赵世炎，每周大扫除总有学生会仔细的擦拭塑像，老师们的小孩子见到他的雕塑也总会在接到家长的示意以后有模有样的鞠上一躬.........

“好。”赵世炎冲着教导主任点了点头，然后开心地笑。

教导主任一瞬间的恍惚，觉得这孩子和赵世炎长的真像.......

陈乔年赵世炎都去上课了，李大钊和邓中夏也没闲着，带上赵纫兰一同去了北大。

邓中夏先去了系里走报道流程，也正好给了先生师母二人空间。

李大钊把程子抽空送来的牛皮纸袋递给赵纫兰，一一给她解释这里面的东西。

赵纫兰没读过书，仅有的几个会认的字是“李大钊”。

所以现在，李大钊就拿着那张薄薄的卡片，在北大满是花香的校园里，一个字一个字的教她认。

“这个，‘姓名’。”

“姓，名.....”

“对啦，”李大钊冲着赵纫兰笑，手指接着往下点，“赵，秋，佩。”

“赵……我不叫这个啊....”

李大钊把卡片换到左手，右手去牵赵纫兰的手，轻轻地握着，“因为姐也算是很出名的人啊，来到新中国如果身份证上是原名的话，不好办的。”

“出名？还有，身份证？”

他们逐渐走到了未名湖，李大钊就牵着妻子在一旁的椅子坐下，有些微风，不时的蹭着水，湖面就起了许多小小的波纹，湖边有些且还绿着的垂柳，偶尔会被风吹到赵纫兰头发上，李大钊就笑着帮她把顽皮的柳条拿下去，再理一理妻子乱了些的头发，理整齐后又把手放下，覆盖在赵纫兰的手背上，紧紧地握着。

“对啊，姐你不知道，1936年6月，你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赵纫兰眉毛都扬了起来，眼睛瞪得圆圆的，惊讶的看着李大钊。

“我？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不，没有你，憨坨走不出去的.........”

顿了顿，他接着解释身份证的事，“刚刚给你看的那个卡片，就是身份证，你看——”

李大钊把卡片翻到背面，指着那几个字教赵纫兰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

李大钊念一次，赵纫兰就跟着念一次，就这么读了很多次后，赵纫兰摸着那几个黑色加粗字，问李大钊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赵纫兰的眼睛亮晶晶的，随着说话的语气，她的头也在小幅度的晃着，像是急于确认些什么。

“对，中国！”

李大钊并不拖沓，直截了当的给了她这份确认。

然后他看见自己的爱人哭了，一边哭一边笑，身子弯下去伏在腿上，颤抖着。

李大钊从一旁过去搂她，把赵纫兰拉起来，好让她靠在自己肩膀上，“好事啊，别哭啦。”

“......你死后六年，我才把你安葬，你不知道......那天特别混乱，送葬队伍都被冲散了，还有好多学生被抓走了.......”

李大钊抱着赵纫兰的手臂又紧了紧，心里止不住的抽痛，他亏欠她太多太多了。

“我没文化，只知道你做的事是对的，是为了人民的......我相信你们会胜利的，可我总会想，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胜利不能早点来，好让我的憨坨亲眼看到.......”

赵纫兰的声音发着颤，眼泪止不住的掉，李大钊就轻轻地帮她擦去泪水，轻轻地搂着她晃，像哄个孩子，“别哭啦别哭啦，我现在不是看到了吗，我们都看到了呀，新中国，有完整独立的国家主权，再不受欺负的新中国。”

两人依然小声交谈着，偶尔有几个李大钊教的学生路过，看到二人都礼貌的打招呼，有些学生更调皮些，就站在一旁抱个拳，向李大钊二人作个揖，嘴里念着“老师师母百年好合！”，把赵纫兰逗得一直笑，觉得这些学生真是可爱。

“从百年前到现在，孩子们始终这么可爱。”

李大钊看着走远的那些学生，不知不觉的就笑了，他来到这里以后总是笑着的，笑花好月圆人长相守，笑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笑那些孩子，再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倒在血泊里。

李大钊迎着太阳笑，轻轻地回话，“是啊，真好。”

***第十八章***

在湖边吹了许久的风，聊了很多过往曾经，不知不觉的就到了中午，李大钊率先站了起来，然后伸手去拉赵纫兰，“走吧，憨坨带你去吃好吃的。”

正午日头总是橙黄色的，泛着虚虚的蓝，李大钊站起来就挡住了半边太阳，光从他背后打过来，就给李大钊镶了一层金边。

赵纫兰把自己的手放到李大钊手上，任由他拉着自己向远处走去。

真好，赵纫兰想，这次我可以跟上你的脚步了。

傍晚，上中学的上大学的在大学教书的，都结束了一天的奔波，回到了他们温暖的屋子。

李大钊陪着赵纫兰在厨房准备晚饭，邓中夏翻看着今天新领的课本，赵世炎和陈乔年在屋子里写作业，赵世炎的理科不是很差却也比不上他文科那样优秀，而陈乔年经过这几个月的学习，理科分提了不少，所以很是有些东西，偶尔赵世炎还需要向他请教，俩人学习学的不亦乐乎。

一顿饭做的很快，没一会儿赵纫兰就招呼着三个孩子出来吃饭。

饭桌上其乐融融，几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的异常开心。

“对了先生……”

李大钊似笑非笑的看着陈乔年。

陈乔年反应了一下，然后冲着李大钊扬起一个大大的笑，笑里还带着些腼腆，“…………叔叔！”

“诶～你刚刚要说什么？”

赵世炎看着李大钊那开心的样子，就忍不住小声的笑，觉得自己这个老师真是可爱。

“笑什么笑什么，听人乔年说事儿啊……”李大钊丢给赵世炎一个一点也不严厉甚至还掺着笑意的“警告”的眼神。

“我们老师说，马上国庆了，学校要带我们去接受爱国教育，然后也动员动员我们，让我们好好准备中考。”

“那挺好啊，什么时候去，去哪啊，需要多少钱到时候管我要。”

“去北大红楼，10月1号去，不需要钱不需要钱，就这么近，不需要钱的。”

时间很快过去，转眼就到了国庆，陈乔年早早的收拾好东西，喝了赵纫兰给熬好的粥，急匆匆的出了门。

“乔年！等等我等等我！”

赵世炎一边系衣服扣子一边向陈乔年跑过去。

“怎么了赵大哥？”

“我跟你一起去。老在家待着没什么意思。”

“哦好……那走吧，到时候你偷偷跟着我们班得了。”

“好嘞！走吧！”

学校规定了一个集合点，然后再统一向红楼走去，陈乔年就带着赵世炎一起去到了他们这趟路线的起点。

赵世炎起先悄悄跟在队伍后面，等一个班一个班的走出去了，他再悄无声息的跟到了陈乔年的班级，然后走到陈乔年身边。

俩人边走边聊，“诶，对了，那几个黄绿毛儿呢？”

陈乔年指了指不远处的几个人，“在那呢。”

“诶哟，头发染回来啦。”

“哈哈哈，你可把他们吓惨了，再加上后来学校也开始管，他们就只能老老实实当好学生了。”

赵世炎颇为满意的笑笑，那边几个小混混一个转头忽然对上了赵世炎的视线，明显吓得一愣，赶忙看向别处。

就在这样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他们到了目的地。

那里如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墙上还镶着一块石碑，上书“北京大学红楼”等字。

由老师带着学生们走进去，一层一层的转，从阅览室到校长室再到校长办公室，最后走到了文科学长室，然后——

文科学长室里，走出了两个陈乔年和赵世炎无比熟悉的人。

陈乔年的班级在第二位，所以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二人，只是前方忽然有了些小声的交谈，引起了陈乔年和赵世炎的注意。

“前面怎么了？”

“不知道，好像是从文科学长室里出来两个怪人......”

陈乔年和赵世炎对视一眼，从学生中间挤了过去。

然后四人都愣了。

从里面出来，穿着长衫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陈延年兄弟二人的父亲。

陈仲甫向后踉跄了半步，幸亏旁边的周树人扶了一把，不然不知道要摔倒哪去。

“.....乔年....你是不是陈乔年......”

赵世炎回过神，意识到不能让这三个人就在这相认，左手拽陈仲甫右手捞鲁迅，脚下也不闲着，轻轻踹了陈乔年一脚，示意他跟上自己先跑了再说。

班主任直接看愣了，先是有两个穿长衫的人从文科学长室走了出来，再是那其中一个颤抖着问自己的学生是不是陈乔年，最后自己班级队伍里又忽然冒出一个一看就已经上高中了的孩子，直接带着这三人跑走了。

等她回过神想叫住陈乔年的时候，几人已经连人影都没了。

“这.....这什么情况，不是.....体委！你管下班，逛完就回集合地等我，别乱跑，我得去把陈乔年找回来，这孩子怎么瞎跑啊，出了事可怎么办.........”班主任安排好其他学生，开始费劲巴力的找陈乔年。

再看赵世炎这边，北大红楼他们比老师熟悉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几人拐了几个弯，就到了一个僻静的地方。

到地以后，赵世炎松开了拽着两位先生的手，在一旁给二人鞠了个躬，嘴里说着“先生，多有得罪。”

不过二人到是不在意这些的，尤其是陈仲甫，很显然，他的目光始终偷偷的黏在陈乔年身上。

“世炎？这怎么回事啊？”鲁迅先开了口。

“你们来到新中国了，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但，事实确实是这样，我们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还有谁？”陈仲甫转过头来看着赵世炎，赵世炎知道，他想听到那个名字。

“陈延年。”

***第十九章***

陈乔年站的离三人稍远，他也在偷偷的打量自己这个父亲，来到现代以后，自己时长会在历史课本上看到他，后来学会了上网，他看到有那么多人每天都在不遗余力的骂陈仲甫，有些有道理有些没道理，唯一相同的是都骂得非常狠，他说不上自己是什么感觉，只是看到有些话，他总会不自觉的在心里给那些话加上一句“不对”，或是“没道理”。

他向来觉得父亲是不爱他和哥哥的，不然怎么会出国那么多年，连封信都没有接到，后来回国，他也总是跟着哥哥喊他“同志”，似乎那就是他们最近的距离了。

可偏偏要让他重活一次，偏偏要让他知道，他那个倔出天际的父亲后来在狱里恸哭，斟满了酒为他们而洒，晚年又说出“李大钊死了，陈延年死了，我在党内没有可依靠的人了.....”这样的话，陈乔年的气息有些不稳，忽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爱不起恨不出，现在连形同陌路都做不到。

赵世炎余光里全是陈乔年的动向，看这小子伤神的差不多了，就笑着走过去一把揽住陈乔年的肩膀，“干什么呢，没事，你老师找不着咱们，不用你站这放风。”

赵世炎总有一句话打破僵局的本事。

陈乔年冲他笑了笑，然后走到鲁迅身边，脆生生的喊了一句“先生好。”

而后又来到陈仲甫面前，一脸严肃的向他伸出右手，“你好，陈独秀同志。”

陈仲甫看着失而复得的儿子，忽然就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他们和自己生疏也好，叫自己同志也罢，都不重要，只要他们活着，别的都不重要。

于是他也伸出手，狠狠握在陈乔年右手上，“你好。”

赵世炎和鲁迅在一旁看这别扭的父子俩，动作是如出一辙的抱着手臂，俩人还小声交谈。

“世炎，除了延年还有谁啊？”

“还有邓中夏，我师母，”赵世炎顿了顿，提高了些自己的音量，好保证陈仲甫听得到，“还有李大钊先生！”

如他所料，陈仲甫的注意力被吸引了过来，“你说谁！守常！？”

赵世炎顺势走到陈仲甫和陈乔年中间，一手架一个，又回头叫上鲁迅，“先生！走啦，咱回家！”

“诶呀豫才丢不了，你不用操心他，你快跟我好好说说守常，他......”

“回去您就看见啦，走着走着。”

“不行世炎哥，我得回班啊，不然我们老师会被骂的。”陈乔年扒拉着赵世炎的胳膊，一点一点把自己的手往外抽。

“哦，好吧，不过你一个人对付得了你老师吗，她要问起来你说什么啊......”

此时的陈乔年已经脱离了赵世炎的“魔爪”，身子冲着班级所在的地方，“就说我哥抽风，拽起我就跑，我也没辙......”尾音还在天上悬着，陈乔年已经一溜烟跑出了好远，快要进楼的时候，还不忘回过头给赵世炎做了个鬼脸。

赵世炎笑他幼稚，又觉得他现在孩子气些真好，他也回陈乔年一个鬼脸，嘴里念叨着“你小子。”

陈乔年回去找自己的班级，赵世炎这边带着两位先生直接奔家而去。

只是谁也没想到，陈延年回家的票买的那样早，国庆第一天就到了北京，大中午的就到了家门口，然后碰到了刚刚来到新中国的陈仲甫。

鲁迅先生附在赵世炎耳边，悄悄揶揄一句“宇宙撞地球。”

赵世炎被成功逗乐，心情不错，可陈仲甫父子的心情就有些复杂了。

陈延年的行李箱还在一旁放着，他想从双背肩里掏出家门钥匙，可偏偏翻了半天也没找到，于是越加心烦气躁，陈仲甫看他这个样子，勾勾嘴角也没理他，直接走近一些去敲响了房门，“守常！”

门应声而开，李大钊一开门就看见陈仲甫，眼睛圆的堪比小金桔，“仲甫！快进来快进来.....豫才！你们俩一块来的啊！诶呀这可太高兴了，行了行了愣着干什么快进来.......”

陈延年被成功地挡在几人身后，李大钊直接没看到，光顾着往里迎陈仲甫和鲁迅，赵世炎就跟在两位先生后面进了门——进了门又退出来，一把拿过陈延年的行李箱，“愣着干嘛，进啊。”

陈延年无奈的摇摇头，随着赵世炎进了门。

李大钊这才注意到陈延年也在，“延年！我这太高兴了才注意到你，回来的挺快啊，路上累不累，快快坐这喝点水......”

李大钊和赵纫兰忙忙活活的招呼人，陈延年就自顾自的去收拾自己的衣服，收拾好后拿了一本书坐在沙发一角安静的看，陈仲甫就无声的走过去，然后坐在沙发另一角，手里也随意拿了本书，挡在脸前，可鲁迅看的实实在在，他这位兄弟那偷瞄的小眼神简直不要太明显。

鲁迅低头笑笑，坐在了陈延年身边，他从自己的长衫里掏出那个在场大部分人都无比熟悉的牛皮纸袋，一一往外拿。

“延年啊，这些都是什么啊，你给我讲讲。”

“好啊先生，您看，这是人民币，这是身份证.........”

陈延年讲解的异常仔细，还顺带讲出了很多他们没来得及经历的历史事件，比如抗战胜利，比如，建国。

“建国！”沙发另一头的陈仲甫忽然出了声，然后意识到暴露了自己在听他们讲话，又撇撇嘴不再说话，但还是小声念叨了几句“你们声音那么大，我不听见都难。”

陈延年抬起头，越过鲁迅去看自己的父亲，“陈独秀同志，做人要诚实，您想听，就大大方方的来听，咱们同志之间，别搞那些藏着掖着的。”

陈仲甫想也不想回他一句“谁想听了。”

可没过一会，鲁迅身边就多了一个拿着书挡着脸可耳朵竖得老高的兔子。

赵纫兰和李大钊在厨房准备吃的，两人一直默默关注着那父子二人的动向，看到这，赵纫兰忍不住笑了出来。

“延年和仲甫先生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可不是吗。”

“以后啊，你多关注着点，尽量缓解他们父子间的关系，主要是延年，延年没事了，乔年自然也就没事了。”

李大钊从一旁拿来盐递给炒着菜的赵纫兰，“放心吧。”

***/*姓名 陈乾生**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69年10月9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姓名 周豫山**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 1971年9月25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第二十章***

邓中夏上午受李大钊委托去买东西了，等他回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多了两个人。

他赶忙把东西给李大钊送去厨房，然后向鲁迅和陈仲甫走去，欢快的叫了两声“先生”。

俩人冲他笑笑，陈仲甫冲他招招手，拍了拍身边的沙发，示意他坐过来。

他掏出自己的袋子，也把东西一一倒出来，把早就偷偷听过的事情又挨个问了一遍，以此显示自己真的没偷听。鲁迅在一旁悄悄的笑，陈延年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邓中夏讲的到是仔细，所有东西讲完了，可摸摸袋子，似乎里面还有东西。

邓中夏又抖了抖，掉出来一把钥匙，陈延年这边也是一样的，他从鲁迅的袋子里掏出了把钥匙。

“诶？您这里面怎么还有钥匙，我们的都没有诶。”

程子总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就比如此刻，她正站在李大钊的家门口，抬起手敲着门。

“世炎去开门！”

“诶——来啦——”

“程子，你怎么来啦。”

“两位先生都被你们接回来了，我哪能不来。”

程子向来不拖沓，说着话，她就走到了陈仲甫和鲁迅面前，先是鞠躬喊了“先生好”，然后直接拿起了那两把钥匙。

“走吧两位先生，我带你们认认家门。”

一听这个，赵世炎和他的老师李大钊那表情如出一辙的意外与不愿，“啊，两位先生不和我们住一起啊。”

李大钊在他身后附和的点点头。

程子笑了笑，却不解释，带着两位出了门——

然后压根连楼层都没出，程子带着两人，先是走向李大钊的对门，把钥匙放到陈仲甫手上，“先生住这里。”，接着她转了个身，走到李大钊屋子的旁边，也就是每层的中门，把钥匙给了鲁迅，“您住这。”

程子回过身去看挤在门口的李大钊赵世炎这师徒二人，止不住的冲他们笑，“先生，这算不算住一起？”

“算算算！”李大钊回她的话，赵世炎就在一旁频频点头。

“行了，那我走了，先生们再见。”

李大钊早知道她不会在这太长时间，所以并不强留，任由这个来去如风的孩子消失在视野里。

吃了午饭，陈仲甫和鲁迅分别去收拾自己的家，其实说起来也没什么好收拾的，他们来的时候孑然一身，现在收拾屋子无非就是擦擦桌子墩墩地，干起来快，一会就收拾完。

可很显然，俩人并不想独自待在自己房间里，尤其是陈仲甫。

于是收拾完，俩人又回到了李大钊的屋子。

陈仲甫在李大钊的屋子里来回转，这看看那看看，不一会就“一个不小心”转到了陈延年的房间门口，赵世炎早悄悄观察他好久了，在心里止不住的偷笑。

中午两点多是全中国最安静的时候，因为所有人不是在睡午觉就是在酝酿睡午觉，哪怕不睡，也会恹恹的很安静。

陈延年也一样，在屋子里静静的睡着，陈仲甫偷偷推开了一点房门，透过门缝去看自己的儿子。

他从没想过有哪一天，他可以再次见到陈延年，见到他笑见到他沉默，见到他温柔对别人却不理自己，见到他看向自己，然后喊出那声“陈独秀同志”。

刚刚见到乔年的时候，他觉得好知足，后来听说延年也在，就不免想要也见见他，然后在守常的屋子门口实实在在的看到了延年，就止不住的想要的再多点，想听他跟自己说话。

陈仲甫把自己靠在房门一边的墙上，闭了闭眼睛，自嘲的笑，笑自己太贪，听到了他跟自己说话，就再也不想要那句“陈独秀同志”。

李大钊看到了靠在门口的陈仲甫，心下知道他在想什么，于是去笑着逗他，“怎么还伤感起来了，你上辈子和他俩的关系都那样了也没见你怎么着啊，怎么，这辈子终于学会伤感这种情绪啦。”

陈仲甫瞥他一眼，没说话。

“....啧，你是不是羡慕我，我跟你说，你没来的时候可都是我带着这些个孩子，他们对我也好，”李大钊伸出手，掰着手指头讲事情，“有一次我半夜踹被子，直接给我冻醒了，可还没醒彻底呢，就感觉有人在给我盖被子，我偷偷睁眼，一看是延年......乔年学校的那条街上有好多好吃的，每次他放学都会给我买些回来，改天带你去尝尝，可好吃了，还有还有......”

陈仲甫不再靠着墙，他扒拉开李大钊起身向外走去，正好看见正准备出门的鲁迅和赵世炎，“你们干嘛去？”

“奥，我带着周先生去买点吃的。”

陈仲甫回身去拿自己的衣服，“你等等我也去，这个家没法呆了。”

李大钊看着别扭的陈仲甫，笑的快直不起腰，赵纫兰在一旁看他，无奈中带着宠溺，“你啊你，你就欺负人家吧，诶，仲甫先生过来了，延年乔年是不是就得搬过去了。”

“可搬不过去，且得等一阵呢。”

“那岂不是很孤独。”

“没事，他也搬不过去。”

赵纫兰被他这句话说的疑惑了一下，反应过来又连连发笑，无奈的摇着头，“哎，这父子仨啊。”

***第二十一章***

三人出了门，由赵世炎领头，奔着稻香村而去。

三人边走边聊，鲁迅的嘴向来厉害，歪着头瞥了陈仲甫一眼，微微笑着冲他说“延年肯理你就不错了，你哪来那么多要求。”

陈仲甫张了张嘴，想要反驳什么，结果半天什么也没说出来，恰好到了地方，他撇撇嘴，率先抬腿走进去，“快进吧进吧，买你的吃的去，怎么这么贫……”

赵世炎也不管两位先生如何斗嘴，他直接进去开始挑吃的，鲁迅也被糕点吸引了注意力，没再接陈仲甫的话茬。

陈仲甫也一排一排的看，他努力回想乔年延年喜欢吃什么，想要买些回去，可他绞尽脑汁，最后只能想起来花生和南瓜子。

而稻香村是不卖这个的。

这边鲁迅赵世炎已经装了满满一兜子糕点，正在挨个称重结账，陈仲甫什么也没买，只好空着手站在一旁。

结好了帐，赵世炎帮忙拎着吃的，带着两位先生向外走，他看看陈仲甫，“延年在上海上学，我不知道，乔年来了之后，很喜欢糖葫芦和味多美的法棍。”

他看到陈仲甫眼睛亮了亮，不再说话，直接带着人向味多美走去。

“乔年总说，北京的法棍也没比法兰西的软多少……他说这话的时候总是笑，”想起自己这么个弟弟，赵世炎也笑了起来，“他经常说，吃着面包，就会想起以前，在法兰西苦，可所有人都活着…………”

拐了几个弯，味多美的店映入眼帘，赵世炎率先推门进去，等两位先生都进来了，他再把门轻轻关上。

“先生，拿个盘子，然后那边是夹子。”

赵世炎带着陈仲甫选面包，鲁迅在一旁看着也闲不住，自己去拿了个盘子，也开始挑面包。

“这个肉松他也挺喜欢的，我上次买了许多种类，他属这个吃的欢……哦对，巧克力的他也挺喜欢的……”

赵世炎说一种陈仲甫就拿一种，赵世炎没提的陈仲甫也往盘子里夹，不一会小小的白色盘子就装满了，“好啦好啦，这些真够了，乔年都胖了……哦对，记得拿法棍。”

于是陈仲甫又去抱了一大包法棍，赵世炎看着自己这个一直不苟言笑的先生如今抱着满满一怀零食，叉着腰边摇头边笑，心里念叨“延年真随父亲。”，然后又转头去找鲁迅，不看还好，一看差点没给赵世炎笑死。

“先生先生，买这么多您吃的完嘛，这些面包顶多放两天，您这是要当饭吃啊哈哈哈哈…………”

鲁迅往别处看看，死活就是不和赵世炎对视，“守常也要吃啊，还有家里那么多人…………”

“您就别狡辩了，先生和师母就喜欢喝粥吃炒菜您又不是不知道，其他人就是吃也吃不了这么多啊，况且仲甫先生那还买了那么多……”

话没说完被陈仲甫接了过去，“别打我主意，这些都是乔年的。”

“好好好，都是乔年的都是乔年的……那行啦，咱结账吧二位先生，天也不早了，咱回吧。”

“买了糖葫芦再回。”

“……行，好，没问题。”

赵世炎站在一旁向门外看去，觉得自己迟早要被先生们笑死。

临近傍晚，三人终于买好了东西往回走。

陈乔年也终于结束了一天的爱国教育回到了家。

几人前后脚到的门口，一同进了家门。

“哟，一起回来的，都饿了吧，饭马上好……怎么了乔年？这什么表情？”赵纫兰搂着陈乔年的肩膀把他往屋里带。

“我们老师说，要请家长。”

赵世炎一听这个觉得好新鲜，三两步来到陈乔年身边，揽住他另一边肩膀，“请家长？干嘛的，为什么请家长啊？”

“因为我擅自往队伍里带人，而且后来还擅自离队。”

“你后来不都回去了，你们老师还说你啊。”

陈乔年点了点头，把自己扔到沙发上，“他问我为什么把你带进来，为什么后来直接离队，说北大红楼不是全部开放，有些地方不能去，还说我这样私自离队出了危险怎么办，啊，说了好多，比叔叔还能说。”

一直不发话的陈仲甫总能直接抓住重点，“你叔叔是谁？”

李大钊从一边走过来搂住自家兄弟，冲他灿烂一笑，“我啊～”

***第二十二章***

陈仲甫觉得自己这一天受了太多的刺激，已经不想说话了，于是他走过去把那一大兜子面包法棍糖葫芦一股脑塞进了陈乔年怀里，就出了李大钊的房子，回到了他自己空荡荡的家。

李大钊叫了他一声，没有得到回应，干脆也就任他去。

很多事，都是因果，总得自己受着，谁都帮不了。

陈乔年正抱着那一兜子吃的不知所措，恰好陈延年从屋里出来，直接拎走了袋子递给鲁迅，“先生，送您了。”

鲁迅赶紧把两只手背后，“别，我可不敢，回头仲甫兄弄死我。”

赵世炎从一旁接过了陈延年手里的面包，“啧，这是人乔年的，你说送谁就送谁啊，况且豫才先生的零食多的都能当饭吃了.......”

就这样，那些吃的又回到了陈乔年手里，“拿好啊，别被你哥偷偷吃了。”

陈延年站在一旁，给赵世炎翻了个白眼，然后无奈的看着窗外。

几人在这斗着嘴，另一边鲁迅已经打开了味多美的袋子，他先掏出一个肉松面包，尝试着咬下去——竟然意外的好吃——没一会就消灭了一个面包，于是他伸手去拿第二个，似乎是看准了巧克力的——

“中夏！去把豫才的面包收走！”李大钊从厨房向外探着头，冲着邓中夏喊，“这马上吃晚饭了，他吃那么多零食一会怎么吃饭.........”

邓中夏得了令，收了书，越过依然在吵吵的三人走到鲁迅身边，努力抑制自己要上扬的嘴角，“先生，留点肚子吃晚饭，这些我先给您放冰箱，明天当早餐吃。”

“没事，我.......”

“听中夏的，不许反驳，过来帮我盛饭！”

邓中夏趁机收走了鲁迅面前的许多糕点，而鲁迅只好认命的走进厨房，帮自己这个老弟打下手。

“你说说，你们夫妻俩在这，我来算怎么回事.....”

“豫才兄啊，你就找借口吧。”

晚饭终于上了桌，李大钊嘱咐赵纫兰照顾好孩子们，自己端了饭向对门走去。

在李大钊敲第三次门的时候，门终于开了。

陈仲甫半倚在门框上，俩人对视半天，谁也不说话，鲁迅忽然从李大钊身后走过来，“堵门口干嘛，进去啊。”

三人这才进到了陈仲甫的家。

“吃饭吧。”

陈仲甫没动，只是盯着眼前的粥和菜，他两个胳膊拄在腿上，双手交叉半握着，就保持这个姿势呆了许久，房间里没开灯，而深秋的北京天已是很短了，天边的暗橘色正在被无边的墨色吞噬，屋子里的亮光正在一点一点消失，只有大片大片暗暗的蓝，映在几人身子上。

李大钊先开了口，“他们是爱你的。”

“是吗.....我感受不到......”

“曾经你的爱，他们也感受不到。”鲁迅说话向来尖利，哪怕是兄弟间，也时常不留情面，“仲甫兄，父母应当在儿时给予孩子关怀而在成人后给予他们自由，可天下人都知道，这兄弟俩几乎没感受过你的关怀，他们过早的背负了你给的‘自由’。”

陈仲甫换了个姿势，靠在沙发背上看窗外，眼里暗暗的，什么也没说。

李大钊摇着头笑了笑，“你果然是老过死过的仲甫啊，上辈子的仲甫可是始终犹如一根钢筋，怎么也不会露出这种样子的。”

“守常，豫才......我们来到了新中国这个事，看上去我接受的特别快，其实不是的........我到现在都一直在想，这是梦吧，是假的吧......可是我看到乔年延年，看到你，看到你们，我想，算了，就是梦又怎样啊，我累了，有这么个梦让我重活一次，挺好的.......”

“我本想着，重来一次了，我们仨的关系会缓和些吧，可是........”

李大钊给他把菜拌到了粥里，那是他们上辈子常用的吃法。

“仲甫兄，世人总以为天下最天然的爱是父母对子女的爱，可我认为，非也。”

他把拌好的菜粥递到陈仲甫手上，然后起身，按开了房间里的灯。

“这世上最最天然最最无私的，是子女对父母的爱。”

“无论父母怎么做，可孩子的爱就像春草，野火烧不尽，几滴水几缕风就可以让他们爱的嫩芽重新破土而出，”李大钊直直的和他对视，“所以仲甫兄，别再辜负他们的爱了。”

屋子里耀眼的白光打在三人身上，驱走了夜晚的暗蓝与寂冷，陈仲甫终于好好的坐了起来，他端起那碗饭，三两下解决了自己的晚餐。

李大钊和鲁迅相视一笑，心里总算松了口气。

“行了，你也别倔了，跟我过去吧，在这呆这么半天连个床单都不铺，压根就没打算自己在这住吧。”李大钊揶揄的看着陈仲甫，根本不给自己这老哥留一点面子。

也不等陈仲甫回话，鲁迅和李大钊自顾自的聊了起来，“你那还住的下？”

“这不就需要你帮忙了嘛豫才兄，世炎和中夏，只好暂住你那了。”

“好啊，在这等着我呢，行，一会让他俩收拾收拾吧。”

“要我说啊，直接打通这一层，这不就是楼中四合院么......”

“我看仲甫是真没事了，玩笑都有的开了哈哈哈.......”

聊着天，三人又回到了李大钊的住处，屋里赵纫兰和孩子们都已经吃好了饭，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氛围别说多祥和了。

听到开门声，几人抬起头齐刷刷的喊了句“先生”，而后陈延年看到了陈仲甫，又收回了目光专心致志的看新闻，受过开导的陈仲甫心里强大了不是一点半点，陈延年不看他没关系，他就盯着自己这俩儿子看。

“世炎，中夏，你俩收拾收拾，这段时间去陪陪鲁迅先生，他自己一个人太孤单。”

这屋子里哪有一个是笨人，一听这个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陈延年第一个不同意，“可以我和乔年去陪豫才先生。”

赵世炎哪肯放他走，他和自己的老师一样，希望这父子仨可以好好相处。

于是他一个翻身下了沙发，拽着邓中夏就去收拾被褥，然后直接飞奔而出奔向鲁迅的屋子，“先生先生！快，拿钥匙！陈延年你坐下！不许动了，先到先得，”说着话，鲁迅已经给力的开开了门，“我俩已经进屋了，你俩没地儿了！好好陪着我老师住——”

赵世炎的话音消失在楼道里，他已经进了屋去放东西了。

陈延年半起身的姿势维持在那，被赵世炎这一通动作搞得是站也不是坐回去也不是，堪堪定在那。

陈乔年一把扥住自家哥哥的衣角，把他往后拽，于是陈延年最终还是坐回了沙发上。

“世炎哥还是这么可爱。”

“可爱个头。”陈延年敲了敲陈乔年的脑袋。

***第二十三章***

赵世炎邓中夏卷了铺盖进了鲁迅的屋子，陈仲甫也不露声色的把自己的东西挪到了李大钊这边，陈延年在客厅待不下去，干脆回了自己屋。

不知不觉天也晚了，这么折腾了许久，几人身心俱疲，于是草草收拾了收拾，相继进屋睡觉。

陈乔年在床上翻来覆去半天，怎么也睡不着，陈延年从旁边轻轻踹他一脚，“抽什么风。”

“哥，我睡不着。”

“睡不着躺着，一会就睡着了。”

“哥哥。”

“嗯。”

“.....哥哥。”

“嗯。”

“哥.....”

“我在呢......他也在呢，睡吧。”

十一假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转眼就到了最后一天，陈延年又该回上海了。

这六七天相处下来，父子二人话总共也没说几句，只有陈乔年，时不时搭理他一下。

陈仲甫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所以心态到是很好，若说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就是陈延年偶尔一个眼神，都能被他过度解读为“他在偷偷看我！”。

鲁迅每次都想拿茴香豆扔他。

当然了，从没舍得过，最后都扔到了自己嘴里。

除了陈延年其他人生活都在北京，所以送他的队伍可谓是浩浩荡荡。

陈仲甫嘴里说着不去，行动上却是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愣是从陈延年手里抢来一个行李箱帮他推着，陈延年无奈，干脆任他去。

“行啦仲甫兄，延年该上车了，你把东西还给孩子吧。”李大钊从陈仲甫手里拿过行李，又放回陈延年手里，“去吧，到了给我发个短信。”

陈延年利索的上了车，在门口又冲着几人挥挥手，然后消失在车厢里。

陈仲甫的手还挥着，半天也不放下，车都开走了，他还保持着那个姿势，邓中夏看不下去了，于是伸手握住陈仲甫的手带着他往下放，“先生，延年又不是不回来，以后还会再见的。”

“.......你说，当年他们从老家去上海，又从上海去法兰西......我一次都没送过，”陈仲甫紧紧拽着邓中夏的手，想起这几天和两个儿子——尤其是延年——的相处，末了又猛地松开，自嘲的笑笑，“嘁....活该。”

陈乔年偷偷看握着邓中夏手的陈仲甫，不自觉的抓握了两下自己的手，然后又怕被发现似的，欲盖弥彰的用那只手拽了拽自己的衣服，而后揣进兜去。

赵纫兰全看在眼里，她走过去，轻轻地拉住了陈乔年另一只还在外面的手。

“乔年，你可得抓紧婶婶啊，不然我很容易走丢的。”

陈乔年的鼻子猛地一酸，小声回她一句“好。”

几人回到了家，都各自收拾着第二天开学需要用的东西，陈仲甫和鲁迅的档案到是有些相似的地方，两人都是教授，只不过学校不一样。

陈仲甫在北大，鲁迅在北师大。

一切准备妥当，晚饭也做好了，虽说睡觉不在一处睡，但平常吃饭，甚至整个白天，这几人都一同凑在李大钊的屋子，好不热闹。

“诶对了乔年，明天得请家长了吧，谁去啊？”

赵世炎听到李大钊问这个，把刚夹起来的菜塞到嘴里三两下咽了下去，然后赶紧放下筷子举了手，“我我我！我去。”

“你去什么啊你去，你去上你的学去。”

“啊师母您管管他啊，他欺负我。”

赵纫兰最受不了赵世炎撒娇，只觉得心都要化了，“憨坨，你不要这样说孩子嘛，世炎也是关心乔年......”

赵世炎挽着师母的手臂，半靠在赵纫兰身上，得逞的冲着李大钊笑，“就是啊，我那是关心我弟弟嘛~”

其实李大钊哪里舍得真的说他，刚刚也并没有说重话，只是揶揄而已，现在这一撒娇更不得了，李大钊无奈的笑里掺着快溢出来的宠溺，微微叹了口气，“豫才，你看看我在这个家的地位，这小崽子一撒娇，我夫人的心啊，就全全向着他啦......”

鲁迅看起来无比正经，其实逗人的闷点子比谁都多，他也不看李大钊，边吃边说，“那正好世炎现在在我那住，以后就常住吧，白天也别来了，我们仨也试试自己在家做饭吃.......”

陈仲甫心下了然，也在一旁附和，“或者以后等我们搬过去了世炎住我那房也可以.......”

李大钊看看鲁迅再看看陈仲甫，筷子架回碗上，饭也不吃了，“世炎今天就搬回来，一会吃完饭就去搬.......算了，现在就去，你住哪个屋我去给你搬.......”

李大钊说着就要站起来向鲁迅的屋子去，引得一桌子人哄堂大笑，陈仲甫赶紧去拦他，“诶诶守常，守常！怎么还当真了呢哈哈哈哈哈......”

鲁迅依然忍不住逗他，“啧，守常，世炎是大家的世炎，不能你一个人霸占吧。”

一旁的陈乔年邓中夏也笑的不行，随声附和着鲁迅，“就是就是，我哥走了，该世炎哥陪我睡了......”

“那不行，我和世炎住一屋还没住够呢......”

赵纫兰笑着看这一大家子，心里是满满登登的幸福，“.....诶哟....你们啊哈哈....... ”

.......

.......

赵世炎也笑，他是很爱这样的氛围的，所有人都笑得开怀，所有人都幸福平安。

热热闹闹的，却忽然听见欢声笑语里混了些枪声，一屋子人都对这些敏感，于是很快找到了来源——电视。

电视上放着新闻，伊拉克的孩子穿的破破烂烂，瘦的皮包骨，脑袋比腰粗，满城都是黑烟，废墟下不知藏了多少可怜的生命，赵世炎把视线从电视上移回来，举起装满了橙汁的杯子，其他人也拿起自己面前的汤或是水，端了起来，狠狠相碰。

“以这些代酒。”

“敬战士。”

“敬中国。”

“敬党。”

“敬人民！”

一顿饭就在这样欢乐又热血的氛围里结束了，最终决定李大钊和鲁迅一起陪着乔年去见老师，至于为什么不是陈仲甫.......

因为当天晚上陈延年特意给陈乔年打了个电话，内容简洁的堪比战时情报。

“请家长不许陈独秀去。”

一通电话二十秒，陈乔年连一句好都没说出来就被挂了电话。

他冲着李大钊摊摊手，表示自己压根没有回话的余地，也就只好拜托叔叔和豫才先生了。

李大钊和鲁迅简直乐意的很，毕竟被老师找家长这种事，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新鲜，听上去好有趣。

只有陈仲甫一脸受伤的坐在家里某个角落，撑着下巴叹气，心里想着儿子为什么要这么随自己，这性格就不能软一点嘛.......

***第二十四章***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赵纫兰去李大钊给他找的机构学习，而陈乔年，带着两位先生去了学校。

走近校园，又进了班，鲁迅还没有进过新中国的中学校园，一路上左看看右看看，总是在念叨着“甚好”。

陈乔年发现班级里没有班主任的身影，于是又带着二人向办公室走去。

路上遇到了几个同学，都笑着跟他打招呼，“桥年！这是你家长啊，还真来了，我以为过这么多天老师能忘了这茬呢.....”

那孩子是个话多的，没等陈乔年回话，又接着说，“哪个是你爸爸啊.......”他附在陈乔年耳边，“你家长这胡子很有民国那个味道嘛。”

陈乔年如今越来越皮，一听这个，直接冲着自己这同学介绍两位先生。

他用手掌示意鲁迅的方向，“这个，鲁迅先生，”然后又去挽李大钊的胳膊，“这位，李大钊先生。”

那同学叉着腰冲他翻了个白眼，胡乱揉了两把陈乔年的头发，“说你胖你还喘上了，净拿伟人开玩笑。”

“我可没有.....”

俩人正闹腾着，班主任恰好从拐角处上来，看到陈乔年，直奔他们而来。

“来的挺早啊乔年，”老师看了眼乔年，又把目光放到李大钊鲁迅二人身上，依次和两人握了握手，“您好，您好，我是乔年班主任，您二位....谁是孩子父亲？”

这一问，可给俩人难住了，父亲......孩子他哥不让孩子他爹来啊........

“啊....那个....父亲有事儿，我是他叔叔，啊，这个也是他叔叔......”

“谁说我有事！”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陈乔年惊讶的抬起头，李大钊和鲁迅也猛地回头循着声音望过去，一副“我就知道得这样”的表情。

陈仲甫直接走到老师面前，和班主任握了握手，“老师您好，我是陈乔年的父亲陈独.......”

“陈乾生！”李大钊被陈仲甫差点就脱口而出的“陈独秀”吓得一愣，赶紧接过话茬喊了句“陈乾生”，堪堪憋停了陈仲甫说自己真名的脚步。

几人对视一眼，脸上如出一辙的心有余悸，这万一说出真名，他们可不好解释。

老师略带疑惑的看着这几人，没有深究，礼貌的把几位家长连带着陈乔年一起带进了办公室。

“找家长来啊，主要就是想说说，上次我们出去接受爱国教育那事，陈桥年不仅偷偷带来一个高中生混在队伍里，后来还和那个高中生，还有两个社会闲散人员一起跑走了，脱离了队伍.........”

老师边说边看陈仲甫和鲁迅，越看越觉得眼熟，越看越觉得这俩人在哪见过，越看越觉得......这不就是那俩所谓的“社会闲散人员”么........

李大钊眼看着这年轻教师表情的变化，心里担心要坏事，一个箭步走过去把俩人的脸挡在身后，“啊，乔年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怎么能擅自带人呢，又怎么能擅自离队呢，还跟社会闲散人员跑，万一是坏人怎么办，你哥不是每天都跟你说嘛，不要搭理社会闲散人员，少跟社会闲散人员说话，你得听你哥哥的话，听老师的话啊，不要乱跑知道吗.......”

李大钊这边转移着老师的注意力，背后使劲挥手让俩人赶紧溜，不然一会被认出来，虽说过后时空自会修复人的记忆，可当下也是不好解决的，何况李大钊始终不那么信任所谓的“时空的修复”。

于是鲁迅拽着陈仲甫，在李大钊的掩护下退出了办公室。

二人出来了，到不急着走，毕竟还得等李大钊，所以干脆四处逛逛。

两人沿着教学楼一圈一圈的走，天还早，大部分班都在早读。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

周围朗朗读书声余音绕梁，陈仲甫听着熟悉，随着鲁迅一起停下了脚步。

“豫才，这你写的吧。”

鲁迅早就偷偷趴到门缝处向里看了，听到陈仲甫的问话，还颇为骄傲的狠狠点了点头，嘴角向上翘着，连胡子都飞了几根。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的早读结束，二人停留的那个班恰好第一节语文课，就听见里面传出了讲课的声音。

“不用翻了，还是那篇课文，记得背诵啊，咱们这周四语文课检查.......然后拿出来你们的练习册，昨天作业都写了吧，没写的自己站起来去后面站着....... ”

“翻到咱们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那一节，咱们接着上节课讲......在文中的横线填上恰当的动词，并理解这些东西的作用.......有没有人来说说动词的作用........没人啊，那行，还我说.......”

陈仲甫在一旁用肩膀撞撞鲁迅，“什么作用。”

鲁迅白他一眼，并不说话。

“都准备好你们的笔，把老师说的好好记下来，别下次又不会，其实都是套路知道吗......一系列动词的运用，准确。生动地描绘出捕鸟的全过程，也从捕鸟的活动中写出了儿童的兴奋、惊喜之情......”

鲁迅不再笑了，渐渐皱起了眉，“现在都这么教文学？都是套路？”

“你别看我，我哪知道去。”

老师这边再三强调陈乔年以后不许不听指挥乱跑以后，就没有再多留，放了陈乔年回去上课，李大钊和老师道别，也出了办公室，他知道鲁迅二人定在等他，所以一层一层的找，就找到了在这趴人家门缝的鲁迅和陈仲甫，又恰好听到了那个问句。

“应试教育的弊端......但你也绝不能说它没有用处。”李大钊接过了这个问题。

“有些问题，实在是过度解读我了。”

“我们和他们之间，隔了几十年，人们想追寻你的脚步，想剖析你的思想，想学习你的写作，就免不了会过度解读，倒也不是坏事，我们已经变成一个载体，或者说是，一个传送带了。”

“人们从我们身上汲取他们前进所需的营养，也解读出一些也许本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但他们并不能准确的知道到底哪些是正确解读而哪些又过度了，可如今看来，这其实没那么重要.......人们需要我们做载体，需要借助我们的力量，那就继续为他们发挥余热嘛。”

“守常还是这么通透啊哈哈哈哈.......”

“我也就占点比你们早来几个月的便宜，提早熟知了现在的事情......”

“净瞎谦虚......”

几人小声聊着天，准备向校外走去，陈仲甫和鲁迅还需要去学校办些手续，不过索性初中生都六七点上学，比大学早很多，他们还有些时间。

三人在走廊上走着，恰好下了第一节早课，寂静的校园瞬间吵闹起来，玩闹声，笑声，他们并不觉得吵，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舒心。

大概有几个是刚刚上完语文课的孩子，冲着同伴哀嚎着“为什么迅哥儿要写那么多文章啊！背不过啊背不过啊呜呜呜......”

三人边走边笑，听到这么一句更是笑得肆意，鲁迅自顾自的接话。

“因为迅哥儿写东西的时候快乐且酣畅啊。”

陈仲甫走过去勾住了鲁迅的肩膀，“因为迅哥儿为国为民，挥斥方遒。”

***第二十五章***

十月份的北京已经说得上深秋，青绿色的天空下全是落不完的叶子，一旦下雨，水汽直往人骨缝里钻。

几人早晨出门的时候还晴空万里，傍晚回家却和瓢泼大雨撞个满怀。

赵纫兰是在补习机构上的课，时间安排略微随意些，回家也早，恰好赶在雨点落下前进了门，她知道这一大家子没一个带伞的，所以刚进家门又拿了全部的雨伞夺门而出。

边下楼边盘算到底走怎么样个路线——

憨坨仲甫先生和中夏都在北大，可以一并送过去，不过大学学校设施全，兴许可以买到雨伞，就算买不到，那里傍晚也能留人。

豫才先生在北师大，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世炎上高中，放学是几人里最晚的一个。

挨个想了一遍，赵纫兰决定先去接陈乔年。

等到了学校门口，赵纫兰一眼看到了缩在保安亭下面的陈乔年，她正想过去接他，却看到陈乔年直接向雨里跑去——大概是想就这样直接跑回家。

“乔年！乔年！这儿！”

赵纫兰边叫他边跑过去给陈乔年撑起了伞，“我正想去给你伞呢你怎么就直接往外跑啊，生病了怎么办，你们这个什么也不当回事的性子啊，什么时候能改改，一个两个那身体都跟借来的似的，一点也不珍惜..........坏了，你这么直接往雨里跑，那世炎肯定也这么干啊，快快快乔年，跟我一块去你世炎哥的学校...........”

赵世炎说起来放学晚，可也晚不到哪去，从陈乔年的学校到赵世炎那里又很是有些距离，生怕赶不上，二人匆匆上了去往北师大附中的公交车。

可赵纫兰坐在座位上随着车晃，没由来的心慌。

在路上她给李大钊等人发了短信，说自己去接世炎，让他们各自买把伞，先自己回家吧。

秋日本就天短，雨天更是昏暗，等赵纫兰二人到赵世炎学校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下，教学楼没有几盏灯亮着了，只有门口的保安亭还在莹莹发光。

“大爷，这，孩子们是走完了吗？”

“是啊，今天下雨，学校放学早，早就走完了，你看这都没人了。”

一听这个，赵纫兰本就不安的心一下子跳得更厉害了，陈乔年看出她的异样，轻轻去拉她的手，“没事的婶婶，世炎哥也许已经到家了呢，他那么厉害，现在又是太平年月，不会出事的，咱们回家看看他在不在。”

赵纫兰只能点点头，二人跟保安道别，向家走去。

走进小区，赵纫兰就一直望向家的方向，希望屋子亮着灯，希望那灯是赵世炎打开的。

灯确实亮着，可房门开开，所有人都在，唯独缺赵世炎。

“怎么了姐，出什么事了？”李大钊把满脸担忧的赵纫兰从陈乔年手里接过来。

“我们去世炎学校接他，可是没接到.......保安说学校早就放学了，孩子们都走光了。”

“你别急，世炎不是小孩子，不会出事的，他可能去哪玩了或者去买什么东西了.....”

“那你说这孩子也不知道和家里说一声，多让人担心啊，以后他上学还是偷偷带上手机吧......”

“这样，现在时间其实还早，我们再等半个小时，如果他还不回来，咱们就分头去找，好不好，你先喝点水，别太担心.....”李大钊一边安慰着赵纫兰，一边心里盘算着赵世炎可能去的地方，若是半个小时后他还不回来，自己总得安排这么多人都去哪，总不能没头苍蝇乱撞。

家里一群人焦急的等着人，而赵世炎，就这么淋着雨走在北京清冷的街上。

他其实也疑惑，为什么下起了雨自己就这么难过，明明早上看着乔年带两位先生去学校的时候还很高兴的和先生开玩笑说为什么不让自己去，怎么下午就成了这个样子，迷迷糊糊的就淋着雨上了街，心里难受的紧。

雨势很急，打在脸上冰冰冷冷，睫毛承不住太多的水，于是有些溅进了眼睛里，惹得眼睛止不住的发涩，起了红，泛出些滚烫的水。

赵世炎停下脚步了，他靠在街道一旁的墙上，微微喘着气，眯着眼向雨雾里看去，迷蒙中看到了那双自己爱了很久的眼睛。

他被捕前，那双眼睛最后一次望向他，里面全是泪，他总想擦去那些水，可是当时没伸手，过后竟是再也没机会。

赵世炎向前伸直胳膊，可手里只有不断砸向他手心的雨滴，没有他期待的那双手的温度。

十月的雨比七月的冷很多，北京的天气也不比上海的闷热，想起你了，连雨丝都变得清秀，滴滴答答的，就拼凑出好长的时光.......这瓢泼大雨的，很是有些不合时宜.....但实在是有点想你.......

赵世炎收回手，慢慢蹲下身子，瑟缩在一旁，头埋在臂弯里，静静的受着风受着雨，一动不动。

半个小时很快过去，几人心下也都开始或多或少的担忧，于是很快动作起来，受了李大钊安排，去各个地方寻找赵世炎。

他们过大街串小巷，仔细的看着每一处，生怕漏掉了哪里就错过了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几人的担忧更甚，陈乔年试图用刚刚劝赵纫兰的“太平年月”劝自己，可是不行。

根本不管用，理性告诉他这是新中国，没有流血没有牺牲，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外敌入侵......可曾经流过的血受过的伤经历过的折磨，都是刻进骨子里的，陈乔年很清楚的意识到，自己此时此刻在害怕，怕找到浑身是血的赵世炎。

他就这样浑浑噩噩的走，仔仔细细的搜，然后忽然在某个拐角处，看到了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的赵世炎。

“叔叔！世炎哥在这！”

不远处的李大钊听到喊声，赶忙向陈乔年这个方向跑来。

“怎么坐在这啊，这是干什么，世炎，世炎？”

赵世炎被这一大一小晃了起来，可淋了雨，又吹了这么久的风，已经有些不清醒了。

他睁开眼，看着面前的李大钊，分不清时间也记不起这是哪，只完完全全的记得，后来的李大钊死了。

“......先生.....先生！您快离开北京吧，北京不安全，很不安全，求求您了，走吧.......”

赵世炎的声音发着抖，不知是冻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李大钊看在眼里，觉得自己心要疼死了。

几个月来，他带着他们吃带着他们玩，连带着自己也开始学习如何幼稚些，眼看着他们一点一点像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了，可今天一场雨，似乎就是要告诉他，甭费劲了，都是白玩儿。

他走过去把赵世炎背了起来，“走吧乔年，回家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赵世炎不回家在外面淋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坐在马路边的角落里，只知道现在赵世炎趴在他的背上，身子有些抖，嘴里念着些什么。

雨势太大，前面很多话他听不清，直到回到了小区进了单元门，他才堪堪听见这么一句。

“夏之栩，你别喜欢我了，我1927年，是要死的。”

***第二十六章***

直到找到了赵世炎，几人才匆匆回了家，李大钊把赵世炎放回他原来在自己这住的时候的屋子，鲁迅又帮忙去把被褥抱了过来，陈仲甫在一旁手忙脚乱的要给孩子脱掉湿衣服，这么一折腾，赵世炎倒是清醒了些。

“仲甫先生，我自己来吧，你们不用担心我，也就是着了凉，我去冲个澡，一会就好了。”

说完赵世炎就站了起来，稳了稳身子，然后不顾几位先生的劝阻，径直走进了浴室。

李大钊暗暗的叹了口气，他看着那个倔强的背影，心下有了些对于今晚这情况的猜测。

他与夏之栩的最后一面就是一个雨天，此后天人相隔，竟是整整六十年。

李大钊把鲁迅抱来的褥子放好铺上床单，又把被子叠成了一个收着脚的长方形，这样等赵世炎钻进被窝，就会变成一个蛹形，而四处不会漏风。

收拾妥当，三个大人也出了屋，客厅沙发上邓中夏正和陈乔年说着什么，几人便一同凑过去加入这个聊天。

“在聊什么？”

“......我在想，我是不是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打软弱了.....”

“怎么这么想？”

“今天找世炎哥，我脑子里全是他浑身是血的样子，我忽然就.....忽然就很害怕，很害怕，我怕这些都是假的，我怕某一天我一睁眼，守常先生在绞刑架上，哥哥在乱刀下，世炎哥的身子孤零零的立着......”

说着话，陈乔年又看了一眼陈仲甫，吸了口气似乎想接着说什么，可到底是没了下文。

李大钊摸了摸陈乔年的头，轻轻把陈乔年揽在环里，“先反驳你第一句啊，哪来的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啊，你现在享受的义务教育，那能是资本主义糖衣炮弹吗，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你要说比原来吃得好穿得好也叫资本主义糖衣炮弹，那这就太不对了，你自己都得反驳吧。”

陈乔年点点头，李大钊接着说，“再反驳你说的‘软弱’，这不叫软弱，这太正常啦，谁都喜欢美好的生活，更何况......是我们那么多重要的人都还活着，都在身边的新生活。”

鲁迅开了口，“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假如这一切都是假的，中国依然羸弱，国破山河也破，内外混战人民苦楚，”鲁迅直直的看着陈乔年，“要你重来一次，你还肯死吗。”

陈乔年终于开始笑了，笑得无比灿烂，像个得了糖的小孩子。

“肯！”

新中国盛世下的孩子们因为得了喜欢的玩具而心满意足，旧中国的孩子因为可以为国而死埋骨青山而开怀大笑。

陈仲甫在一旁悄悄看自己这个儿子，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骄傲里混着心疼，杂糅在一起，他实在是有些想狠狠抱一抱陈乔年的冲动。

这边几人热热闹闹的聊着天，赵世炎也终于洗好了澡从浴室出来，有些头晕，于是跟这一大家子说了声，便回到自己的屋子睡觉去了。

雨天是很适合睡眠的，把窗户开出个小缝，裹好软乎乎的被子，美美睡上一觉，只觉得浑身舒适，夜逐渐深了，还在客厅的几位也贪恋起这甜甜的梦乡，互相道了别，回到各自的屋子上了床，沉沉睡去。

第二天清晨，陈乔年都快吃完早饭要出门了，也不见一向起早的赵世炎出来，不禁疑惑。

“婶婶，世炎哥怎么还不出来啊，不应该啊，不会生病了吧。”

“还真没准，昨天淋了雨——你别操心了，吃完快去上学，一会我去看看他。”

陈乔年点点头，抄起碗喝完了最后一点粥，然后出门向学校走去。

赵纫兰草草收拾了桌子，嘱咐李大钊把碗洗了，自己端着碗专门备给赵世炎的热粥，推开了房门。

房间里赵世炎的床上拱出一个牛角面包似的形状，顶端的被子处留了个小缝，有几缕头发露出来，随着被子里人的呼吸不时被吹起来，赵纫兰看着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小孩就忍不住的笑，心想“还知道给自己留个呼吸的缝”，轻手轻脚的走过去，把粥放到床头柜上，然后轻轻地拍拍他。

“世炎，怎么还不起床，是不是不舒服啊，我一会给你班主任请个假，今天别去了......”

被子里有了些动静，赵世炎扒拉着那唯一可供呼吸的小口，从里面探出头，眼睛里还有些因为刚睡醒而渗出的生理泪水，冲着赵纫兰眨巴眼，小声的喊她一句“师母”。

那声音软软的，挂着浓重的鼻音，赵纫兰上辈子几乎没看到过赵世炎这个样子，这辈子见了，就觉得自己心都要化了，连说话都忍不住的更加轻声细语，甚至像是在哄一个小孩子。

“诶，师母在呢，给你端了粥来，一会起来把粥喝了，然后来，”赵纫兰拿出一个体温计甩了甩，“把体温计夹上，你这肯定感冒了，保不齐还发烧，一会喝了粥吃点药，然后再睡会儿，今天就别上学了。”

赵世炎挣扎着要爬起来，“我哪有那么脆弱，学还是要上的，我没事，喝点粥就行，不用吃药。”

结果连手腕都在发软，一个没撑住，又倒回了被窝里，赵纫兰着了急，“这叫没事啊，不行，你今天必须听我的，我给你请假，休息几天，你肯定是昨天淋了雨——你昨天洗澡的时候是不是水开太烫了——先淋雨，再热水一激，就发烧了，这么大人了也不知道好好照顾自己你说说......”

赵纫兰看他不再反驳，把粥端给他，盯着他尽数喝下然后收了碗，把人又按回床上，掖了掖被角，叮嘱他夹紧体温计，这才放心的出去，把这最后一个碗递给依然奋斗在厨房一线的李大钊同志。

洗好碗，李大钊进了赵世炎的屋子，恰好体温计的时间到了，他拿出一看，心里着了急。

“姐，咱家有退烧药吗，世炎都快三十九度了，实在不行一会带他去医院吧。”

“有，有退烧药，”赵纫兰拿着找好的药也进了屋，和李大钊一起守在迷迷糊糊的小孩床前，“饭后半小时服用，正好让他再睡会，一会到点了再叫起来吃药。”

“那行，你看着他点，我今天课不多，中午就能回来，等我回来了和你一起照顾他。”

“你放心吧。”

嘱咐了些事情，李大钊这才出了门，留赵纫兰在家照顾赵世炎。

半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中午很快就到，李大钊闻着香味就回了家。

“做什么好吃的呢~哟，红烧猪蹄，姐你不厚道啊，世炎生病可是不能吃肉，这多馋人呐哈哈哈......”

“诶哟，你瞧我这脑子，我光想着给他好好补补，结果忘了感冒发烧不能吃大鱼大肉了，”赵纫兰拍拍自己的脑门，笑自己忘了这茬，“那得了，世炎只好看着我们吃肉了。”

俩人正说笑着，鲁迅和邓中夏也进了家门。

“仲甫呢？”

“仲甫先生下午还有课，中午在学校吃。”

“行，那快洗手吧，你们先盛饭，我去看看世炎。”

于是李大钊进了赵世炎的屋子，被子还是早晨那牛角包的形状，人也还是缩在里面，露出几缕头发的小狐狸模样。

李大钊坐到床边去轻轻试探他的额头，感觉比早晨凉了些，这才稍稍放心。

他轻轻拍拍赵世炎，“世炎，感觉好点了吗，起床吃饭了。”

赵世炎听到动静，象征性的动了动，却不见要起的样子，扭个头就要接着睡去，“世炎，赵世炎小同志，起床吃饭啦，不吃饭怎么吃药啊，不吃药病怎么好......”

赵世炎又一个翻身，无意识的拱到了李大钊怀里，嘟嘟囔囔的说了句话，李大钊没听清，只好低头把耳朵离他再近一点，要他再说一便。

“你说什么？”

“.....药太苦了....不想吃.....”

李大钊搂着怀里这难得撒娇的小孩，止不住的笑，边笑边拍拍他的背，“不吃药可不行.....”

“就是的，可得吃药啊世炎。”鲁迅从门外走进来，接了李大钊的话。

***第二十七章***

鲁迅手里还端着赵纫兰做的香喷喷的大猪蹄，在一旁刺激赵世炎，“哇，好香，你师母做的饭就是好吃，世炎可得吃药，不吃药病就不好，病不好就没法吃大肘子，不吃大肘子就不幸福......”

赵世炎差不多醒盹了，可生了病再加上生活安逸，人就会比平日里软一些，他依然窝在李大钊怀里，冲着鲁迅手里的大猪蹄舔了舔嘴角。

鲁迅看他这幅馋嘴的小孩样就忍不住想逗他，于是他拿着猪蹄凑近到赵世炎鼻子旁试图馋馋他，结果没想到，赵世炎直接一口咬了上去。

给鲁迅吓一跳，惹得李大钊哭笑不得。

“我说世炎，你这嘴也太快了，行了行了，都这样了那吃一块就吃一块吧，但是别再多吃了啊，生着病呢别吃大鱼大肉，还这么咸......”鲁迅赶紧把猪蹄从赵世炎嘴里救回来，一本正经的叫他少吃肉，自己嘴里却啃的不亦乐乎。

李大钊紧了紧搂着赵世炎的胳膊，好让他靠着舒服些，然后点点赵世炎的鼻尖，“你怎么像只小狐狸似的，见着肉就不撒嘴。”

赵世炎撇撇嘴，“我嘴里没味嘛......”

邓中夏见这仨人半天也不出来，干脆进来看看，一进屋就看到了窝在李大钊怀里的赵世炎，嘴角还挂着点猪蹄的酱汁，“噗哈哈，我说世炎，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赵世炎冲他扮个鬼脸，“我乐意。”

“行行行~你乐意，那赵世炎小朋友快起床吃饭行不行。”

赵世炎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行，吃饭！”

然而此时此刻坐在饭桌前的赵世炎无比后悔听信了邓中夏的“谗言”，他就不应该起床。

饭桌上人手一个红烧猪蹄，只有他面前是淡的不能再淡的粥，以及一些绿叶菜。

赵世炎眨着眼睛一副委委屈屈的样子看着自家师母，“师母——师母啊，我也想吃猪蹄啊——”

赵纫兰知道自己绝对会心软，于是干脆不看他，“不行，你别使这招，不能吃就是不能吃，别想迷惑我。”

撒娇无果，赵世炎只好认命的扒拉着面前能淡出鸟的饭菜，欲哭无泪，只希望自己这病快点好。

吃过饭，赵纫兰去给赵世炎准备药，虽说如今很多药都有糖衣，可偏偏赵纫兰准备的是冲剂。赵世炎看着赵纫兰的动作就已经感觉舌根发苦了，于是趁人不注意，溜回了自己的屋子把自己埋进被子里开始装睡。

但很不幸，被李大钊识破了。

李大钊把埋在被子里的赵世炎扒拉出来，放了块糖在赵世炎手心里，“嘘，我偷的豫才的，别让他知道了.....一会喝完药你吃了糖就不苦了。”

赵世炎乖巧的看着李大钊，下一秒探出头向屋外喊去，“周伯伯！我先生偷你糖！”

“诶诶！你干嘛！”李大钊敲敲赵世炎的小脑壳，到底还是宠，敲完又给揉揉，“为了不吃药你可真行啊。”

“我这叫斗争经验丰富。”

鲁迅闻声而来，“你可拉到吧，”，他背起手，在屋子里转悠着逗赵世炎，“你真傻，真的，你单知道我是个爱吃的，尤其爱糖。你不知道我更喜欢看小孩吃药，况且我有很多糖，完全够吃。”

赵世炎看着套着祥林嫂句式的鲁迅在屋子里踱步，长长叹了口气，把自己摔回床上，“看来是躲不过了。”

李大钊端起药，“那就快喝吧，喝完再睡会儿。”

赵世炎认命的点点头，他要是真有狐狸耳朵，此刻一定耷拉着。

赵世炎捏着鼻子灌完了药，又赶紧往嘴里塞了一块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等着甜味驱散嘴里的苦。

李大钊和鲁迅嘱咐了他几句好好休息，也相继出了屋去到客厅，不再打扰他。

赵世炎这一觉直接睡到了傍晚，陈乔年都回家了他还没醒。

屋子里黑漆漆，门缝处漏了些客厅的光进来，有说话声和烟火气，赵世炎就在这样的氛围里悠悠转醒。

他没动，只躺着，听着门外令人安心的声音，回想着自己的梦。

梦里是一片红，和那个雨天夏之栩噙着泪的眼睛。

赵世炎从被子里伸出手，向着黑暗处虚虚一握，指尖转了转——他在描绘爱人的形状。

李大钊恰好推门进来，轻轻走到他床前，赵世炎手还悬着，扭头去看进来屋里的人。

“先生，她怨我。”

***第二十八章***

“先生，她怨我。”

“瞎想。”

“……我想她了……”

李大钊轻轻擦掉他额头处因做梦渗出的汗，“那就等她来。”

“她等了你六十年，这次换你等她了。”

赵世炎收回一直悬着的手，轻轻捏了捏被角，望着黑暗处温柔的笑，“……好，等她。”

秋日是最不禁过的，几场秋雨润到土里，染黄大片大片的叶子，北风一吹，就飘飘荡荡尽数而下。

隆冬将至。

大学一般放假早，陈延年从上海回到家的时候，陈乔年赵世炎的学校都还没放假，倒是给了陈延年接送弟弟上下学的机会。

不得不说，陈乔年学校门口那小吃一条街实在是强大，烤冷面煎饼果子麻辣烫麻辣拌，要什么有什么应有尽有，陈延年过惯了苦行僧似的生活，到大学也顶多就是换着食堂吃，偶尔班级聚会出去大家一起吃一顿，可没吃过这么多街边小吃。

他一路走一路看，各种香味儿混着往鼻子里钻，很罕见的居然发了馋。

等人的时间并不长，陈乔年知道这几天有哥哥接他放学，每次出来的都很快。

“哥哥！”

“诶，这儿！”

陈乔年向陈延年挥挥手，然后脚底像安了弹簧似的直接把自己砸进了陈延年怀里。

陈延年被撞的往后退了退，但搂着陈乔年的手却紧紧的，生怕他摔了。

“我说乔年，你最近胖了不少啊。”陈延年一边说一边捏了捏陈乔年藏在校服下的小肚子。

“我哪有我哪有……我顶多胖了一点，就那么点。”陈乔年把手握起来，拇指和食指捏起，中间留了一个小小的缝，以此显示那么点是多少。

陈延年生前被人称“黑面武生”，就是因为他不苟言笑，这辈子也时常被同学说高冷，说他可能没长笑肌。

其实他们只是没赶上正确的时候，就比如现在，捏着弟弟才长出来的小肚子，看着弟弟比比划划的手指，陈延年笑得无比开心。

“诶呀哥，你别笑了，虽然胖了吧…………但是那些吃的真的好好吃好好吃！”

陈延年本就有些想尝尝，正愁不知道怎么开口呢，陈乔年主动提了，他干脆顺着问，引着陈乔年往下说。

“真的？”

“真的真的！我带你尝尝！”

陈乔年拽着陈延年直奔烤冷面而去，刚往前走两步又忽然定住，转过头伸出根手指指着陈延年，“不许说不，必须陪我吃。”

陈延年憋着笑，装作无奈的样子冲他“不情不愿”的点了点头，“吃吃，陪你吃行了吧。”

两人就这么晃晃悠悠回了家，还没进屋就闻到了熟悉的饭香味，几乎可以闭着眼靠鼻子闻着味进家门。

“回来啦陈延年同志，陈乔年同志。”现在的陈仲甫已经不是原来的陈仲甫了，现在的陈仲甫内心无比强大。

用他自己的话说，“延年管我叫同志，那我也管他叫同志，这有什么嘛，你说他跟我较什么劲，来了之后我可是特意去看过历史的，这不就让我知道了，当时找不着我他都开始哭了，你说现在天天能见着我干嘛还这么较劲......”

当时的鲁迅再一次想用手边吃的砸他，但到底还是没有。

李大钊从此有了一句一箭双雕的话——

“仲甫兄，你到现在还好好活着，一定要感谢豫才的贪吃。”

进了门，陈延年看陈仲甫一眼，不耐烦的抿抿嘴——当然了，陈仲甫并不觉得那是真的不耐烦——然后伸出手跟陈仲甫握了握，“你好陈独秀同志。”

陈乔年也跟在自家哥哥后面，跟自己老爹握了握手“晚上好陈独秀同志。”

屋子里一众人等早就习惯了这父子仨别别扭扭的气场，见怪不怪了，看书的看书看电视的看电视做饭的做饭，根本不在意门口的事情，兄弟俩进了屋子就进厨房帮厨了，独留陈仲甫一人在门口站着。

末了，他挑挑眉，大手呼噜了两下自己的头发，自顾自的也进了屋。

饭菜盛好上桌，这一大家子也挨个坐了过来准备开饭，等了些时间，却迟迟不见李大钊的人影。

“诶？守常呢？怎么还不来吃饭。”

“守常——守常来吃饭啦——”

众人呼唤了几句，李大钊这才从洗漱间里慢悠悠的出来。

然后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

“先生，您这胡子怎么......”赵世炎直接放下了筷子跑到李大钊身边，甚至还伸手扒拉扒拉没剃干净的小胡茬。

李大钊拽住孩子乱动的爪子，眼睛看着鲁迅等人，“你们净催我，你看没刮好吧，还被孩子发现了。”

鲁迅瞥他一眼，无奈的眨眨眼，陈仲甫接话，“那谁知道你刮胡子呢，你干嘛把胡子刮了，你干嘛吃饭之前刮，你干嘛刮胡子都不告诉我们一声，你不告诉我们就算了你怎么连弟妹都不告诉.....”

“行了行了你那个嘴最近怎么那么碎，延年回来了你激动是不是.....这不是想给姐，给你们一个惊喜嘛。”

鲁迅咽下一口菜，开了口，“诶，不是惊喜，是惊吓，看不惯看不惯。”

“没事，时间长了你就看得惯了。”

“叔叔，您为什么把胡子刮了啊？”

赵世炎坐回了自己的位子，李大钊也终于来到了饭桌前，“咱们这一桌人，生于旧社会，死于旧社会，重生于新中国。”

“原先不想刮，总觉得那胡子是我的一部分，也不敢刮，那时还没接到姐，没接到仲甫豫才等等好多人，怕你们认不出我，我总想着，你们来了，这里的很多东西都是陌生的，我总得让你们在我身上寻到一些熟悉的气息，这样大概可以多些安全感。”

“后来，人逐渐多了，我们都逐渐适应，我想我们一定有还没来的同志，但没关系，我们聚在一起，就可以给新来的人浓浓的熟悉感了，我这胡子啊，没什么用了。”

“况且，时代在进步，我们不能停滞不前，今天我刮掉几乎陪伴我一生的胡子，就是以此明志，对旧中国的责任我尽到了，而新中国的责任，我——我们——也该担起来了。”

“好！”李大钊说完话，屋子里原本静悄悄的，赵世炎这一声“好”伴着他噼里啪啦的掌声，给几人都吓一跳，邓中夏在一旁笑着轻轻给他一拳。

“诶哟世炎，你就吓死你陈伯伯了。”陈仲甫手捂着心脏，一副柔弱的样子。

自打陈延年回家，陈仲甫经常时不时来这么一下，希望儿子可以关心关心自己。

然而陈延年翻了个白眼，然后跟着赵世炎一起使劲给李大钊鼓掌。

屋子里一瞬间沸腾。

人们正色起来，陈仲甫也不闹了，拿自己的碗去撞李大钊的碗，发出清脆的声响，“上辈子我们为中华之崛起。”

“这辈子我们为中华之复兴！”

***第二十九章***

冬日的冷逐渐刺骨，眼瞅着就到了年关，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大都是红色的，道路两侧的路灯下也挂着红彤彤的灯笼，超市里放着年年都放的那首“我恭喜你发财”，小孩子穿梭在货架中，大人们只能一排一排的找自己的孩子，好不热闹。

陈乔年和赵世炎的中学终于也放了假，两人背着一书包的寒假作业回了家，尤其是陈乔年，由于中考逼近，初三的学生总是更累些。

日子走得向来不慢，歌谣里唱的“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扫房日.....”，转眼就到了各人眼前。

这天清晨，邓中夏起的格外的早，甚至比李大钊还要早上半个时辰，他悄悄地起了床，分别去看了看还在睡着的鲁迅和赵世炎——陈延年回了家，赵世炎为了这父子仨有朝一日的和好，自然是又搬回了鲁迅的住处。

邓中夏帮两人把门关好，然后开始打扫卫生。

从客厅开始，先扫了一遍地，然后去把拖把涮好水，从里到外一点一点墩着。一般地拖一遍是不会太干净的，所以他又去涮了墩布，然后走出来墩第二遍，两便下来，那白色的瓷砖就亮的反光了。

做完这些，他又去把全家的桌子椅子沙发背挨个擦了一遍，擦得锃亮。

最后一步，是擦玻璃。

前几天逛超市乔年买回来了个新鲜玩意，专门用来清理露在外面的玻璃，他还没试过，这次正好用上。

那东西由一根绳子拴着，绳子两头都是嵌了吸铁石的抓手，上面粘着专属抹布，这样，只需要把其中一个放在外面，另一个从屋子内对准外面的那个，就可以同时擦两面的玻璃，完全解决了人们擦不到外玻璃的问题。

邓中夏擦得起劲，脑子里思考的东西却已经跟打扫卫生没什么关系了。

他起的这样早，努力的为这个大家庭做些什么，其实是融了些离别的伤感在里面的——

他要去南京了，在不差几天就要到除夕夜的日子。

来到新中国这么多天，他总会想起那个夏末艳阳中搀着些凉的日子，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里，李大钊的那些话，他没日没夜的想起。

“中夏，你听说过慰安妇吗。”

“她们当中有些人，还活着。”

“可一辈子了，到现在都没等来哪怕一句对不起。”

那天莹莹烛火下的悲恸，至今还压抑在他梦里。

从南京回来，他一头扎进这段满江尸骨血肉沉积的历史里，在北大的图书馆，他读了一切与之有关的书，又学着用电脑，去看所有讲述那段历史的东西。

最后，他开始寻找有没有这样的志愿服务组织，然后在年关下，他终于要再度启程，去往南京。

太阳逐渐升起，屋子里已经被邓中夏收拾的干干净净，他现在早已去了李大钊的房子，帮着赵纫兰一起准备早饭。

鲁迅和赵世炎也相继睁开眼，狠狠伸了个懒腰，然后起床洗漱，准备去到他们的根据地——隔壁李大钊家。

“......世炎，你有没有觉得屋子里好像有些不一样。”

“.....怎么，好像变干净了.....诶对，中夏呢？”

两人叫了两声，不见有人答应，于是又去李大钊的屋子，扒着门框向里看，“先生，中夏哥在您这吗？”

“在啊，在，那不，厨房做饭呢。”

赵世炎走进去揽住邓中夏的肩膀，“你今天好勤快哦，有什么好事，如实招来。”

“啧，做饭呢做饭呢，一会儿糊了这些全交给你消灭。”

“啊，不要这么狠心嘛.....”

邓中夏用肩膀撞了撞他，“行啦，去外面坐着等饭吃吧，记得洗手。”

客厅里电视开着，正在放着《喜羊羊与灰太狼》，赵世炎看到这动画片，不知是哪个情节戳中了他笑点，竟是笑得停不下来。

“不是，这谁放的啊哈哈哈哈，还挺有意思。”

陈乔年恰好从厕所出来，看到自己的世炎哥笑成这个傻样子，忍不住扶额，“我说世炎哥，你多大了还看动画片。”

“诶，别瞎说，这可不是我调的。”

“我调的我调的，这不是想看看新闻嘛，然后按开电视我就忙别的去了，它就自己播了个这个.....你别说，还挺有意思，你看这狼，笨死了。”陈仲甫从书房里探出头，冲着客厅的两个孩子说到。

赵世炎冲着陈仲甫点点头，然后又转身去看陈乔年，“你父亲有时候还挺可爱的，是吧。”

说着话，赵世炎反手在身后朝着陈仲甫比了个大拇指，给陈仲甫乐的见牙不见眼，毕竟有这么个聪明能干还容易团结同志的孩子经常在儿子面前给自己说说好话，在追回自己这俩儿子的道路上一定能少许多坑。

***第三十章***

饭菜上桌，几人照例围了过去，开始热热闹闹的吃早餐。

只是和平常有些不同。

“怎么有酒，大早晨喝酒啊？”陈延年看着那瓶二锅头泛着疑惑。

邓中夏笑笑，给自己到了满满一杯，然后端着酒杯站了起来。

“就不给你们到了，早晨喝酒伤胃......今天啊，得跟各位辞行了。”

“辞行？你去哪啊？”

邓中夏仰头咽下满满一杯酒，然后把杯子倒扣在桌子上。

“南京。”

陈延年停下了正在夹菜的筷子，收回手抬起头看着邓中夏，“南京？”

“对，我每天都梦见，那些女孩在对我哭。”

邓中夏缓缓坐下，冲着几人快意的笑笑，“我用了各种方式，找了许多地方，才发现根本没有那样一个组织，去做这方面的事情。”

“她们没得到日本人的道歉，不能让她们连中国人的关怀都得不到。”

“所以我就牵头啦，也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前几天我们决定，今天启程。”

“去，陪她们，过一个年。”

李大钊和邓中夏之间隔着个鲁迅，所以他费劲巴拉的歪着身子越过鲁迅去拍邓中夏的肩膀，“好小伙子哈哈哈哈，去吧！我支持你！”

“不是，先别激动啊守常，”陈仲甫冲李大钊挥挥手示意他淡定，然后扭头去看邓中夏，“南京，你看电视上的新闻，闹雪灾.....”

“闹雪灾就更要去了，老人们生活困苦，没有物资保障，我们这趟去准备了许多东西。”

“我的意思是，去往南方的好多火车都停运了，火车站还滞留了好些人，你怎么去。”

“至少买到票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北京这边不太严重，应该还容易一些。”

邓中夏看着这一桌子人，“诶，你们就别打注意了，票本来就不好买，别跟回家心切的人民群众抢票啦，好好在北京呆着吧，这团聚后的第一个年，好好过。”

陈延年吊起一边嘴角笑着看他，“你哪个火车站的票？”

“北京西，怎么了。”

“看出来了，果然最近一心扑在南京的事情上，你都不关心我们呜呜呜。”赵世炎佯装委屈的看着邓中夏，被邓中夏轻轻一巴掌拍到了一边去。

“你就皮吧.....你们干嘛去了？”

陈乔年从一旁捂住了赵世炎的嘴，“不告诉他。”

赵世炎眨眨眼睛，附和的点点头。

吃过早饭，邓中夏去收拾下午出门需要带的东西，其他三个孩子趁他不注意，出了门——连日来，他们都在北京各个车站当志愿者。

大雪封路，其实北方还好，并没有电视上播报的广州那么紧张，可依然不轻松，去往南方的车次减少，大厅里的人比平日多上许多，人挤人的，难免有些烦躁。

而赵世炎三人以及一些其他的志愿者，就在车站里任劳任怨，帮有事情的家长看孩子，帮坐不住的老人找一个可以躺一躺的地方，时不时安抚一下因为火车晚点或是担心家人而焦躁的旅客。

邓中夏到车站时已经是下午了，陈仲甫李大钊等人一同来送他，密密麻麻的人群像一朵巨大的乌云，压在每个人心头，这样的场景连日来每天都会上演，四川江苏河南广东.....那么多城市，那么多人，窝在这冰冷冷的火车站里，只为了回家。

“今年这春节，不好过啊。”

“是啊......中夏也注意安全，南京那边比北京闹得严重，你注意保暖，带够吃的。”

“放心吧，我都多大的人了。”

“啧，我这都要走了，也不见那仨小子来送送我。”

“谁说我们不送你。”

陈乔年从背后拍了拍邓中夏，然后递给他一大兜子保暖用的东西。

邓中夏回过头，想起早晨吃饭的时候这仨人的神情，一下子知道了什么，“合着在这当志愿者呢啊，都不告诉我。”

“怎么样，还好吗？”邓中夏环顾整个车站。

“还行，北京没受太大的影响，只不过外来人口多，春运压力会大些，恰巧碰上雪灾，去南方的车次减少了，再加上有些车会晚点，所以时不时会滞留些人，滞留的大多也是南方的.....不过索性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滞留，人们情绪也都还好。”

几人都暗暗叹了口气，希望这场灾难快快过去。

说着话，检票通道就开启了，邓中夏随着拥挤的人流费劲的上了车，然后透过车厢的窗户向外面几人挥手告别。

***第三十一章***

邓中夏就这样启了程，去往那个和他有太多牵连的城市。

转眼到了年根儿底下，持续了近一个月的雪灾也终于在除夕这天结束。

年三十儿一大早，李大钊就开始动员全家人一起准备年夜饭。

“我说我亲爱的先生，您怎么总喜欢大早上做晚饭啊~”

“你管我，看你的喜羊羊去。”

“诶，不对，我可不看喜羊羊，明明是陈伯伯打开的，自从上次无意间发现了这动画片，他就一发不可收拾，而且，”赵世炎凑近了些，附在李大钊耳边，“他还总是试图拽上延年乔年一起看。”

赵纫兰把剃好虾线的虾放到一旁备用，然后边准备其他的菜边看了眼李大钊，“你们猜那天仲甫先生问我什么来着。”

“问什么啊？”

“他问我，咱俩是怎么养孩子的，说世炎跟咱俩亲的呀，跟亲生的似的，为什么自己的亲儿子像捡来的。”

赵世炎想到什么似的噗嗤一笑，“师母您告诉他，因为我的字是‘琴生’啊哈哈哈哈哈，只要字取得好，儿子没处跑。”

厨房里热热闹闹的三个人和客厅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仲甫带着俩孩子大眼瞪小眼的盯着电视里正播出的《喜羊羊与灰太狼》，陈延年这次到是很给陈仲甫面子，在他身边不远处坐着，并且看着——至少表面上是看着——陈仲甫找的节目。

一集也就十几分钟，没看一会儿，就演到了那每集必定出现的情景。

陈延年看着电视里的灰太狼喊着那句“我一定会回来的！”消失在天空上最后变成一个银灰色的小点儿，忽然就开始笑，笑着笑着还扭头去看陈仲甫。

陈仲甫看看飞走的灰太狼又看看笑着看自己的陈延年，抱紧了自己的两个胳膊，向沙发一角缩了缩。

过后他偷偷去厨房找赵世炎，“世炎，你说延年是不是特别恨我，他会不会想谋杀亲父。”

“噗哈哈哈陈伯伯，您这整天都在想什么啊，还谋杀亲父......”赵世炎的调皮总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诶，在延年眼里，他没亲父，只有亲弟弟和亲叔叔。”

“不是吧世炎，我都这样了你就不要刺激我了吧。”陈仲甫一脸受伤的样子。

赵世炎终于绷不住了笑了出来，“行啦，您就瞎想吧，怎么可能谋杀亲父嘛，伯伯，相信我，他很爱您。”

“可也正因为他爱您，所以您给他带来的伤害，真的太大了。”

“陈延年这个人，面冷心热，无比清醒，他很少情绪失控，可是在法兰西的时候，只要我一提起您，提起当时我们信仰着而他还未信仰的共产主义，他一定跟我红脸，一个人只要一提起您，提起与您有关的事物，心里就难过就憋屈就生气，可偏偏还为您哭过，您摸摸自己的心，还感受不到爱吗。”

李大钊在一旁接话，“就是的，你也不想想，他俩既然肯叫我叔叔，那就说明了有朝一日，也会叫你爸爸的。”

“诶哟你们爷俩儿挺懂啊，行啦，那我就放心了，老脸我也不要了，天大地大儿子最大，延年乔年，爸爸来啦~”陈仲甫眯着眼冲着客厅的俩兄弟笑，小声的嘟囔着。

早已把喜羊羊换成新闻联播并且看的起劲的陈延年感觉自己侧面传来一道肉麻无比的目光，他无声的翻了个白眼。

门口响起开门声，是鲁迅拎着一大兜子吃的进了家。

“这回年货可多了啊，豫才你是把超市搬空了吗哈哈哈哈。”

“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不买多点哪够吃。”

鲁迅把东西放到客厅桌子上，然后冲陈乔年招招手，“走乔年，再陪我出去一趟，咱买点大件的。”

受不了自家老爹肉麻的要死的目光，陈延年跟着陈乔年一块站起来，“周叔我也去！”

陈仲甫看着远去的背影，撇撇嘴。

“行啦行啦，别看了，你儿子丢不了，快快，过来帮厨。”李大钊又把陈仲甫拽回了厨房。

鲁迅这边，三人来到街边卖烟火的地方——这就是他所说的大件儿。

***第三十二章***

老板不大不小的店铺里堆满了炮，威力大的如挂鞭二踢脚大花炮，威力小的如摔炮仙女棒，等等等等应有尽有。

虽说炮这个东西自古就有，可随着时代发展，各种各样好玩的新式炮仗也是层出不穷，陈乔年看着稀奇，动动这个戳戳那个，每种都想买。

陈延年就跟在陈乔年屁股后面，他动哪个陈延年就指着哪个跟老板说包一些，结果一圈下来，三人大包小包手上几乎没空地，回到家陈仲甫一开门，又是那熟悉的句式。

“你们是把炮仗店搬空了吗！？”

鲁迅瞥他一眼，也照例，“咱们这么一大家子人，不买多点哪够玩。”

做饭的做饭，置办年货的置办年货，一晃眼的功夫，太阳就向西摇摇欲坠了。

在二十一世纪的零几年代，春晚还是家家户户的必备节目，过年前后几天也总能听见放炮的声音，一团一团的在天上炸响，甚是吵闹，可也令人心安。

随着天逐渐暗下来，李大钊从早就开始准备的盛大的年夜饭终于收尾，电视上新闻联播已经播完，再过半个小时，热热闹闹的主持声就会响起，春晚即将拉开序幕。

饭菜一样一样的摆上桌，赵纫兰下楼去叫等不及已经开始放炮的仨孩子回家吃饭，

屋子里三个大人就趁这个时间把春联和福字贴好在门口，三幅对联贴完，赵纫兰和几个孩子也回到了家。

“哟，回来啦！快进来拖鞋洗手，吃饭了。”

“就是就是，一会那什么，春晚就开始了，咱还没看过呢，新鲜玩意儿，你们赶紧洗了手坐过来，准备看电视了。”

“来啦来啦，好香啊~”

“那是，也不看谁做的，我师母的手艺，那叫一个绝。”

......

一群人边聊边坐下开始吃饭，春晚也在这个时候开始了。

这样的大型盛会总是歌舞开场的，《飞向春天》《中华全家福》，热热闹闹喜庆无比，让人觉得音乐都是红色的。

“来守常，豫才，咱仨碰一个。”陈仲甫高兴，酒喝得就多，这边和自己俩兄弟碰了杯，转头又去找三个孩子。

“延年乔年，世炎，咱也.......”

话没说完，被陈延年打断了，“我有六不，世炎也早就戒了酒，乔年还小，没人陪你喝，要喝自己喝。”

陈仲甫撇撇嘴，丢给自己儿子一个白眼，“好嘛，我自己喝，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大钊在一旁笑着看他们，附在赵纫兰耳边说着不为人知的悄悄话，说完两人对视一笑，李大钊又站起来给赵纫兰夹了好多她够不着的菜，尽数放到她盘子里。

“没事我够得着。”

“哪够得着了，我觉得你够不着。”

鲁迅在一旁“啧啧”两声，摇着头看李大钊，“憨坨，你越发肉麻了。”

李大钊头也不抬，“那你是不希望你的小刺猬来咯？”

鲁迅嚼着东西的嘴停下了，过了会，他咽下口中的食物，又“啧”了一声，“你说现在的人，他们学我的文章就好了嘛，为什么连我的书信也要公开面世......”

陈乔年鼓着腮帮子看鲁迅，“周叔叔，您害羞啦。”

看到鲁迅难以言喻的表情和陈乔年那无辜的大眼睛，赵世炎扑哧一声笑出来。

陈延年用肩膀撞了撞赵世炎，“诶，给周叔留点面子。”

此时的鲁迅表示，好想小刺猬，有小刺猬自己就不会这么尴尬，就不会羡慕守常........实在不行，小刺猬来不了的话......那就很想要个地缝，想钻进去.......

聊着天扯着皮的几人，忽然发现背景音换了，似乎不再是歌舞，于是几人齐刷刷的向电视看去。

“观众朋友们——过年好啊——人逢喜事心欢笑，老夫妻重拍新婚照，穿上婚纱燕尾服，就等于新被面裹着老被套——”

“请出示身份证房产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

“看这是我本人不？”

“是的。”

“这是我老婆不？”

“不一定。”

“...晚啦，汽车撞墙你知道拐了，股票涨了你知道买了，犯错误判刑了你知道悔改了，孩子长大了你知道喂奶了，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

.........

一桌子人看着黄宏这个小品笑得前仰后合，他们没见过这种形式的表演，既觉得新鲜，又实实在在的被逗笑了。

“哈哈哈哈这小词儿怎么一套一套的啊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大鼻涕流嘴里你知道甩了哈哈哈哈......”

“你看看你看看，乔年还又重复一便，这吃饭呢。”

“怎么啦，你不觉得搞笑吗~”

“....噗哈哈哈，搞笑，搞笑哈哈哈哈......”

觥筹交错间，转眼就接近了十二点，这是他们来到新中国以后过得第一个年，电视上开始倒数，窗外或尖锐或厚重的浓浓炮声和电视机里主持人高昂的声音混在一起，屋子里是欢笑的交谈，陈仲甫喝得实在有点多了，跟着主持人一起大声的喊着“3——2——1——”，时针分针合并，戊子鼠年就这么来了。

***第三十三章***

陈仲甫喊完，转身趁陈延年不备一把抱住自己这个倔强的大儿子，陈延年被抱的一愣，想推开，结果胳膊不知道怎么被陈仲甫压住了，压根使不上劲儿。

陈延年被抱的没脾气，连着翻了好几个白眼，陈乔年在一旁懵懵的看着，不知道怎么一转眼局面就变成这样了，到是其他人，笑得不亦乐乎。

“仲甫兄啊，你压根没醉吧，你不要耍酒疯趁机抱儿子啊哈哈哈哈。”

陈仲甫不理调侃他的李大钊，只是把手臂又紧了紧，脑袋放着陈延年肩膀上，就这么靠着，陈延年依然在努力想要推开他，然而不知道是哪劲儿没使对，好像打到了陈仲甫的胃。

若是平常这根本不叫事，可偏偏现在的陈仲甫肚子里咣当咣当全是酒，猛然被来这么一下子，捂着嘴就要吐。

“诶诶诶！你不许吐啊你给我捂住嘴！要吐去厕所吐快点的站起来！陈独秀！”

陈延年半拖半抱的把陈仲甫弄去了卫生间，刚把马桶圈给他抬起来，他就开始吐，陈延年靠在一旁的洗手池上，双手向后撑着身子，活动了活动刚刚被陈仲甫勒出不适感的手肘和脖子，然后侧头去看他。

看自己这个不称职的爹现在抱着马桶狼狈的吐。

他似乎从未见过陈仲甫这个样子。

陈延年知道，自从陈仲甫来到新中国，见了自己和乔年，他就一直在努力，想学着重新做一个父亲，一个被儿子喜爱，被儿子依赖的父亲。

陈延年把放在陈仲甫身上的视线移到一旁，盯着白亮白亮的墙面瓷砖，嗤笑一声。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上辈子我们为了生活去和没家的小孩抢垃圾，住没日没夜渗水的地下室，乔年半夜做起梦来抱着我的胳膊咬，嘴里嘟囔着“饿”，自己攒钱去法兰西，有时候我半夜惊醒，我总恍惚，其实跟那些小孩比起来，我们才是没家的。

他们没家，但他们有爸爸妈妈。

我们有个破屋烂棚，却只能是两个互相搀扶的孤魂野鬼。

陈仲甫不吐了，也没别的动静，他就那么抱着马桶，脑袋甚至要扎进马桶里。

陈乔年恰好进来，就看到陈仲甫脑袋往厕所里扎的这一幕，一个箭步冲过去拽住了自家老爸的领子，堪堪没让他的脸碰到马桶水和呕吐物混合出来的液体。

“哥你也不看着点他，这一脑袋扎进去，那再出来得什么样啊。”

陈延年溺在深海里的情绪总能被陈乔年一句话拽回阳光下，他又笑了，这次是平淡却温柔的笑。

“我真没看见，谁知道他还有这本事呢，自己能给自己杵马桶里。”

李大钊等人为了这爷仨儿的关系，打定了注意不管陈仲甫，无论他是把自己塞进了马桶里也好，还是把马桶拔起来扣到自己脑袋上也罢，总之就是不管。

“我就不信这俩小子真能狠下心不管他们爹。”

赵世炎窝在沙发上往李大钊身上靠了靠，“啧，先生，真损啊~”

陈乔年心思没有陈延年那样重，只是看到了陈仲甫站都站不起来的烂醉样子，就觉得至少得把他放回屋子里的床上，仅此而已。

于是陈乔年把陈仲甫搀了起来，一点一点往房间里走去，他知道自己这犟哥哥有多别扭，所以并不想陈延年帮忙。

从小到大都是你护我，这点小事上，总得我来护护你，你不愿做，那就我去。

陈延年下意识想去帮他，被陈乔年回绝，“没事哥，就这么点距离，你去看电视吧，我给他放回屋我就出来，咱一起守岁。”

赵世炎顺势去拽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陈延年，“怎么，被弟弟感动了？”

“.....不是我说你这辈子嘴怎么这么碎。”

“奥，可能是解放天性了吧。”

赵世炎笑眯眯的，像只小狐狸，一旁的赵纫兰忍不住又去顺了顺这孩子细软的头发。

陈乔年费了老劲可算是把陈仲甫全须全尾的放回了床上，然后叉着腰在床边站着，边平复气息边看陈仲甫。

月光打进来，给他镀了层银边，看上去似乎没有先前那样锋利了。

李大钊走进屋子，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场景，陈乔年微微低着头，叉着腰，垂眸看自己的父亲。

他走过去，揽住陈乔年的肩膀，“走吧，去放烟花了。”

***第三十四章***

零几年的年三十儿，夜里也明亮，半夜十二点的时辰，小区里依然散着些人，人们从后备箱里搬出大个儿的礼炮花炮放到一边，小孩子们缩在大人怀里捂着耳朵，侧着脸去瞟那即将着火的花，不一会炮捻儿烧到头，许多束亮光就从炮箱里向外钻，带着迅耳的声音，闪着耀眼的光。

一束束五彩缤纷的花在天空炸开，四散开来还有些菊的形状，不远处有些不同的声音，噼里啪啦的作响，是火红火红的挂鞭，点一根香，然后向前伸出手，用燃起的香头去点燃炮捻儿，然后赶紧捂着耳朵跑开，站在一旁和身边的人大声说着话，看挂鞭被炸的左右摇摆，不一会就燃到了尽头。

人们之间的隔阂像是被各种样式的炮炸走了，离得近的自然而然就攀谈起来，什么“你家孩子多大啦”什么“家里老人都好吧”，聊得更深入一些的，会谈到房价，谈到股票，进而谈到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自然而然就会说到崩溃而跳楼的人，说着说着又自动转回话题，大家互相打趣“大过年的说这干什么”。

李大钊一行人也自然的被容纳到这场盛大的狂欢里，赵世炎和陈乔年跑去跟几个大叔一起放二踢脚，越放越起劲儿。

“当年哪怕多些这些炮仗呢。”

“就是说啊，啧，世炎哥，我听这响就浑身舒适哈哈哈。”

一旁的大叔模模糊糊听到了两人的对话，“俩小孩人不大志气不小嘛，放个炮都能想到历史去。”

赵世炎陈乔年对视一笑，冲着大叔“嘿嘿”两声，然后接着去放二踢脚。

陈延年也不知道自己今天怎么了，格外招小孩子喜欢，有好几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小女孩晃晃悠悠的围在他身边，大人们怕小孩子炸伤，于是只给他们玩仙女棒，陈延年就也只能被迫拿着仙女棒四处挥舞。

他蹲下来，和几个小孩子身高大概平齐，用手里还未燃尽的仙女棒在空中画各种各样的图案，逗得小孩子们哈哈大笑，有些外向一些的甚至直接把自己团成一团挤到了陈延年怀里。

那个面冷心热不苟言笑的陈延年，被小孩子的动作弄得愣在原地，心里忽然就软的化成了水，反应了一会，忽然开始笑，他搂着怀里的小团子，又点燃了一根仙女棒，举到孩子面前，在天空中为他画花，金色的火苗把这几人的脸都映的亮亮的，眼睛里也全是金黄的颜色。

陈仲甫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见屋子里没人，也下了楼，恰巧看到了陈延年带孩子，各色的烟火侵染，陈延年就变得五彩缤纷，陈仲甫看着，不知不觉就笑了。

“醒酒了？”鲁迅看到了他，走了过来。

“.....嗯，醒啦......”

鲁迅上下打量他几眼，“大过年的，你能不能高兴点。”

“我挺高兴的啊，真的，你看——”，陈仲甫用下巴点点陈延年的方向，“我的儿子，终于可以绚烂多彩的活着。”

远处的赵世炎跑过来，冲着陈仲甫就一鞠躬，“陈伯伯新年快乐，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都哪学的小词儿啊一套一套的。”

“刚跟那边小孩学的，我看他们都这么说哈哈哈。”

“你怎么知道我准备红包了？”

“您这也太明显了，那兜都是鼓着的。”

陈仲甫笑笑，从兜里掏出了三个红包，全递给了赵世炎，“剩下俩你去给吧。”

赵世炎看他一眼，出声应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大多也累了，于是收了剩下的炮，邻里间互相道别，终于在夜最深的时候回了家。

孩子们都上了床，陷入沉沉的梦乡，几个大人收拾东西，睡得自然晚些。

收拾好一切后，李大钊从屋里拿出几个红包，鲁迅也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俩人悄悄地进入孩子们的房间，小心的把红包压在他们的枕头下，走之前还轻轻掖掖被角，然后退出屋子关好房门。

“好啦，快去睡吧，明早睡个自然醒......”李大钊说着说着还打了个哈欠。

几人互道了晚安，相继睡去。

窗外还响着零星的炮声，不时还会有汽车被炸响的声音，吱扭吱扭的混作一团，那些年人们总嫌吵，他们不知道过后的十几年，会有多怀念。

***第三十五章***

大年初一的清晨，空气里还满是硝烟，地上是满满一片泛着些白的红，鞭炮碎里偶尔会残存一些昨天夜里未炸开的单个小炮，总有小孩子喜欢去层层红碎屑里把那些单炮扒拉出来，点燃一个扔一个。

半上午的时候，李大钊带着赵纫兰除了门，撇下一屋子人，去过过二人世界。

“你想去哪逛？”

“都行。”

李大钊牵着赵纫兰的手，时不时的还晃两下，“那就随意些，走到哪算哪。”

“好~”

两人就这么漫无目的地闲逛，先是走近了家附近的一个公园，褐色的树枝光秃秃的，衬着不远处迎寒绽放的梅花格外的夺人。

赵纫兰走过去，仰着头看了许久，“真美啊。”

“嗯，美，但是没有姐好看。”

一句话，给赵纫兰弄得满脸通红，“你都哪学来的这些话呀，多不好意思啊......”

“要跟上时代嘛，现在的小孩嘴都可甜了，我在向他们学习~”

二人聊着天，逛了会公园，然后接着向别处走去，不知不觉就遇到一个商场，正好也到了中午该吃饭的时候，于是二人决定进去逛逛。

一进门，李大钊就被一排各色各样的围巾吸引了，冬日天冷，加上他上辈子本就习惯戴围巾，只是来到新中国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是将购置围巾这事搁置，今日恰好看见，不免想要买上几条。

他拽着赵纫兰就向里走，却感觉到一丝丝抗拒。

“怎么了？你看这围巾多好看啊，摸上去也好舒服，咱们买两条一样的，到时候一起带。”

李大钊满脸期待的看着赵纫兰，却见赵纫兰的脸色一点一点变得苍白，一下子吓得他手足无措，赶紧又把她带离卖围巾的地方。

他半弯着腰，轻轻摸摸她的头，“怎么了？哪不舒服？”

“憨坨，你能不能....不带围巾啊.....”

“可以啊，都听姐的....那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赵纫兰攥着李大钊的手，使劲捏了捏又松开，而后又使劲捏了捏，李大钊见她这个样子，也不催，温柔的带她去一旁的椅子上坐着，拉过她的手揣在怀里轻轻揉着。

“没事，实在不想说，以后告诉我也行。”

赵纫兰缓缓摇摇头，抬眼看李大钊，“我看不得你脖子上有东西。”

“1927年，你就是那样死的。”

“报纸买回来，那上面一个字我都不想信....我觉得那一定是假的，我的憨坨怎么能....怎么能啊.......”

赵纫兰抬起手，轻轻抚摸着李大钊还泛着些红痕的脖子，“你看，伤的这样深......”

赵纫兰嘴唇微微颤着，指尖也在颤，她整个人都在抖，然后慢慢的低下了头，捂住嘴无声的掉泪。

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当年自己慷慨赴死，无愧于国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却徒留下妻儿艰难的活过往后那么多年，独独愧于家人。

李大钊把赵纫兰紧紧地搂在怀里，轻轻拍着她的后背，“好啦好啦，不哭了，是我的错，我再也不买围巾了好不好。”

二人就这样坐在商场一角的椅子上，李大钊小声的安抚着赵纫兰，说着些话逗着她，总算是止住了泪。

“姐，我想到一个好去处。”

“哪啊？”

“先吃饭，吃完饭带你去。”

由于赵纫兰实在好奇李大钊这到底是卖的什么关子，三两下就吃完了眼前的饭，然后眼巴巴地看着李大钊，等他吃完好带自己去他所说的“好去处”。

李大钊吃着吃着饭，感受到面前炙热的目光，抬起头就看到赵纫兰满脸期待的看着自己，一下子笑了出来，“好了好了，我这就吃完了，马上马上.....”

李大钊赶紧把饭都扒拉到自己嘴里，然后边起身边扥了张纸擦擦嘴，最后牵着赵纫兰的手带她出了饭店。

“咱们到底去哪啊？”

“我后来研究过咱们的档案，发现上面写的是未婚。”

李大钊轻轻晃着赵纫兰的手，“咱们去领个结婚证。”

赵纫兰愣了一下，然后似笑非笑的看着他，“.....憨坨啊......”

李大钊还沉浸在即将和姐扯证的欢乐里，笑眯眯的嘴都合不拢，“怎么了姐？”

赵纫兰笑着翻个白眼，轻轻敲敲李大钊的头，“大年初一头一天，人家不上班的吧。”

李大钊当场愣在原地，然后拍了拍自己的脑门，狠狠眨了眨眼，“忘了这茬了。”

他转过身面向赵纫兰，“那等以后他们开门了，我们来领证。”

“好。”

***第三十六章***

李大钊二人领证未遂，冬天天儿又冷，也不想逛别的地方了，俩人一商量，干脆回家。

再看家里，由于一大早李大钊就带着赵纫兰出了门，家里两个最会做饭的不在，其他人只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早饭午饭都自己解决。

早晨简单喝了些牛奶吃了些面包，到了中午，陈仲甫自告奋勇进了厨房，开始剁肉馅备菜和面，准备包饺子。

“仲甫兄，昨天才吃的饺子，你怎么又包饺子。”

“年三十儿大年初一都得吃啊，昨天又没剩，大过年的得吃好点，只好重新包嘛。”

“那你为什么只包饺子不做点别的。”

赵世炎在也走近厨房，站到陈仲甫身边，“大概是因为我陈伯只会包饺子吧。”

陈仲甫撇撇嘴，趁赵世炎不注意，用粘着白面的手去捧小孩的脸，大拇指按到他的鼻子上，赵世炎直接变成一只花狐狸。

“哇延年救命啊！快救救我救救我！”赵世炎一边喊一边挣扎着要脱离陈仲甫的魔爪，陈延年歪躺在沙发上看着书，听到赵世炎的喊叫也并不起来，抬头看看被自家老爹蹂躏的赵世炎，忽然就很想笑。

然后他就真的笑了。

窗户开了个小小的缝，有冬日清冷的风刮进来，吹起几页纸，翻了翻书，闭上眼睛感受一下，似乎还捎带些淡淡的梅花香。

总有那么一两个瞬间，陈延年会觉得，就这样吧，都活着就好，什么恨不恨啊，什么配不配的，都不想了，不想怨也不想恨了，就承认自己需要他吧，生命那么那么脆弱，也许哪一天他们又要阴阳两隔，到时候该怎么办呢，再重活一次？哪有那种好事。

可这种想法也常常只是一闪而过，普一出头，就会被那些年的苦压下去，对陈仲甫的怨恨里混着对乔年的愧疚，时不时烧的他生疼。

陈延年就在这样左右摇摆无比矛盾的情绪里遨游，想上辈子想曾经，想小时候，年幼的乔年经常眨着大眼睛问自己，“哥哥，为什么我们没有爸爸。”

陈延年眯眯眼，那个时候他说的什么来着.....他说，“我们不需要爸爸。”

陈乔年啃着苹果坐到陈延年身边，把自己靠在陈延年身上，也半躺着。

“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看赵世炎呢，你看他最近皮死了。”

陈乔年开始笑，“哈哈哈哈，到是很有当年在法兰西的感觉，哥你别说，我还挺想再吃吃世炎哥教的那个面包吃法呢。”

陈延年放下捧着书的手，点点陈乔年的脑袋，“我看你是吃苦没吃够。”

陈乔年吐吐舌头耸耸肩，接着专心致志的啃着自己的苹果。

赵世炎见陈延年不搭理自己，也直接伸手去粘白面，从厨房跑出去趁陈延年不备直接拍到了他脸上，然后看着自己的杰作哈哈大笑。

在陈延年身上几乎看不见的幼稚气息忽然就被赵世炎勾了起来，他合上书站起来就去扑赵世炎，俩人闹得不亦乐乎，陈乔年在一旁啃着苹果看戏，帮帮这边帮帮那边，但如果有人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陈乔年压根就是在浑水摸鱼，趁机动动陈延年，戳戳赵世炎，也玩的不亦乐乎。

李大钊赵纫兰一回家看到的就是这幅混乱景象，躲闪不及还被“误伤”了，李大钊和赵纫兰纷纷“中弹”，脸上身上也染上了些白色。

“诶哟诶哟，闹腾什么呢。”

赵世炎听到声音，猛地回了头去看来人，又被陈延年一巴掌拍了满脸的白面，他直接躲到刚进门的先生师母身后，“师母师母他欺负我！”

赵世炎说着话，还在赵纫兰身后来回蹦跳，俨然一副挑衅的样子，陈延年看着他，无奈的扶扶额，笑着伸手去弹了他一个脑瓜崩，“皮死你。”

客厅一群人热热闹闹，厨房里却像个刚经历完炮火的战场——

陈仲甫实在不是个会做饭的。

他和的面不是软了就是硬了，于是只好来回加水加面，最终就导致和了满满一盆面，厨房台面上也是一些散落的白面，看上去狼狈极了。

当然了，内馅儿也不能幸免，家里没有切好的肉馅，所以他只能拿一块肉现切，结果就是大大小小不一而足，当然了，若是只是这样倒也还能吃，偏偏陈仲甫突发奇想搞创作，把肉菜混合在一起，又加了各种调味料，直接导致饺子馅咸出天际。

李大钊走进厨房，痛心疾首的看着满屋狼藉，“......仲甫兄啊.......”

***第三十七章***

陈仲甫的表情可谓是千变万化，李大钊看看他又看看一旁同样满身白面的鲁迅，抬手指了指，又把手放下，就这样来回好几次，最终还是欲言又止，什么也没说，任劳任怨的去收拾厨房。

客厅里赵纫兰把仨孩子赶进厕所，排队洗手洗脸。

这么一折腾，等新的饺子包好再出锅，天都黑下了。

电视上放着昨天春晚的重播，里面周杰伦唱着那首后来几乎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青花瓷，陈乔年边吃饭边跟着晃悠，不一会就基本上学会了，然后跟着哼哼，哼了会又被自家哥哥敲敲头，嘱咐他好好吃饭。

吃着闹着，几人又想起刚刚看的《百年圆梦》和《同一个梦想》，舞台上红色的五星红旗和白色的奥运大旗交相辉映，运动员和歌手同台，背后是剪得热血沸腾的短片，想着想着，就止不住的笑。

我们内乱打仗流血纷争的时候，西方在开盛大的奥运会，我们的孩子在为了一口饭而去抢去偷活的不似人样的时候，西方的孩子在绿茵茵的草地上奔跑，他们在角逐一枚亮闪闪的金牌，我们在角逐生存权。

近百年的岁月匆匆而过，死过一次又活过来，竟然就来到了2007，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年，亲身经历了这样大的对比，心里头那股子五味杂陈是任谁也说不清楚的。

CCTV3一般会转播小品，赵世炎见屋子里有了些弥漫的感伤，于是直接调台到了CCTV3，恰好演到《火炬手》。

“齐得龙。”

“文雅但不够响亮。”

“齐东强。”

“响亮但不够文雅。”

“齐得隆咚呛。”

“一点一横一撇念什么？”

“广！”

“下面加个木念什么？”

“床！”

“再加一个木念什么？”

“双人床！”

几人看着电视笑的前仰后合，“诶哟，昨天怎么没看到这个啊哈哈哈哈....”

“估计是仲甫撒酒疯那会演的。”

“啧，不是说好不提了....再说了，我哪撒酒疯了.....”

“行啦，你看看，狡辩都没底气哈哈哈哈哈。”

...........

“伟大的2008，百年的奥运.....我们俩八十了....赶上啦！”

小品演到尾声，那句话说出口，台上的火炬道具喷射着高温的火星，全场沸腾，叫好声鼓掌声混做一片，赵纫兰怔怔的盯着电视，眼里起了层雾。

李大钊轻轻握着赵纫兰的手，温柔的看她，“我们也赶上啦。”

过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陈乔年的假期是真的短。

没放几天假，陈乔年就又背起了他那沉甸甸的书包，里面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试卷，走着熟悉的路去返校了。

赵世炎陈延年开学晚几天，所以他俩到是有时间去接送陈乔年。

这天早晨二人照例送陈乔年去上学，送到以后也不多留，跟陈乔年道了别就往回走。

到是陈乔年，在班门口被两个女生拦住了。

“同学你是不是有两个哥哥，每天接送你上学。”

两个小女孩眼睛里像是冒着星星，激动地问着话。

“.....啊，是啊，怎么了........”

陈乔年被问懵了，他看着这两个从没见过的小女孩，不知道她们打的什么主意。

“...那个，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还有你的两个哥哥，他们叫什么啊，多大啦，在哪上学啊，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有....有女朋友吗......”

陈乔年一听这话差点给自己的唾沫呛到，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两个小女孩，费劲了力气才没有笑出来。

“啊，我哥叫......”陈乔年忽然想不起来陈延年身份证上的名字，一时之间卡了壳，看着小姑娘那期待的不得了的眼神，陈乔年忽然就想坑一把自己这俩哥哥。

“我哥他们晚上来接我，放学了你俩跟着我走，到时候自己问吧。”

“啊！行！谢谢同学！”

***第三十八章***

此时此刻站在校门口的陈延年和赵世炎怎么也没想到，俩人这个看上去乖巧无比的弟弟居然就这么把他俩“卖了”。

眼前是两个小姑娘，脸上画着大概是刚刚学会的妆容，搭配着校服，实在是显得有些突兀。

其中一个胆子大点的，直接上前一步冲着陈延年就开了口，“我能知道你叫什么吗？”

这孩子突然向前走，给陈延年吓得连连后退，退了几步之后就扭头去看在一旁抱着肚子偷笑的陈乔年，小女孩还在追问，陈延年只好先转回头应付这边的事情。

“.....不能。”

“啊，为什么啊，你有女朋友吗？”

陈延年原本就给自己定了六不，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也还没有想过要破戒，更何况，他对于这种不好好上学脑子里除了谈恋爱没别的东西的女生实在提不起兴趣。

女孩子一再追问，可怎么算自己都能是她太爷爷辈儿的了，他看小姑娘就像在看后辈似的，所以他并不恼火烦躁，只是实在是不想和这小姑娘有什么瓜葛。

陈延年再寡言少语，如今说起来也只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孩子，生理的年轻必定带动心理的年轻，再加上在新中国生活了这么长时间，难免会受到影响，逐渐放开自己，更何况，家里还有个活泼的赵世炎天天在他眼皮子底下晃悠。

于是陈延年开了口，“我没女朋友，也没打算找女朋友，你要非要问为什么，那我只能说我这年龄能当你太爷爷，信不信由你.......”，陈延年冲一旁的陈乔年和赵世炎招招手，“走了！”

赵世炎大手一挥勾上了陈延年的肩膀，也不说话，就一边笑一边摇头，嘴里“啧啧啧”。

陈延年锤他一拳，“你笑你再笑，等哪天夏之栩来了我全告诉她。”

“诶，你可不要凭空污人清白，我可是拒绝的干干脆脆，直接告诉她我没有女朋友，我只有老婆，我不仅有老婆，我还有儿子。”

俩人闹腾半天，忽然想起来好像有个事情还没解决——

“陈乔年！”

这声“陈乔年”，简直异口同声。

“小兔崽子你今天放学的零食没有了！”

“你这一周放学的零食都没有了！”

 陈乔年：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

三个人就这么笑笑闹闹的回了家，以及最终陈乔年还是吃上了一串糖葫芦。

推门进家，这次厨房里没有赵纫兰的身影，李大钊陈仲甫鲁迅三人一起在厨房忙活。

“好家伙先生，您还敢让陈伯伯进厨房啊。”

李大钊手上炒菜的动作没停，回头看他一眼，“这不是他非要学嘛，”他低了低头附在赵世炎耳边，降低了音量，“非说要学好做菜，以后给儿子做。”

赵世炎抿抿嘴，笑着看陈延年，给陈延年盯得莫名其妙，然后他也不管陈延年疑惑的眼神，走出厨房向书房走去。

赵纫兰在里面写着些什么。

赵世炎走到师母身边，微微附身去看赵纫兰笔下的东西，那是一些简单的算术题，赵纫兰见赵世炎进来，一下子笑开了。

“接到乔年啦。”

“嗯，接到了，师母你都不知道，乔年那小子现在可坏呢。”

赵世炎一边给赵纫兰捏着肩膀一边给她讲陈乔年干的好事。

“也不知道哪来俩小姑娘，非跟乔年说想认识认识我和延年，您说说，他都不拦着点他还主动带过来让我们自己解决，多皮啊。”

“哈哈哈哈，那后来呢。”

“后来，当然是直接拒绝啦，我可是有老婆儿子的人！”

赵世炎把捏的手法换成了敲，“我可得好好表现，不然万一之栩一生气，就不来找我了...”赵世炎的声音轻了轻，“.....师母，她会来吧，我们这么多人都来了，她......”

赵纫兰握住赵世炎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会来的，一定会来的。”

俩人聊了会，饭菜的香味逐渐飘来，于是出了屋，一起去吃饭。

“哟！炸元宵！”

赵世炎盯着眼前的元宵两眼放光。

“嗯，尝尝，我买了各种馅儿的，有黄桃草莓黑芝麻花生，还有榴莲馅的。”

“哇，榴莲馅，那得什么味啊.....”说着话，陈乔年就用勺子舀了一个放进嘴里，有些荒诞的味道在舌尖散开，陈乔年的表情一瞬间一言难尽。

几人看着好奇，也实在是想试试这榴莲馅做出来到底什么味道，给陈乔年都整出了那种表情。

于是这顿晚饭吃的出奇的慢，光是一个炸元宵就可以吃出花来，热闹的不得了。

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陈乔年去上学，某个课间又碰到了那两个企图追他两个哥哥的女孩子，俩小女孩看着他欲言又止。

“陈乔年.....”

“诶，怎么了？想继续追我哥？”

他本以为俩小孩是想继续努力，结果谁成想这次俩人摇头摇的一个比一个快，给陈乔年都看愣了，心想难道哥哥和世炎哥魅力不行了？

“......你哥哥......”

“嗯？”

“他跟我说他能当我爷爷辈儿的.....”

“对啊对啊，你另一个哥也是，跟我说他没有女朋友但是有老婆，不仅有老婆还有儿子，而且儿子都七十多了......”

陈乔年此时脸上的表情和昨晚吃榴莲馅元宵一样的变幻莫测。

“你说他们想拒绝就直接拒绝嘛，干嘛用这样的方式对我们......”

陈乔年抿着嘴站在一边，不说话也没动作，俩小姑娘以为自己说他哥哥给人整不乐意了，于是一边说着“算了算了没事没事”，一边走远了。

陈乔年眼看着她们走远，消失在拐角处，然后终于忍不住，捂着肚子笑作一团，眼泪都笑出来了。

边笑边在心里吐槽，“怎么这么皮，这是打定了她们一定不信所以干脆连编都懒得编了嘛哈哈哈哈哈.......”

陈乔年差点给自己笑岔气，幸亏老师来得早，嘱咐大家开始早读，不然他非得给自己乐厥过去。

***第三十九章***

时间点点滴滴的走，浅白色的天逐渐泛了些绿，干涩光秃的树干上不知不觉就生了嫩芽，风都带了些软软的温度。

三月的天还有些冷，但穿上一件厚些的卫衣，扣上帽子，再出门就会感觉无比舒适，清净凉爽。

2008年3月份，耗时近五年的鸟巢终于竣工，于是某个周末，李大钊一行人决定去这即将承载一场盛会的地方看一看。

看一看如今已经落地成为现实的，我们曾经的奢望。

“走啦走啦，收拾好了吗，估计人不会少吧，咱可得快点去啊.......”

“来了来了，我这不打扮打扮嘛，去那么重要的地方......世炎乔年！你们也快点，就差咱仨啦！”

“诶——来了师母——”

几人吵吵闹闹的出了门，坐上公交再转几站地铁，就到了目的地。

下了车来，陈仲甫边走边说，“我觉得咱得买辆车。”

“陈伯伯您有驾照？”

“......没有.....但是可以考嘛。”

陈仲甫大手一捞把赵世炎圈在怀里，“到时候拽着你先生和你周伯伯一起去，然后等你和乔年够了年龄也送你们去，现代社会没车真是不方便.....”

“您这想的也太远了，乔年还三年呢，到时候再说吧。”

“诶，不一定，你怎么知道我儿子不能跳级呢。”

赵世炎眨眨眼，“得了，知道了，合着您跟这等着我呢。”

鸟巢水立方虽然都已竣工，可是在奥运会开幕前，基本上是不让进的，于是几人只能同周围的人一样，在四周远远看着那庞大的建筑。

08年的时候，外国人在许多国人眼里还是个稀奇的物种，银白色发黄的头发，白白的皮肤，旺盛的毛发，一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那时候街头走过一个穿着短袖短裤背着大包的外国人，就会有好多人侧目，然后跟身边人念叨几句“你看，老外诶。”

说起来几人里也就赵纫兰没见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所以当有老外向他们走来时，她也看的稀奇，赵世炎拉着她的手，小声的跟她说：“师母你看，洋人.....”

然而一句话没说完，那老外直接走到了他们几人面前，用着蹩脚的中文问路。

“清问，天俺闷怎么揍？”

蹩脚的中文也是中文，换个音调罢了，大家都听得懂，于是赵纫兰接话，热情的给他指指路，告诉他需要拐几个弯倒几趟车，再如何如何走，就到了天安门。

然而这外国人中文明显学的不精，赵纫兰指的路他几乎一句没听懂，赵世炎见状，上前跟那外国人握了握手，然后逐字逐句的把赵纫兰刚刚说的话翻译成了英语。

本以为大功告成可以继续去其他地方了，结果一看那老外，依然一脸懵，几人直接疑惑。

陈乔年见状，直接最简单的丢给他一句，“Can you speak

English？”

“.....a little....”

“.....Where are you from?”

“France.”

俩小孩一听，直接乐了，鲁迅在一旁插嘴，“好嘛，老乡啊~”

于是赵世炎又利索的用法语给那老外把路翻译了一遍，这次总算在这外国人脸上看到了明了的表情。

几人正准备走呢，谁成想那老外却拽住了赵世炎，脸上有些激动的红色，叽里咕噜的跟他说着做什么，然后就见赵世炎也冲着他笑，说了句话，最后两人握了握手，才终于互相道别。

赵纫兰去扯赵世炎，问他刚刚都说了些什么。

“他说，听祖父讲，中国人都很弱小很无能，听媒体说，中国是个恐怖的国度，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民族。”

“他还说，但是他亲眼见到了，中国并不可怕，中国人也并不弱小无能，今天见到我们，更是惊讶于中国的青少年，居然能讲三门语言，着实惊艳到他了。”

“后来，他说，只是中国人好像确实没有信仰。”

“我跟他说，‘你说的不对，中国人有信仰，中国人，能信太上老君也能信如来佛祖，能信耶稣也能信穆罕默德，但是，一旦那些所谓的神不干人事什么用都没有，那我们伟大的人民就只好拆他们的庙烧他们的地.....’”

“说白了，中国人，只靠自己。”

“我们骨子里的图腾是夸父追日精卫填海，非要概括，那就是人定胜天。”

陈乔年拎着路边买回来的糖葫芦递给赵世炎一根，“世炎哥这口才，死那么早可惜了。”

赵世炎叼了一个山楂球下来，“越来越贫了臭小子。”

“走啦走啦，去吃个饭，吃完饭回家了，这也不让进，光在外面看了，好期待八月呀。”

“走走！吃饭！”

“你看看你，逐渐圆润，体育考试怎么办，还吃......”

“我没有我没有！！”

“怎么没有啊.....”

“.........”

..........

吵吵闹闹的，最安心了。

***第四十章***

某个周末的清晨，墨绿色的中国邮政敲响了李大钊的家门。

“有您的信。”

“信？哦好，给我吧，谢谢您。”赵世炎接过那封信纸，礼貌的和邮递员道了别。

“先生！有封信…………哦！好像是中夏大哥的……”

李大钊放下正洗的菜，把手往身上的围裙蹭了蹭，伸手去接那封信。

/村子里信号不怎么好，又觉得如此自然风光，还是笔墨更配它些，索性寄予你们一封信吧。

南京的初春雨水多，我常常忘记带伞，进而淋过几场雨，湿了满身，倒也有趣的很。

花也很多，三色堇、矮牵牛、雏菊、金盏菊……错落的长在一处，风一吹就混在一起，像彩虹落在了花圃里。

我最喜爱的还是金盏花，小小的花瓣挤作一团，边缘是更浅一些的黄，太阳一照，就像镀了层金光。

来南京已经有些时日了，我们找到了一些老人，她们大多数没有子女，因为大部分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也因为，有子女的活不下来…………

日军会处死怀了孕的女孩。

可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个有孩子并且活下来了的老人，她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便如今儿子也已年迈，我们仍能看出，他长的很周正，像他漂亮的母亲。

但大概也像某个日本兵。

他告诉我，从小就没有小孩愿意和他玩，“鬼子”是常年围绕在他耳边的称呼，被排挤被厌恶，他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怨恨，不怨村民不怨同龄的小朋友，只怨恨自己的母亲。

他说：“那时候我总怪她，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我天生就带着罪恶。”

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了。

我想安慰他，可斟酌许久，却发现说什么都太苍白。我想接着询问他，或是他的母亲，更多的事情，却发现我已经不忍心了，无论如何我张不开口，那样太混蛋了。

我想控诉那些日本兵，我感受到胸腔里滔天的恨与悲愤，可我如今在这个村子里，周围全是我们朴实可爱的村民，我该去哪，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控诉那些早就化成灰了的鬼子。

我们从另一位无儿无女的老人口中得知了大量的过去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说过“四脚牛”…………

写到这里，真的要写不下去了…………

“四脚牛”，变态的日军会强迫女孩们四肢着地，肚子下面就是长长的武士刀，或者某种刺刀匕首，就这样撑着，一旦撑不住，会直接被捅穿腹部，可我们都知道，被捅穿腹部不是马上就能死的…………她们大多数，都睁着眼睛，看自己涓涓流血的肚子，耳边是日军大发兽性的声音，甚至这个时候，还要被鬼子摆弄出各种姿势…………

我

我恨啊

秦淮区利济巷2号，是一处慰安所旧址，大年初一起了场大火，烧的不成样子。

我忽然就意识到，我们太慢了。

太慢了。

那里五年前就被指认慰安所了，可到了现在，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

太慢了，我怕我们所做的，赶不上她们老去的脚步。

……

……

再过些时候，我们要去湖南了，大家决定去见一见所有我们能找到的那些受害者，哪怕只是陪伴，不管怎样，我们总得去做些什么。

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也发现了其他做这事的组织，我很开心我们不是第一个，因为这意味着，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为她们奔走了。

就写这些吧，现在窗外又下雨了，滴在石板路上，汇成一股小溪流，美得不可方物，你们真应该来看看。

山水此呈相逢，村子里平静雨幕下有汹涌的悲伤，我已同他们牵连甚深，丝丝缕缕绕在一起，走不开了。

遥祝诸君身体康泰，喜乐平安。

勿念…………闲暇时刻可以想一想我。

邓中夏。/

李大钊攥着信纸，陈仲甫等人也早已闻声走了过来，大家一同看完了邓中夏寄过来的信。

信中讲述暴行的寥寥几行字，却厚重的像是浸满了血，压得人喘不过气。

陈乔年攥了攥拳头，“叔叔，您平常上网多吗，有没有看到过那些言论，”陈乔年眯了眯眼，“他们说中日友好，说忘记仇恨，说上一辈的事情就让它留在上一辈…………”

“放屁！”陈仲甫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打断了陈乔年说话。

陈乔年瞥他一眼，抿了抿嘴继续说，“简直无耻至极。”

赵世炎把信从李大钊手里拿过来，仔细叠好收到一旁，“哼，当事人还活着呢，他们就企图虚无我们的历史了……”

鲁迅倒是最平静的，坐在一旁嚼着稻香村的拿破仑，看着窗外灰扑扑的天。

“不用这么生气嘛，有些人向来如此，无论世道如何变，他们到底很会‘遵守本心’。”

“我们向来不缺对自己国家民族冷嘲热讽的人。”

“我们也向来不缺舍生取义为民请命的人。”

鲁迅把陈乔年拽过来，“唔，吃块拿破仑，别气了，”说着又去拽陈仲甫，顺便看看李大钊那一家子，“都别气了，小虫子小虾米罢了，掀不起浪。”

“那些老人可以放下可以原谅，我们不可以，她们可以不在乎了，我们不可以。”

“更何况她们那不是原谅，是无可奈何。”

李大钊摸摸两个孩子的头，“那就去建设新中国，去推动她复兴，漫漫长路还远未到尽头啊……”

赵纫兰握住了李大钊的手，“我读书不多，但总也是会些词。”

“万邦来朝，”清晨的太阳逐渐散发热浪，击退了晨起的蒙蒙大雾，“世界大同。”

***第四十一章***

赵世炎从另一边去拽赵纫兰的手，拽过来还晃两下，“哇，我师母越来越厉害啦，这话太有水平了吧，胸怀天下大国心胸呀。”

赵纫兰被夸的不好意思，红了脸，李大钊就使劲攥了攥赵纫兰的手，低头去看她，“世炎说的对。”

收了信，几人平复了平复心情，围坐在餐桌前准备吃早饭。

陈仲甫照例打开电视，中央13台从早到晚都是新闻，倒是这一屋子人最爱看的。

然而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早晨。

“3月14日，一群不法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焚烧过往车辆，追打过路群众，冲击商场、电信营业网点和政府机关，给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使当地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破坏，18名无辜群众被烧死或砍死，造成直接财产损失近2.5亿元。”

......

......

赵纫兰往椅子背上靠了靠，长吁一口气，“今天是中了什么邪......”

电视里模糊不清的影响像苍蝇一样萦绕在这一屋子人心头，他们看到不法分子手持棍棒长刀，冲进一个又一个店里抢东西砸东西，他们的背包里装着石头和汽油瓶，他们用石头一下一下的砸无辜群众的头，用汽油瓶泼了路人满身，然后一把火烧为灰烬。

他们狂笑着，拿着长刀匕首，砍去了人的耳朵，又捅穿了谁的肝脏，孩子们躲在教学楼的各个角落里发着抖，人们在大街上逃窜，医院急救中心的门口全是还热乎的血。

早饭是注定吃不下去了，一屋子人的目光都紧紧黏在电视屏幕上，耳朵里全是主持人或实时记者回传的声音，再听不进去其他。

赵世炎想起上辈子，那个时候他就在忧心疆藏地区少数民族同胞的团结问题，谁成想上个世纪人民一起抵御外侮大家都是手足兄弟，到如今那些人却企图分裂他们的父辈拼命护下的中国。

他轻轻摇摇头，盯着眼前的粥，末了，还是慢慢端起碗，开始小口小口的喝着。

电视里已经切了镜头，继续播放着其他的要闻，屋子里的气氛却依然像浓的化不开的墨。

这次到是李大钊先开了口，拿起筷子向几人晃了晃，“好了好了，吃饭，我们这样也于事无补，况且，咱得相信人民警察的力量。”

赵世炎在一旁接话，“就是就是，如今新中国啦，警察可和原来那种警匪一家亲的不一样了......乔年快吃，吃完歇会咱出去跑步，还记得咱俩咋说的吧.....”

“记得记得，肯定好好跑，体育中考给你拿个满分回来。”

陈仲甫看准时机加了些菜放进陈乔年碗里，一不小心被陈乔年看到，他又赶紧低头扒拉着自己的粥，脸都要埋到碗里去了。

陈乔年挑挑眉，看着碗里多出的菜，犹豫了几下，还是张开嘴，一点一点把它们尽数吃进了自己的肚子。

就趁哥哥不在，接受一次他迟来了太久的爱吧。

随着几人的笑笑闹闹，那闷热的气息总算散去，家里恢复了些轻松的样子。

吃过饭，陈仲甫等人依然守着电视，等着祖国西南方传回来的更新的消息，而赵世炎则领着陈乔年出了门，去了家附近的体育场。

体育场不算大，但也着实不小，有个标准的四百米跑道，很适合中考的孩子来练练腿。

赵世炎掏出不知道哪来的计时表，站在跑道内侧举着胳膊等陈乔年准备好。

“好了吗？”

“可以了，你喊开始。”

赵世炎举起了手，然后又猛地放下，“跑！”

一声令下，陈乔年像只离了弦的箭，在砖红色的跑道上飞驰，他上辈子干革命东奔西走，身体素质属实是好，即便是到了如今，每天被几个哥哥零食伺候，现在跑起来也依然不算慢。

两圈很快跑完，再有一半一千米就到了头，赵世炎去终点处接他，却眼见着跑到了终点的陈乔年依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继续向前跑着。

赵世炎收了表，站在终点处远远的去看那个红着眼跑步的弟弟，他知道，他是难受，像上了弦，不等那股子拧着的劲儿过去，是停不下来的。

等陈乔年再一次跑过赵世炎身边，赵世炎跨起步子追了上去，与他并肩。

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打算说，就只是陪着。

太阳逐渐向人的头顶爬去，两人身上的衣服也已湿透，喘息声逐渐大了起来，终于在某一圈，陈乔年的腿软了一下，跌倒在地上。

他干脆就这样躺在了被太阳炙烤的有些烫的塑胶跑道上，赵世炎也停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他身边。

“.....世炎哥......”

“嗯。”

“我们真的那么不值得人喜欢么......”

赵世炎帮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净瞎想什么呢。”

“我们的国家真的那么令人看不到希望么.....”陈乔年说着说着，又忽然咧起嘴嗤笑，由于是躺着，又被自己的唾沫呛了一口，于是他开始止不住的咳嗽。

“你知道他们怎么诅咒人吗......他们说，‘祝你来生还是天朝人’。”

“还有今早那个新闻………他们当真那么恨么…………”

陈乔年的眼睛亮晶晶的，迎着晌午的太阳，被折射出几缕光。

赵世炎也躺下了，躺在陈乔年的身边，感受着身下灼人的温度。

“你别说，这热热乎乎的还挺舒服.....啧，你别不理我呀，再不理我你往后一周的零食可就没了，你哥不在你可算是落我手上了。”

陈乔年瞥他一眼，用手怼了一下赵世炎的肚子，“哥啊，你就贫吧，你是真贫，当年在法国就属你贫。”

“咱这叫乐观......行啦，发泄够了吧，今早这事早就不消停，那个达赖集团一直很分裂，跟恨不恨的没关系，他们眼里只有利益。”

“至于网上那些，周伯伯不都说了，那些个臭鱼烂虾翻不起浪，上个世纪那些个二鬼子一个个手里可都有子弹你都没怕过，现在这些——用我新学的词——精日美分等等等等，他们有什么，他们只有键盘。”

“对的，但是世炎哥，”陈乔年翻了个身，用手肘把自己撑起来，半倚在跑道上去看赵世炎，“我们的老大哥就是那样死的。”

“曾经理科不受重视，当今却实打实的反过来了，文科都要被贬低到沟里去了，这不对，人文社科不是无用的学科，构建意识形态的城池这件事重于泰山。”

赵世炎也撑起身子，扭头去和他对视，“说的对！”

太阳终于爬到了最顶端，金黄色的光尽数洒在二人身上，像披了件金光闪闪的战袍，那是很多很多人无比炽爱的两个少年，而现在这两个少年，十五六岁的年纪重活一次，依然在为国而谋。

那些他们为之流泪的英雄啊，如今依然默默守护着他们。

***第四十二章***

一团一团的杨絮被风卷到了天上去，地上开始有毛毛虫似的穗状物，随着人们来来往往的走，那些东西逐渐被碾到了土里，或是分散于水泥地上。

四月就跟着漫天飞舞的白色杨絮进了京城。

而奥运圣火，也从圣火点火仪式的奥林匹亚，传到了巴黎。

巴黎温带海洋的多雨气候，那天晦暗不明，雨丝夹杂在日光里，交替着艳阳高照与风雨飘摇。

那个年轻的残疾女孩坐在轮椅上，怀里是镶着银边儿的火红的圣火，周围是狰狞的歹徒。

他们扑上去抢夺圣火，像发了疯的狗，当他们发现那个女孩那么坚强那么勇敢，他们开始撕扯她的头发，想要以此逼她放手。她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脖子由于被狠狠拽了头发向后仰，而发出的清脆的“嘎嘣”声。

争抢的过程中，她透过歹徒身子的缝隙，看到了好多好多亚洲面孔，他们冲过来，想要围在她身边，保护她，也保护圣火。

她知道的，他们都是来自祖国的留学生，也许不久前他们还在法国的其他地区上课游玩，而当有藏独势力要破坏圣火传递的消息传出，他们聚集的却那么迅速，从四面八方赶到巴黎，只为了护住那一抹招展的红色。

耳边是各种各样的加油声，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还有那无需辨认就能认出来的，汉语。

金晶感觉自己胸膛一团火，她很想拽住那些歹徒的领子，用自己的眼睛狠狠盯住他们，质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时候她忽然就很希望自己是个健全的人，这样她就可以站起来，站起来，去为了自己国家的尊严而把眼前这些人狠狠揍一顿。

可是，她又无比清楚的知道，不可以。

哪怕她真的是个可以去扭打的没有残疾的健康的人，也不可以。

所有的媒体全球的人都盯着中国，盯着北京，盯着她，甚至盯着那些为圣火奔走的留学生。

照片是不会动的，没人会去探究背后的真相，他们只会揪着那一张照片指指点点说三道四。

所以她并不还手，任由那些人捶打，周围护着她的留学生也不还手，挨了一拳又一拳，她甚至可以听到一旁女孩子疼痛的闷哼声，她不合时宜的抬头看了看，那个女孩长的很好看，看到她在看自己，女孩还冲她勉强笑了笑。

混乱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巴黎警方才终于姗姗来迟的象征性解决了这场暴乱。

他们甚至没有心情去怪巴黎那不称职的警方，心里全然被那还安然无恙熊熊燃烧的圣火填满。

所有人的心里大概都是那三个字——

“保住了。”

圣火继续向前传递，那些留学生有的拿着大大小小的五星红旗继续不放心的跟着，有些在配合巴黎警方指认闹事的人。

而刚刚那个护在金晶身旁的女生，就是留下来指认闹事者的学生中的一个。

北京————

一大家子正热热闹闹的吃着晚饭，电视开着当背景音，几人偶尔瞟一眼。

然而就是这一眼，赵世炎觉得自己似乎从电视里看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身影。

筷子因为赵世炎颤抖的手而掉落在桌子上，李大钊扭头担心的看着他，赶忙问他“怎么了。”

陈乔年顺着赵世炎的目光看过去，一眼就看到了那个护在金晶身边狠狠挨了几拳头的女孩子。

“是夏之栩！”

陈乔年话音刚落，赵世炎扔下碗筷夺门而出，只记得从门口抓了一大把钱，连鞋都没来得及换，他下到小区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到坐进去，心脏还在怦怦跳。

“哪去啊您？”

“嘿，小伙子？”

“问你话呢，去哪啊？”

赵世炎被出租司机连着问了三声才堪堪回神，喘着粗气回答他，“首都国际机场。”

没人告诉他该去哪，可偏偏脱口而出就是那个目的地。

赵世炎出门后，李大钊等人不放心也追了下去，可到底还是晚了一步，等他们下去，赵世炎早没影了。

“你说说，他连个手机都没拿，这就直接打车走了，他知道夏之栩在哪嘛他就走。”

陈乔年眨眨眼睛看着李大钊，“不是在巴黎吗？”

李大钊把手机举到陈乔年眼前，给他看那条刚刚发来的信息。

“守常先生，多日不见，但我猜您应该没有忘记我。又来了一位新同志，我想世炎见到她一定会很高兴，现在我们在回北京的飞机上，十几个小时后就落地北京了，在首都国际机场，期待一下吧。”

陈乔年匆匆扫了一眼短信内容就开始着急忙慌的拦出租车，“诶哟我去，这赵大哥啥也不知道别再虎了吧唧买张机票直飞巴黎.......”

众所周知，北京的初中小学里外地人口多，而我们的陈乔年小朋友，由于同桌是个可可爱爱的东北小大哥，他喜提东北口音。

其实平常还没什么变化，可偏偏现在他着了急，下意识就拐到东北味上去了。

陈仲甫一个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然后几个大人都不再克制自己的嘴角，笑作一团。

陈乔年显然意识到了自己这逐渐被带跑的东北口音，一下子被笑红了脸。

“好了好了不要笑啦，快打车去找世炎哥了！”

“诶乔年，怎么这句又没东北味了？”

“诶呀我哪知道，叔叔您怎么跟世炎哥似的，这么喜欢调侃我。”

李大钊戳戳陈乔年鼓鼓的腮帮子，搂着一边的陈仲甫拍着他的肩膀，“你儿子太可爱了哈哈哈哈哈哈.......”

不得不说，陈仲甫讨好儿子越来越有一套了。

只见他一本正经绷着脸，打掉李大钊的胳膊，“快快，打车。”说着话，就伸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趁机拽着陈乔年的手坐了进去，进去以后还不忘扒拉着窗户看李大钊，“看样子坐不下了，我和乔年豫才挤在后面，让弟妹坐副驾，守常你在打一辆吧啊...走啦师傅！去首都国际机场！”

***第四十三章***

赵世炎去的快，不一会他已经到了机场里面，虽说来到现代已经有些时日了，知道自己的国家如今富强，有了机场，可知道不代表去过。

对现代机场的不熟悉，加上他现下心里沉甸甸的全是锤到夏之栩身上那几拳，巨大的思念和心疼铺天盖地，他直接在机场里转了向。

他穿着拖鞋，身上是休闲衬衫配着个大短裤，这身过于居家的装束和机场的气氛格格不入，那时候是零八年，境内外分裂势力闹得汹涌，而几个月后就要开奥运会，所以北京所有的公共场合都有增派的武警。

而赵世炎这个样子，很显然在“需要特殊注意”的那一栏里。

于是有武警走过去，“同志您好，请出示一下身份证。”

赵世炎出门出的急，衣服都没换更别说拿身份证了，武警见赵世炎不出声，直接把他带到一边的屋子里，开始用设备检索赵世炎的信息。

“我真不是坏人，我来找人的，出门太急了没换衣服也没带身份证…………”

“请您配合我们的检查，没有问题自然会放您出去的。”

赵世炎无奈的呼噜了两把自己的头发，他知道北京最近查的严，理解这些武警同志，所以只好耐下心来配合他们的工作。

有这么个插曲，到是给后面赶来的陈仲甫等人打了一个时间差，赵世炎没能走太远，陈仲甫几人找他也好找。

他们到机场的时候，赵世炎恰巧刚刚配合完检查，武警确认了他干干净净的履历，于是跟他握握手，说了一句“谢谢配合”就让人出去了。

赵纫兰一眼看到了赵世炎，她挥挥手小跑过去，“世炎——诶哟你怎么跑这么快，我们下楼你人都没影了......”

赵世炎冲着自己师母笑笑，“.....之栩来啦.....”

“世炎哥，程子去接她了，已经在飞回国的飞机上了，就落在这个机场....对啊世炎哥，你怎么知道来这！？”

赵世炎转过身，微微弯了腰和他对视，吊起一边嘴角，“啊，可能，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陈乔年一巴掌拍在赵世炎脸上，“........贫死你。”

赵世炎直起身开始笑，一边笑一边拍陈乔年的肩膀，陈乔年在一旁翻了个白眼，表示已经习惯赵世炎对他的调侃了。

李大钊也终于赶了过来，几人总算是汇了合。

这么一折腾，原本蟹钳颜色的天已经变成了深蓝，透着些淡淡的紫，有成群的星星挂在上面，美得不可方物。

赵世炎知道了夏之栩已经在往北京来的路上，心里的期待直接拉满，他静静地坐在机场宽大的铁皮椅子上，睁着眼睛发着呆，脑子里全是夏之栩。

想他们第一次相见，想他们后来的分离，想上辈子屈指可数的时间里，那些短暂又炙热的陪伴。

他想起那一次敌特跟的很紧，怎么都甩不掉，正愁眉不展却见迎面走来了一个和自己穿的一模一样的人，那是夏之栩，是她帮自己脱困。

他想起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那个时候自己好开心，满心满眼都是他们母子二人，他还央求自己的姐姐为孩子起个名字.......

思绪总是像水的，想起上一世的甜蜜，自然跟着上一世的苦痛......

他死前还在想，儿子一定要好好活下来，可偏偏来到了零七年，他才知道，那个笑起来像个小馒头似的，白白胖胖的小娃娃，没能活着回国。

赵世炎换了个姿势，他用手肘撑着腿，双手交叉放在身前，低着头闭着眼，看上去累极了。

六十年，他光是想想，都心疼的不得了。

思绪乱跳，赵世炎又想起自己的小儿子，他知道了翔宇为他起了“施格”这个名字，知道了他在苏联生活了很久才回到了祖国，也知道，他还活着。

赵世炎长吁一口气，抬了抬头，盯着头顶刺眼的白光，“等你来，我们一起去见一见他吧。”

赵世炎安安静静的坐着，李大钊等人就时不时忧心的看他一眼，他们全知道，这样的境况下断不可能是全然高兴的，那情绪里必定掺杂了各种东西。

赵纫兰坐在他身旁，轻轻的摸了摸他的头发，李大钊在一旁逗他，“你师母今天为了你连我都不要啦，她跟着乔年豫才他们坐着出租就奔你这儿来了，我是后来自己又打了辆车....”

赵世炎扑哧一声笑出来，“师母，先生吃醋了。”

赵纫兰也开始笑，“没事，不用管他。”

“诶姐，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能不管我呢....”

“行了行了守常，知道你有老婆，这个家里有老婆的马上就不止你一个了，别嘚瑟了....”

“你这是嫉妒，你就是得不到你俩儿子你心里别扭了。”

“诶你可别瞎说啊，谁说我得不到我儿子。”

鲁迅听着俩人拌嘴，扭头去看陈乔年，指指陈仲甫，“所以他得的到你和你哥吗？”

陈乔年抿着嘴偷笑，“估计得不到我哥，得不到我哥就得不到我，所以也就是得不到我和我哥。”

陈仲甫听到陈乔年的声音，表情立马悲伤欲绝，眨巴着眼睛企图引起陈乔年的心软，被李大钊一巴掌拍了回去。

“不要恶心我们乔年。”

陈仲甫：人间没有爱了。

赵世炎看着拌着嘴的几人，心情总算是好了些，脸上也终于有了笑意，他轻轻靠在赵纫兰身上，像个依偎在妈妈怀里的孩子。

“师母....”

“嗯。”

“她从巴黎来的，您说，她的档案不会在巴黎吧.....我不想和她离那么远.....”

赵纫兰不知道说些什么，索性就不说了，静静的听他讲。

“.....不过即便是那样也没关系，我可以去巴黎陪着她。”

“我好怕她怪我.....六十年啊......”

“师母，我想妈妈了......”

“我去法兰西之前，妈妈身体就不太好了.........怎么这样呢，走之前那一面竟然就是最后一面了.......”

“师母.........”

夜逐渐深了，情绪总在昏暗中上涌，那个一直乐观的孩子，现在像是被乌云遮住了的太阳，光芒的内核还在，只是大概实在有些累了......

所以短暂的，就一会儿，让我也灰蒙片刻。

凌晨，那架赵世炎心心念念的飞机，终于降落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的跑道上。

***第四十四章***

由程子领着，夏之栩下了飞机，进到了候机大厅，见到了那歪歪斜斜坐在椅子上睡着的众人，最后，目光锁定在赵世炎身上。

他靠在赵纫兰的肩膀上沉沉的睡着，睫毛时不时颤两颤，夏之栩捂了捂自己的心口，她觉得那颤抖的睫毛直接扫在了自己的心脏，扎的人生疼。

这个她那么熟悉又实在有些陌生的，六十年未见的年轻爱人。

她是从未见过他这个样子的——十六岁，还青葱年少，带着稚嫩的样子。

程子接夏之栩接的实在是有些晚，当程子得知夏之栩在巴黎的时候，她已经独自一人生活了半个月了。

牛皮纸袋随她而来，里面有更为齐全的物品，有欧元有护照，还有酒店房卡，夏之栩跟着牛皮纸袋里一封简短的指引信走，顺利入住了酒店。

她是活到了建国后的，相比其他人，与08年的距离更近一些，所以走在法国的大街上，手里攥着这凭空出现的牛皮纸袋，虽说心下有无数疑问，可到底还算是冷静。

那半个月里几乎每一个深夜她都醒着，醒着看爱人曾经看过的星空。

我很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我直接来到了法国，第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可第二个，我大概知道......是因为我，太想你了......

你死后，我只好向着过去的日子寻你。

夏之栩就用这半个月逛了大半个法国，她时常深情的望着路边种满香根鸢尾的花圃，或是天上扇着翅膀的云雀，甚至是地上每一块因年代久远而有些破烂的地砖......

看着那些，她总觉得，能看到那个时候意气风发的赵世炎。

........

........

直到被程子接到，坐上了飞机，她还很是有种不真实感，这半个月她其实是当一场梦来过的，她总觉得梦迟早要醒，她依然要死去，依然见不到自己心心念念了六十年之久的爱人。

可是那个小同志说，要带她去见赵世炎。

她很想笑一笑，摸摸小姑娘的头，然后告诉她，“赵世炎早就牺牲啦，我们都再也见不到他了。”

可是那个孩子眼睛亮晶晶的，就那么直直的盯着她，让她无论如何说不出那样痛苦的一句话。

所以话音一出，她下意识的顺着程子的话说了下去。

“你说，带我去，见世炎？”

“对，见他。”

透过小小的窗户，能看见窗外已经被夕阳染得血红的云层，夏之栩忽然就觉得好累。

好累啊，等你太累了，所以这次能不能....让那个小女孩说的话成真啊........

别再让我等了.......

她合了眼，一夜无梦。

第二天清晨，飞机还有不到半小时就要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了，两人相继醒来，窗外的天已经变成了淡淡的蓝色，泛着点初升太阳的金光，让人没由来的安心。

“程子？昨天没来得及问，你能给我讲讲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听着夏之栩的问话，程子开始讲那个她讲了许多遍的解释，而最后一句话，直接压下了夏之栩心中翻腾的各种疑惑与不解。

“相信人民的信念吧，他们很想你们。”

半小时后，飞机准时降落在宽阔的跑道上，而走进大厅的夏之栩也终于知道，那个小姑娘说的话，原来真的是真的。

她看着还在熟睡的赵世炎，几次抬手想去摸一摸他细软的头发，可到了手边，却又是缩了回去。

夏之栩眼里此时蓄满了水，就那么咬着唇站在赵世炎面前，悄无声息的就流了满脸泪，她心底忽然有种不合时宜的别扭，莫名其妙的就起了一团弱弱的火。

她就那么站着，不出声也没有动作，并不打算去叫醒睡得昏沉的赵世炎，她别扭的生气，别扭的等，偏执的想，“我倒要看看你睡到什么时候才能睁开眼睛看见我。”

最先醒来的是陈仲甫，他伸了个懒腰，转了转略显落枕的脖子，正小声嘟囔着自己老胳膊老腿还在机场大厅的椅子上睡了一夜对世炎真的是真爱了，结果一个扭头，就看到了站在赵世炎身前红着眼睛的夏之栩。

于是他开始拍坐在自己左手边的李大钊，拍完李大钊又尽量不动声色的伸长了胳膊去拍在李大钊左边的赵世炎，右手还不忘去摇醒睡得迷迷糊糊的陈乔年和更远处的鲁迅......额，等等.......

陈仲甫猛然回头，看到打着哈欠就要坐直的陈乔年，又感受到了自己右边肩膀逐渐失去的重量，这才意识到陈乔年是靠在自己肩头睡了一夜。

他脑子里全是“乔年靠着我睡觉了！！”，以至于整个人都不太清醒，想也没想直接一个用力把陈乔年的脑袋又按回了自己的肩膀上。

还没睡醒的陈乔年被陈仲甫这一巴掌按懵了，眨巴着眼睛发呆发了好一会，然后又意识到什么似的猛然坐直。

“...你干嘛按我头。”

“是你自己靠过来的，靠着我睡了一晚上呢。”

“......我靠着你？我靠.......”

陈乔年说着话，看到了悠悠转醒的赵世炎和哭着的夏之栩，于是原本在说的话逐渐收了声，只有前六个字勉强能听到。

陈仲甫冲陈乔年勾勾手指，“你不要骂人哦。”

陈仲甫的手指在陈乔年眼前乱晃，属实是影响了陈乔年看自己世炎哥怎么讨好老婆，他想也没想抓住了那根手指按到椅子上，然后忘了松开，专心致志看那一对儿重逢。

陈仲甫手指被握住，于是什么话都没有了，生怕陈乔年反应过来再给他甩开。

再看赵世炎那边，他被陈仲甫和李大钊合力拍醒，结果一睁眼就看到了站在自己面前的夏之栩。

很多年后的赵世炎回想起那个睁眼的瞬间，他都无法形容那一眼的感觉。

像是汹涌的海面忽然起了风，掀起了滔天的巨浪，眼看就要兜头砸下，却忽然一切都静止了，高高的水墙变成了绵绵的雨丝，疯狂的海面此时像极了一潭死水，将将没过脖子，巨大的水压让人有些喘不过气。

然后夏之栩的一滴泪落下，昏暗的大海尽头忽然有了光，初生的乳酪颜色般的太阳越过了地平线，驱散了海上的潮气，海水渐渐恢复流动，他终于可以浮上海面好好呼吸。

赵世炎慢慢站起来，想起自己穿的衬衫大裤衩，又不自在的扥了扥衣服，然后一点一点走近夏之栩，那步子实在是小，他好像很不敢过去。

可路总是会走完的，他终于来到了伸手就可以碰到她的地方。

“我真害怕，怕这是梦，怕我一碰，你就消散了......”

夏之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上前一步拽住赵世炎的手狠狠攥着，不知到底是气的还是难过的，声音都在发抖，“那你到是碰一碰试试啊！”

***第四十五章***

夏之栩攥的有些狠了，赵世炎手腕处起了一层淡淡的红痕，被夏之栩看到，她猛然松开手，“对不起，疼吗.......”

话没说完，被赵世炎一把拽进了怀里，“对不起。”

他紧紧的抱着夏之栩，由于此时的赵世炎生理年龄16岁，所以个头还不是很高，头埋在夏之栩颈窝处正合适且舒服。

他搂着她，姿势原因，他声音闷闷的，就那么小声的说着许多话。

“对不起.......”

“我好想你啊，好想你好想你......”

“你不知道，来到新中国以后，我每天都在想你......”

“我好怕你怪我，怪我先你而去六十年.....更怕你一怪我，这辈子就不来了。”

........

........

夏之栩歪了歪头，用脸贴上了赵世炎软软的头发。

相拥在一起的那一瞬间，过往的所有累与痛苦，所有的不如意与委屈，以及那陪伴了夏之栩整整六十年的漂泊感，终于四散在空中。

你的怀抱，就是我最大的归属。

陈乔年的肚子不合时宜的响了起来，把两人从略显悲伤的情绪里拽了出来，也成功逗笑一众人。

“好了好了，咱先去吃饭吧，之栩也饿了吧，这么长时间坐飞机，也累了吧.....”李大钊站起来，边活动僵硬的身板边说话。

夏之栩挨个向几个大人鞠了鞠躬，叫了几声先生师母，然后又跟陈乔年打了个招呼，最后冲着李大钊笑笑，“还真是有些饿了。”

“行，那咱走吧，回去吃饭了。”

几人陆续站起来，陈乔年这才发现自己一直攥着陈仲甫的手指，然后一脸惊恐的松开手，还不忘甩一甩，这不甩还好，一甩，陈仲甫感觉自己被嫌弃了，心里那叫一个受伤，跟在几人后面不住的叹气。

鲁迅回头看看他，“你歇了吧，你追儿子的进度快的都快赶上坐火箭了，还不知足，别叹气了，赶紧跟上，回家吃饭了。”

“你就是想让我掏钱打车吧豫才。”

“世炎守常都有老婆，你有儿子——虽然你儿子不想有你这个爸——我老婆也不在儿子也不在，我这么惨了，当然就不能掏钱了。”

鲁迅摊摊手，一脸无辜的看着陈仲甫。

于是，最后结果就是，赵世炎夏之栩一辆出租，李大钊赵纫兰一辆，而剩下的陈仲甫三人......

坐公交。

终于到了家，人逢喜事精神爽，赵世炎忙前忙后，李大钊家里三室一厅，原来陈仲甫自己一间，陈乔年跟着赵世炎住一间，赵纫兰李大钊一间，如今夏之栩来了，陈乔年自然不能跟着赵世炎住了。

他先是把陈乔年的被子搬到了陈仲甫的屋子，然后又从衣柜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新的枕头新的枕巾被套，枕巾上有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印花，看上去幼稚极了，可赵世炎就是觉得夏之栩很配这种可可爱爱的东西。

夏之栩在屋子里转悠，熟悉着这个以后要生活的地方，转着转着，就来到了赵世炎的屋子——以后是他们二人的屋子。

她一眼看到了那花花绿绿的枕巾被罩，“世炎，这.....”

“我专门给你挑的！喜欢吗喜欢吗！”

夏之栩：“.........喜欢....喜欢......”

“你是不是不喜欢呀，不喜欢的话咱俩换换.....”

看着赵世炎委委屈屈的样子，夏之栩觉得心都要化了，她走过去坐到床上，摸着枕巾的一角，“喜欢呀，世炎买的什么我都喜欢。”

赵世炎看着冲着他笑的夏之栩，忍不住闭了闭眼。

“怎么了？”

他慢慢睁开眼，脸上却逐渐起了红，“你别笑了，我，我好久没见过你笑了.......”

夏之栩扑哧一声笑出来，“我的世炎害羞啦。”

赵世炎的脸更红了。

厨房里炒菜的声音逐渐变小，随着赵纫兰大大的一声“开饭啦”，散落在屋子里各处的人们齐齐聚在了餐桌前，只是陈乔年晚了点。

只见大家都坐好了，他才从门外推门而入。

“诶，你怎么去外面了，干啥去了？”

陈乔年看着问话的陈仲甫，抚了抚额，“.......您确定您要问我这个？”

“昂，有什么不能问的。”

陈乔年狡黠的笑笑，“世炎哥的屋子不能住了，他把我被子扔你屋了.......”

李大钊明白了什么，也开始笑。

“......那我没办法，就只好把你被子搬回对门了.....”

陈乔年说完就挨着赵世炎坐下，埋头开始吃饭，瞟了一眼陈仲甫的表情，然后努力憋笑。

陈仲甫：这个家没法呆了！

/姓名 夏子胥

性别 女 民族 汉

出生 1988年12月22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居民身份证/

***第四十六章***

**<建议搭配bgm 一荤一素>**

夏之栩的手机铃声打破了一屋子有些奇怪的氛围，不过她并未接起，而是直接按灭。

几人奇怪的看着她，赵世炎轻声问她“怎么了”。

“没事，不必理。”

赵世炎直觉不对，直接拿起了她的手机，看到小小的蓝屏上显示着一串海外号码。

正当他疑惑的时候，手机铃声又想起了，赵世炎想也没想接了电话。

电话那头是很响的电流声，时不时伴随着一些怪物似的嘶吼，直直敲在每一个人的神经上，像是经年累月不停摆的钟，在耳边不断回响，响的让人心惊。

紧接着，里面变换了声音，听上去像极了女人尖锐的指甲狠狠划过黑板的声音，引得屋里一众人等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夏之栩拿回了手机，按断了这通电话。

赵世炎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过于担心导致声音都有些粗，“这到底，怎么回事。”

夏之栩被赵世炎盯得莫名心虚，说话声音都小了些，“就是那些在法国闹事的分裂分子嘛，我当时留下来给警方指认闹事者，被他们记住了，然后就......”

“然后这两天你就自己受着？就算现在见了面也不告诉我？”

“我.....习惯了......”

赵世炎那原本有些苗头的怪她不依赖自己的情绪，被这一句话，四个字，给灭了个彻彻底底。

他就那么愣愣的看着她，看她的眉毛看她的眼睛，看她十九岁的样子。

上辈子他们相遇，她也是十九岁。

夏之栩很长时间没有体会过赵世炎的关心了，这种，很心疼很着急，很难过自己不依赖他，甚至很是有些委屈的关心。

1927年以后，漫漫长路六十年，再也没有体会过了。

那个时候她经常做梦，梦里全是赵世炎的脸，甚至有他身上的味道，可是到了后来，老眼昏花了，年岁也大了，看仅有的那几张黑白照片看不清了，他也不常来梦里了。

上辈子最后几年她总爱合着眼，阳光透过冰冷的玻璃照进来，披上一层浅浅的温度，期盼着能睡着，期盼着能梦到他。

也就是那个时候，她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唯梦闲人不梦君”这句话到底有多残忍。

她总喜欢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赵世炎生前的照片，温柔的摩擦着，有时候拿着拿着就笑了，然后就低声说话。

“求求你啦，来梦里看看我嘛，我睡眠很沉的，不会被吵醒的.......”

.........

........

而现在，听着那熟悉的语气，感受着他抑制不住的心疼与关心，那个在后来岁月里无比坚强的夏之栩，忽然就觉得好委屈。

一个人的时候觉得什么都不是事，觉得那只是几个骚扰电话而已，无聊的跳梁小丑，不必理。

可现在赵世炎就在她身边，眼里盛满了心疼一动不动的看着她，小指轻轻勾着她的衣袖。

夏之栩撇撇嘴，眼泪开始抑制不住的往下掉。

赵世炎一瞬间慌了神，赶紧伸手去蹭她的脸，把那几滴珍珠拭掉敛在手心，“别哭啦....对不起.....”

“对不起，留你一人孑孓六十年.......”

“.....但是，既然来新中国了，你可不可以，尝试着重新依赖我，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不要受了什么伤都不告诉我，我......请你相信我.......”

赵世炎越说越有些没底，跨越两生六十年，这中间的巨大鸿沟忽然给了赵世炎一些掩盖不掉的惶恐，他没经历过的战争，建国，改革开放；成长，变老，岁月流逝；与亲生骨肉生离，与爱人死别后的漫漫长夜........

她全部，独自一人经历过。

于是赵世炎有些乱了，开始语无伦次，“你相信我吧，真的，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经历的也比我多好多，可我依然能是你的依靠，真的........”

夏之栩看着眼前乱了心神的赵世炎，心疼的无以复加，那是她爱了一辈子的人啊，他怎会觉得她不愿相信他。

于是夏之栩哭得更厉害了，不仅开始成串的掉泪，还开始去拽赵世炎的衣角。

“他们可凶啦，在巴黎他们就打我，那几拳打得我可疼了.....”夏之栩委委屈屈的撇撇嘴，眨巴着还红着的眼睛去看赵世炎，“后来我就配合巴黎警方指认他们，然后他们就可凶可凶的指着我跟我说‘你等着’，后来就一直给我打这种电话，我晚上睡觉都睡不好，呜呜呜那声音听得我都快神经衰弱了........”

夏之栩开始小声的哭诉，赵世炎就一手抓着她的手，一手揽住她的腰，一点一点的哄着。

其实那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的夏之栩哪有这么脆弱呢，只是她的世炎胆怯了，在她八十年的人生长河前犹豫不决的止了步，她总得用力些，把他拽过来，拽到自己身边，告诉他。

“我很爱你，即便你缺席我人生六十年，我依然爱你至深，并自始至终依赖你。”

***第四十七章***

没一会，夏之栩止住了哭泣，只是仍然拽着赵世炎的手。

而赵世炎握着夏之栩仍然时不时亮起来的手机，决定带她去换一个手机号。

这边夏之栩的手机关了静音，那边家里座机却直愣愣的响了起来，给还沉浸在刚刚那通电话里的几人吓一跳。

鲁迅离得最近，所以他直接接起了电话。。

“请问，是赵乐生的家长吗？”

鲁迅一听这问题，直接大声去叫李大钊，“守常！找你的，估计是因为世炎今天没去学校吧......”

李大钊接过了电话，“您好，我算是赵乐生的家长。”

赵世炎的班主任从听筒里听到那声“守常”与“世炎”，脑子直接懵掉，说起话来都有些不利索，“......奥，奥对，世.....赵乐生今天是不舒服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学校？”

“诶呀对不住对不住，您看这事出着急，也没来得及跟您请个假，赵乐生他...”李大钊瞥了一眼现在看着夏之栩周围都快冒粉红爱心泡泡的赵世炎，“啊，他今天忽然心脏不太舒服，我带他去看医生来着。”

一听这个老师有点着急，也忘了刚刚那两声“守常世炎”，“啊？那没事吧，心脏问题可不是小事，得好好听医生的，医生怎么说啊，实在不行您来一趟学校，我可以给他办一段时间的休学，身体要紧啊......”

“没事没事，他见着医生就什么都好了，现在还坐医生旁边俩人一起吃早餐呢，一会我就把他给您送去。”

“这医生还挺好，这么照顾病人......行吧，那我就不给他记缺勤了，一会赶快让他来学校吧。”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老师再见。”

“诶诶再见。”

李大钊放下电话，赵世炎看他一眼又去看夏之栩，小狐狸似的笑着，“医生，我心脏还是疼，你陪我去上学吧。”

李大钊走回桌边，还不忘敲敲赵世炎的头，“不行，今天之栩去清华办手续的。”

如果赵世炎真是个小狐狸，现在他的耳朵一定低低的耷拉着，尾巴尖还得不死心的悄悄晃两晃。

“那姐姐能来接我放学吗？”

赵世炎现在十六岁，撩人的本事可是二十六，他向夏之栩面前凑了凑，眨着眼睛和她对视，夏之栩觉得自己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整个人从耳根红到了脖子。

上辈子她小他五岁，从来都是她喊他哥哥，什么时候听过“姐姐”这样的称呼，如今身份证上自己大他三岁，被眼前眯着眼睛的小狐狸喊自己“姐姐”，简直太致命。

“好。”

怎么可能不说“好”呢，那是她想了很久很久的小太阳啊。

陈仲甫看着一旁还在吃饭的陈乔年，忽然意识到什么，“你怎么还没去学校.......你老师怎么还不往家里打电话。”

鲁迅在一旁举起自己的小灵通，“乔年早托我请好假了，就不麻烦仲甫先生了。”

陈乔年嚼着菜，鼓着腮帮子狡黠地笑笑，还狠狠点了点头。

有些迷幻的早晨总算过去，赵世炎和陈乔年也终于姗姗来迟的去了学校。

李大钊和鲁迅今天都有课，而看了一早上自己宝贝学生的爱情，李大钊似乎更黏赵纫兰了，又想起自己上辈子说的“要一笔一划教你写字”，于是给赵纫兰把在外报的数学班请了个假，带她去北大随他上课去了，所以家里，徒留今日没课的陈仲甫一人。

他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坐下又起立，这逛逛那晃晃，最终还是走进了他与俩兄弟先后住过的屋子——现在是乔年自己一个人住了。

他被赶回了对门去。

陈仲甫无奈的笑了笑，长长叹了口气，忽然就很想提笔写些什么。

/吾儿延年

启信致歉。

前生为国家计，疏略了你兄弟二人，疏略了家庭。

我查了很多资料，心痛如刀绞。

你死后乔年顶上，后来乔年也死了......玉莹松年去给你们收尸，可国民党不让，每一次他们都只能看着倒在血泊里的你们，却触碰不到。

后来玉莹疯了，没过多久也死了。

子美在国内待不下去，后来去了美国，可依然生活苦楚.....她04年的时候，也走了.....

你说，我为什么没能在04年之前来到新中国呢，那样大概，我还能再见见她。

要带一只鸽子去，那时候给她放走了英英，小姑娘哭了好久呀。

.....鹤年....是我牵累了他.......我牵累了你们每一个人。

…………

…………/

陈仲甫写了寥寥几行，再往下却是怎么也写不下去了，他看着窗外刺眼的太阳，不一会就被阳光晃得头晕眼花，周围的都变成了深水似的蓝色。

陈仲甫发着呆，信纸被他团成一团随手塞到了沙发缝里，这神一走，就走了一下午。

他想起之前看的陈乔年的初中历史书，那上面甚至没有自己两个儿子的名字，天渐渐暗下来，陈仲甫用手捂住自己逐渐变湿的眼睛。

一生太短了，人也太渺小了，那浅浅几行油印字，居然就道尽了你我的一辈子。

“延年啊…………延年……………”

“对不起………………”

***第四十八章***

夏之栩学校事情不是很多，一切都办好后刚好快到赵世炎放学的时间，于是她直接坐车去了附中门口。

她到的还是有些早，学校里还时不时传出写读书声，她也不着急，就在学校附近走一走，慢慢的等。

从大门口望进去，能看到赵世炎的雕像，昂首挺胸抱着臂，嘴角微微向上。

从夏之栩眼里看过去，那石头塑的眼睛里也温柔的像盛着水，她就站在学校铁门外，静静地看着那个雕像。

保安厅的老大爷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走出来和她攀谈。

“来接弟弟的？”

夏之栩寻声看过去，“.....对。”

“这么大了还用接啊，自己回家就成啦。”

夏之栩又看了一眼里面的赵世炎雕像，浅浅的笑笑，“很长时间没见啦......舍不得他自己回家。”

大爷一脸慈祥的笑，“诶哟看这当姐姐的亲的诶.......我看你看了半天这赵世炎雕像，你知道他啊。”

见夏之栩疑惑地看着自己，大爷继续说，“害，这不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嘛，牺牲的太早啦...可惜了可惜了......”

俩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不一会到了放学的时间，一波一波孩子向外涌，可夏之栩依然在一群校服里一眼认出了自己的爱人，她向他挥挥手，示意自己的地方。

等人的过程中，耳边不时能听到几句学生们的聊天，不听还好，一听就出事。

“诶你看你看，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赵乐生啊....”

“啊啊啊学弟我可以，看看姐姐吧！！”

“啧，你小点声，一会被人听见了.........”

“他有女朋友吗有吗有吗没有我要下手了....”

夏之栩看到那个小姑娘冲着另一个人笑得诡异，“我表妹在八一....”

“谁问你表妹了我问漂亮学弟...”

“啧你丫听不听我说话！”

“好好好听听听。”

“赵乐生好像有个弟弟就在八一，他之前老去接他放学，我表妹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你猜他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他没有女朋友，只有老婆，不仅有老婆还有儿子，不仅有儿子而且儿子都七十多了。”

“哈哈哈哈哈哈好皮的学弟我就喜欢这么皮的，那他这么说就代表没有女朋友咯，帅气学弟姐姐来啦。”

夏之栩听到这个回答简直要笑死，看着远处费劲扒拉开人群向自己挤过来的赵世炎，忽然就很想逗逗他。

“我来啦，我们回家吧~”赵世炎说着，还往她兜里放了块糖，“今天老师给的，说奖励我心脏不舒服还来上学。”

夏之栩怕自己憋不住笑出声所以脸绷得格外紧，赵世炎见她不说话，有点慌神。

“怎么啦，怎么不说话，他们又给你打电话了，我不是托先生带你换个手机号吗，你们去了吗.....”

“赵世炎。”

赵世炎被这全名叫的一愣，怕是因为自己惹到她不高兴才这样的，心里更没底了。

于是小狐狸只敢弱弱的回答一句，“诶....”

夏之栩拼命遏制自己想要摸摸他头发的手，“你在学校很受欢迎嘛。”

“啊？”

并不知道已经有学姐觊觎自己的赵世炎被这句话问懵了。

“刚刚两个小女孩在讨论你啊，还说你要是没女朋友的话就要拿下你。”

赵世炎被这句吓得赶紧摇头，一边摇头还一边摆手，“我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我在学校都不跟女生说话的，她们才拿不下我，之前乔年学校里就有小......”

赵世炎意识到自己给自己暴露了，赶紧收了声，结果看着夏之栩那好整以暇的表情，又只好接着说。

“....啊，就乔年学校里有小女孩.....问我有没有女朋友....但是我回答的可干脆了！我直说有，我说我有老婆还有儿子.....不过她应该不怎么信，还满脸不可描述的看着我，然后就走了.....”

夏之栩终于忍不住了，靠在赵世炎肩膀上开始笑。

“哈哈哈哈哈哈好啦，知道啦，我刚刚都听到那俩小孩说这个了，人表妹正好就是问你有没有女朋友的那个，刚刚听到我都要笑死啦哈哈哈哈哈....”

赵世炎搂着怀里笑到不行的夏之栩，开始挠她痒，“啊，好啊你，你吓唬我！”

夏之栩挣脱他跑开，一不小心撞到了刚刚说话那俩小姑娘，俩小孩很显然是看到了赵世炎和夏之栩的亲昵，被撞了一下也不说话，愣愣的看着夏之栩。

“对不起对不起....”

“你是赵乐生的女朋友吗？”

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皮，是会传染的。

“......我是他老婆。”

徒留在风中石化的两个小姑娘在校门口站着，这一对夫妻已经一口气跑到了公交站前准备回家了。

鲁迅和陈乔年是前后脚到的家，一推门就看到了黑漆漆的屋子里捂着眼睛的陈仲甫，鲁迅走去他身边，陈乔年在后面打开了灯。

“怎么了，留你一人孤单了？”

陈乔年看他一眼，然后进了屋子开始写作业，只留鲁迅在外面陪着他。

“没事，想延年了。”

“这话啊，你该当面跟他说。”

俩人没聊两句，赵世炎二人也到了家，恰好听到两人的对话，赵世炎走过去坐到陈仲甫身边，“陈伯伯，延年其实很好搞定的，您只需要放下您那些倔强与不好意思，去简简单单的爱他就够了。”

“缺爱的小孩最怕又最渴望的，都是汹涌的爱。”

陈仲甫拍拍自己因为长时间没动而略显僵硬的脖子，慢慢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冲着赵世炎笑笑。

“其实我想了一下午，我想找个时间，去上海看看他。”

…………

…………

然而陈仲甫时隔几个月再次见到陈延年不是在上海，而是在——

汶川。

***第四十九章***

那实在是一个很平常的下午，中午两点，陈仲甫正在北大某一个教学楼里讲着刚刚开始没多久的课，李大钊在室外小亭子压了张毡子，上面铺着宣纸，握着赵纫兰的手一笔一划带着她写字，偶尔有几个学生经过，唤他们一声老师。

夏之栩午休刚起床，正收拾着打算去图书馆看看书。

鲁迅下午没课，又想起家里糕点和烟都快见了底，干脆去店里再买些回来。他最近馋上了黄鹤楼，柔和细腻的气体过嗓，比原来那些自己卷的旱烟香很多。

陈乔年下午第一节是体育，为了马上到来的体育中考，正和同学们一起在操场上顶着炎炎烈日列队跑圈。

赵世炎正上着数学课，被老师叫起来去黑板上写解题步骤，台下的同学在嗡嗡作响的风扇下昏昏欲睡，只剩前几排的还费劲睁着眼认真听着课。

远在上海的陈延年正照顾着舍友偷偷带进宿舍的幼年小狗，他把它搂进怀里，举着小小的奶瓶一点一点给幼崽喂着羊奶，有还没起床的舍友嘟嘟囔囔的说几句梦话，陈延年就和小狗对视一下，然后举着它跟它说“你看他那傻样。”

邓中夏此时已经在湖南呆了一个月了，中午两点，正是全国都还有些昏沉的时候，几位老人躺在铺了凉席的炕上午睡着，邓中夏戴着遮阳的草帽在外面用木桶往上挑水，差不多挑够了，就用瓢舀一些，直接喝下去，清清凉凉的，很是舒爽。

四川——

天边有些很好看的云，底层是些淡淡浅浅的蓝，继续延伸，就染了层红，透着些太阳的金光，仔细看看，像能滴下来的血。

街边一对情侣，牵着手在去往民政局的路上。

“内朵云巴适很。”

“是嘞。”

“从没看到过啷子嘞...”

“耶，你这样一说，我啷子觉得它诡异得很。”

“算咯算咯，莫管了，快点走吧我们得是今天下午第一对领证嘞。”

“走走走......”

路边摆摊卖水果的中年人斜靠在水果摊上，一手撑着脸百无聊赖的看着正午稀松的人群，一手有一搭没一搭的用大蒲扇给自己扇风。

平日里根本不怎么见到的青蛙此时像被捅了窝的蜂，从各种地方乱叫着钻出来，水果摊主时不时抬起脚躲避着这些黏人的小东西。

“奇啊怪......”

不远处的中学里传来朗朗读书声，教室里人多，平日里就高温的天气今天更是闷热，有些孩子撤掉了书皮拿在手里当扇子用，一边扇一边听课，时不时跟同桌聊两句天，埋在高高的书墙后面头抵着头偷偷笑着，教室里太乱，老师就停下了讲课的声音略带愠怒的环视一圈班级，见学生安静下来再继续讲课，可老师的声音一起来，孩子们就又开始在讲课声的掩护下开着小差聊着天。

**十四五岁的孩子总是这样，皮的不行，令人头疼。**

.......

.......

时间一分一秒的走，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分钟以后，会迎来那惊天动地的八十秒。

带着巨大裂缝呼啸而过，像怪物一样吞噬掉那么多人的生命，浸满了血的、短短的、却如过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八十秒。

2008.5.12 14:28:04

北京——

陈仲甫讲着讲着课，感觉有些晃，本以为是自己身体出了问题，可低头一看讲台上在盒子里跳跃着的粉笔，又看了眼杯子里溅起的小水花，直觉不对。

学生们显然也察觉到了异样，不知是谁站起来喊了一声“地震了！”，所有人如梦方醒。

陈仲甫依然站在讲台上，挥着手臂扯着嗓子冲着学生们大喊“快跑！都看着点别跌倒了别踩着！”，直到最后一个学生也跑出门外，他才跟在学生后面也跑了出去。

李大钊等人显然也意识到了什么，很多学生陆陆续续从各种建筑物里出来聚集在空旷地带或是操场，他匆匆收了墨也赶紧扶着赵纫兰下了亭子。

震感起来的时候夏之栩恰好在外面，而赵世炎陈乔年因为楼层低所以甚至没有感觉到晃动，家中一群人，说起来鲁迅的震感是最明显的。

他们的屋子楼层高，晃起来很剧烈，阳台上的衣架子乱晃着，茶几边上的鱼缸也被晃得撒出了些水，一只金鱼跳出来，然后摔在地上再也没能回去。

所有人都跑出楼，由于不敢坐电梯于是很多人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跑，有个抱着孩子的母亲不小心踉跄了一下眼看就要滚下去，被鲁迅和另一个中年男人一把拽住，来不及道谢，那个母亲只是看了他们两眼，倒也不必说，任谁都看得懂那双眼睛里的感谢。

空旷的地面上逐渐聚集了很多人，有些踢拉着拖鞋有些穿着大裤衩，很多男人身上穿的都是北方最流行的三眼枪大白背心。

“什么情况啊这是，地震？北京这地界还能地震呢？”

“你问我我问谁切。”

“好家伙我当时在家里看，那对面楼的上半部分都在摇摆，我说这可不行立马拽着我媳妇儿我俩就坐电梯奔楼下了......”

“您还敢坐电梯呐！下次长点常识，这要真给你震塌喽电梯一停，好么你们不就栽啦。”

“歇了吧歇了吧，净贫，闭上你内乌鸦嘴......”

几人正侃着，就看到平常大家都熟悉的某个邻居自己站在一边，老婆孩子老母亲才从楼上下来。

老北京的大爷大多伶牙利嘴，能翻着花儿的骂你还不带脏字。

“哟，来啦，这地震挺大。”

“....啊......”

“能给您一人儿直接从十八楼震下来，您这得亏命大呀，不然给您往下掉个十八层，不死也得烂成泥吧。”

周围一群人边附和边笑，那个抛妻弃子独自跑下楼的男人无地自容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上海复旦——

摇晃的高楼把陈延年那个还睡着的舍友直接晃到地上，整个人都懵着，陈延年反应快，断定这大概是地震，于是一手抱小狗一手拎刚醒的舍友，嘴里喊着另外两个醒着的，一路飞奔下楼，沿途还不忘叫人赶紧跑。

复旦的楼下和北大一样，聚集了很多匆忙跑下来的学生。

其实此刻，大半个中国都是一样的。

湖南山村——

邓中夏还在外面晒着太阳喝着水，时不时逗一逗一旁的飞鸟，玩心正起，却猛然感到有些头晕，以为是中暑，索性去一旁树荫处坐下，接着喝那瓢里甘甜的井水，可没过一会，远处村镇小学却起了骚动。

他站起来，远远眺望，见大多数孩子都已经出了教学楼，还有一两个在向他这里跑来。

“别急别急，怎么了？”

“邓哥哥！哥哥快把娭毑们叫起！地震了！”

“地震！？”

“嗯嗯，楼都在晃，不过还好，没有塌。”

虽说没有塌楼也没有人员伤亡，可谁也不能保证还会不会再震，邓中夏把瓢一扔，直奔屋里而去。

那些同行志愿者们一起把老人们搀扶出到空地上，又搬了好些把椅子供老人休息。

“伢子，怎么回事嘛？”

“听说是地震了！”老人们大多耳朵已经不好了，邓中夏就对着她们耳边大声的喊。

“地震？希望不要有事哦.....”

邓中夏去拽其中一个老人的手，一点一点安抚着，“不会有事的！你们啊，就好好待在这里，估计刚刚那波没事，过后也不会再有大震了！”

<四川话有俺哥哥们指导，湖南话我实在是不会，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哭唧唧>

***第五十章***

四川——

你尝试过，很多很多稚嫩的、还带着些尖利的声音，齐刷刷的喊你“老师”吗。

他们满脸血污，身上蓝白相间的校服破破烂烂，女孩子的头发被血黏在了脸上，有的，甚至扎进了眼睛里，扎出了血，带出了些黏黏的分泌物。

两分钟前他们还在教室里上着课，有些在跟同桌打闹，有些偷偷吃着零食，有些认真记着笔记，可是转眼间，一切都没了。

巨大的轰隆声带来的是天谴般的灾难，水泥板直挺挺砸下，刚刚还在和别人打闹的小女孩瞬间被压碎了内脏，上课偷吃零食的小胖子嘴里还含着最后一根辣条，可是现在那辣条上满是鲜血，混着腥气，他要是还活着，该嫌弃这辣条不好吃了。

侥幸存活下来的孩子们，举目四望，可看进眼睛里的除了废墟就是死人，他们一瞬间想不明白啊，怎么上一秒还在和我谈笑风生的好朋友，现在就死了。

死了，原来...这就是死吗.......

他们四处走啊，有些停下来去漫无目的的挖着石头，企图从中挖出自己的同学与好友，有些浑浑噩噩，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老师，于是他们围过去，围过去，拽着她的衣袖，仰着头看她，他们一声一声的喊着“老师”，他们一边哭一边问她“怎么办”。

其实她才多大呢，刚刚二十出头啊，她又能怎么办呢。

她只好去握他们的手，去抱住他们瘦瘦小小的身躯，去一遍一遍的说“没事的”，说“要坚强”，说给孩子们，也说给自己。

时间过去一些，人们似乎接受了这个现实，于是老师带着活着的学生，开始去尝试搬动那些水泥板，去救一救，那些还活着的孩子。

汶川，北川，什邡.......蜀道多难，天灾而至，地震发生后的二十几个小时内，甚至没有大规模救援队能进入这方天堑。

他们只能自救。

那些学生，还在上中学的学生，他们没有工具没有防护，就用自己的一双手，一双眼睛，一双耳朵，看到了听到了，就去挖，去搬动那些要人命的水泥板或石块，他们挖红了眼，挖碎了心。

他们发了狠，使劲搬着那些仅靠他们根本不可能挖的动的石板，手指出了血，心才能安一些。

恨啊，太恨了，可是......

他们抬头望望已经褪去了异云的晴朗无比的天，喉咙里哽住许多根刺，张开嘴却发不出声，睁大了眼睛可流不出泪.......

该恨谁呢。

恨天吗，还是恨地啊，恨命运不公.....还是恨自己呢..........

逐渐有其他地方赶过来帮助救援学校的大人，他们想去把已经伤痕累累的孩子们拉开，可是很多人，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成功。

**十四五岁的孩子总是这样，情比天大，执拗的不肯放弃。**

可人是有极限的，受了伤又一直在刨废墟，很多孩子撑不住了。

那个挖的最狠的男孩终于还是倒下了，倒下前他看到自己的老师跑过来，接住了他，他听到自己的声音飘起来，飘在空中。

“老师，为什么，死的不是我啊...... ”

北京——

震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聚集了一会就慢慢散去，那个年代智能手机不发达，人们上网大多数也只能去网吧，不过大学里电脑设施还算齐全，不一会便传来消息——

汶川地震了。

这样一折腾，各大中小学直接停了课，陈仲甫李大钊带着赵纫兰和夏之栩往家走，赵世炎照例去接陈乔年然后一起向家去，只有鲁迅，在他们楼底下侃大山侃得不亦乐乎。

毕竟离家近，坐个电梯就上去了，更何况，看北京老大爷损人实在是有趣。

陈仲甫大老远看到在楼底下笑得开怀的鲁迅，伸长了胳膊和他挥手，“豫才！”

在外鲁迅并不喊他真名，“诶！乾生兄，你们回来啦。”

“嗯，哟，大爷，”陈仲甫礼貌的和大爷打了个招呼，又转头看着鲁迅，“知道了吗，汶川地震了。”

“我们还不知道呢，这也没看电脑没看电视的，确定是汶川了？”

“确定了，但是还没有更多消息传出来。”

“....离北京这么远都有震感.....”

赵世炎和陈乔年恰巧也到了楼底下，他们顺势接话。

“是啊，不知道那震中得是什么场景啊.......”

“走吧，先上楼吧，”陈仲甫冲着大爷挥挥手，跟他道别，“回见啊大爷！”

“诶，回见！”

大爷看着一行人的背影，没由来的觉得舒服，像跨越了很多年的老照片，总能抚慰人的心灵。

末了，微风一吹，又自己调侃自己。

“害，老啦......净瞎想。”

***第五十一章***

上了楼来，李大钊看到那条在地上躺着的金鱼，小心翼翼的把它捧了起来，往浴缸里续了些水，给它放了回去。

那鱼实在是虚弱的很了，躺在地上只有尾巴尖还在不时的抖动，赵纫兰挎着李大钊的胳膊看它，有些心疼，“还能活吗。”

“总得救，万一呢。”

他们打开电视，放着新闻台渴望听到一些来自汶川的消息，陈乔年去书房开开电脑，那个时候天涯论坛是最火的，人们在上面讨论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几乎被大半个中国感知到的震动。

不到半个小时，百度上已经可以搜到这场地震的震中在汶川，论坛上关于地震的帖子逐渐刷起来，一条接着一条，有老家是汶川的在外务工人员发的请求告知信息的帖子，有其他城市感叹自己那里或强或若的震感的帖子......唯一少得可怜甚至没有的，是来自震中人民的帖子。

内部消息传不出来，外部人员走不进去，在那最最混乱绝望的前半个多小时里，全国人民殷殷期盼着汶川的消息。

四川——

政府大楼全塌了，很多办公人员直接被埋没在层层水泥下，可他们是最不能垮的，灾区那么多父老乡亲需要他们。

有人站上了废墟最高处，冲着下面的人一遍遍的喊，“能动嘞，跟到起，和我克学校，先把娃儿救起！”

于是四面八方的人涌过来，他们很多人身上还流着血，胳膊上还挂着被割破了却将掉未掉的肉，晃晃悠悠的又疼又碍事，于是狠了心一把拽下，扔到地上，红着眼睛跟着大部队向学校跑去。

学校的老师们有些已经被压在了废墟下，有些幸运些，带着孩子们跑到了空地上。

她摘下了一个孩子挂在胸前的红领巾，然后紧紧缠在小孩儿受伤的手臂上，小孩子不哭不闹，静静地回头看了一眼浸满了血的半截楼梯，不动声色的用鞋底蹭了蹭地，想蹭掉一些血迹。

她又扭回头，抬起眼看着温柔的用红领巾给自己包扎的老师，想起课本上那句话——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她冲着眼里挂着泪珠的老师笑笑，“老师你莫哭，我没痛，也没难过，你看嘛，虽然我不是啥子革命烈士，但我嘞血也染红咯一片红领巾噻。”

可也就是这一句话，让老师直接泣不成声，她几乎跪到了地上，把眼前这个坚强的小姑娘狠狠搂进怀里。

陆陆续续很多人来到了学校，强壮的男人们去搬石块，力气稍弱些的女人就去安抚那些受伤的学生，有些在一旁看着没有被砸到的学生，有的则是趴到了石块上，向废墟里望进去。

学校的一些高三生由于上体育课恰好在外面躲过一劫，现在也加入到救援大军。

他们听到了废墟下传来的微弱的歌声，仔细听听似乎是“团结就是力量”。

废墟下的孩子们费劲的拉起了手，一个接着一个，就这样串起了长长的队，有些人中间被厚厚的隔板分开，看不见脸甚至听不见微弱的声音，可是手能握到一起。

手握到一起，人就有了力量。

正当大家努力救人的时候，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雨。

一滴一滴掉落下来，逐渐变成连片的雨幕，雨滴掉落太快，被空气挤成了水针，落在这北纬31.0，东经103.4度的地方，就像一根根银针，狠狠扎进所有人心头。

天空逐渐暗了下来，此时距离地震发生，已经过去了近五个小时。

北京——

家里开着电视，新闻联播准点开始播报，晚饭在餐桌上冰冷冷的放着，没有人动筷子。

里氏7.8级，浅源地震，顷刻间吞噬了上万人生命。

没人吃的下。

***第五十二章***

第二天一早，他们照例打开电视，电视刚开开时不在中央台，而是平日里放动画片的少儿频道，可今天早上起来，他们发现那些动画片，变成了黑白色。

夏之栩是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那是1976年，从渤海湾到内蒙古，从黑龙江以南到扬子江以北，这一片华夏土地上的人们都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感。

而此时，看着电视里完全黑下的节目，回想着昨天中午因剧烈摇晃而跑下楼的人群，两次经历重叠，生生给她逼出一层薄薄的汗。

其实稍微想想就知道，连给孩子看的动画片都变成了黑白色，那里发生的事情一定已经严重到了一种地步。

赵世炎去拉她的手，可他没注意到，自己的手也在抖。

电视早就切换到了中央台，新闻里播报着此时还不甚明了的灾区信息，可仅仅是那尚还浅薄的消息，都已经令人压抑不已。

赵纫兰哭出了声，陈乔年也悄悄的掉了泪，拳头握得那么紧，指甲掐进了肉里。

“我们不能就在这这么看着。”

“对。”

李大钊环视一眼，然后视线落在了赵世炎和陈乔年的身上，俩人感受到了他的目光，赶紧开口。

“我们不是真的十五六岁，我们也不是真的普通群众，我们是党员，就该去，必须去。”

那两双稚嫩的眼睛里，燃烧的是从上个世纪起就存在的烈火，原来他们用这火撕裂黑暗，如今他们带着这份热烈去灾区为人民驱一驱寒，燃一燃希望。

于是几人匆匆收拾了东西，直奔飞机场而去，在路上李大钊挨个给俩孩子请假，其他几人也匆匆向学校报备。

本以为一切顺利，只是到了机场才发现，飞往四川的所有航班，都停运了。

几人着了急，心早就飞去震区了，怎么能不着急。

陈仲甫看看机场外停了一排的出租车，咬了咬牙，伸手拽了拽鲁迅和李大钊。

“打车去。”

听见这句，几人同时向不远处看去，几乎没有迟疑的，他们不约而同点了点头。

于是他们一前一后上了两辆出租车。

“师傅，去汶川，走吗？”

出租司机看他一眼，“汶川？打车去？”

“对，没辙啊这飞机都不飞了。”

“现在这节骨眼去汶川嘛去呀，多危险。”

陈仲甫笑笑，“那边发生了那么大的事，不行啊，坐不住。”

“……是，我今儿早上看电视，都没怎么吃得下饭…………”

出租司机大手在脑袋上转了两下，又一巴掌拍到了方向盘上，“成！这趟走了！”

于是两辆因为08奥运而集体改了新色蓝黄涂装的出租车，就这样奔上了去往四川的路。

灾难发生后的几十分钟内救援部队就迅速集结，可路途艰险，所以推进速度并不很快。

那些让人心安的颜色正在拼了命的向灾区赶，零八年的时候军装还带着些发翠的绿，很像炎炎夏日里散着水汽的国槐叶。

海军陆战队的军服还是细细的蓝白不规则条纹，仔细看看，倒真的像岸边温柔的波浪，守护着水土一方。

那个时候大学生士兵还不多，很多战士都是高中毕业就在当地武装部应征入了伍的。

那实在是个很简单的心理路程，就是看了看街边挂着的长长的横幅，看到了上面红底白字写着的“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想象一下拿着枪的感觉，然后就改变了也许正要往网吧去的脚步，一个拐弯就进了武装部。

然后体检，政审，最后带上大红花，坐上黄绿配色的动车，一起去往军营，现在，又草草写了份遗书，然后跟着开拔的部队，向四川前进。

很多地方的路都震裂了，无法通车，人要过去也是危险万分，他们攀悬崖，过泥坑，脚走出了泡，手被磕出了血，可是眼睛亮晶晶的。

亮晶晶的看着灾区的方向，心里止不住的念叨着。

“再多坚持一会，一定要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马上。”

***第五十三章***

四川，下着雨，带着血气的风一刮，就浸了骨，让人觉得几乎可以冻掉脊柱。

他们实在是很累了，物资紧缺，医疗设备也几乎都被埋没了，眼睁睁看了太多人就那么死掉，好像连同自己也死了。

耳边全是呼救声，全是疼到极致的呻吟，废墟边的空地上是一排一排的尸体，暗黄色的土被大雨冲刷成了泥，混着几乎快干了的血，像无数条红黄相间的小蛇，蜿蜒的爬过那些人已经冷掉了的身体。

远处有些抖的山坡上，好像有个红色的小点在慢慢升起。

有人发现了它，未经大脑反应心脏已经开始激烈的跳动了，他张着嘴，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呼之欲出。

那红色的小点逐渐变大，变成了迎风招展的旗，旗子后面，是无数代表了希望的颜色。

他终于喊出来了，喊得撕心裂肺，喊得泣血，喊到泪流了满脸。

“解放军来啦————是解放军啊！我们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

“解放军”三个字像是一支强心针，让浑浑噩噩的人们忽然有了些生气，他们踉跄着爬起来，围到那些军人身边，甚至有很激动的直接抱住了自己手边最近的小战士，给小战士直接抱懵了。

“好了好了！父老乡亲们放心吧——我们来——就是来赈灾的！大家也都别围着了，我们要尽快展开救援啊！”

于是人们又一哄而散，带着这些军人奔向灾区各处。

各种设备终于进到了灾区，无数飞机往返，向地面空投物资，志愿者们也陆续到达，带着各种各样的补给，笼罩在人们心中的阴霾，正在逐渐被驱散。

有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片废墟上，废墟下埋着的，是很多小生命，他的孩子大概也在这下面。

一旁是在商量对策的解放军，他并不催，只是安静地等，还时不时说些什么。

“爸爸爱娃娃，叔叔们正在想办法，娃娃多乖哦，娃娃......多聪明多勇敢哦.......你不准闹哦，叔叔们正在想办法，马上就来了.....我们睡歪歪了，唱个歌......”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

“不闹哦.....我们睡歪歪咯........”

男人劈了的嗓音唱出来的童谣实在是不好听，干干瘪瘪的飘在上空，可就是这泛着苦味的童谣，唱哭了那么多人。

救援一直持续到深夜，解放军们陆续从那一片废墟里救出了五个孩子，每救出一个那个男人就探过头去看，可是哪一个，都不是他的孩子。

他也没什么其他表情，只是有些机械的念叨着，“好.....救到就好......”

这世上绝望的事情千百种，可最绝望的就是，一次次希望的落空。

从薄薄的云层上无数次跌落，到最后，必定粉身碎骨。

有小战士实在不忍心，拽着那个男人坐到了一旁匆匆搭建的的帐篷里，想开口说些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出来。

能说什么，他大概已经永久失去了自己的孩子了，下午那首“小兔子乖乖”一直在那小战士耳边回响，一个字一个字的砸在他二十出头的心口上。

还能说什么，他二十岁，要怎么去安慰一个中年丧子的男人。

只好给他一杯温水，说一句“喝点吧”，然后又匆匆跑出去，努力再多救下些人。

***第五十四章***

5月14日凌晨，李大钊一行人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车程，终于到达了灾区。

他们找到了当地的志愿组织，迅速加入了救援队伍。

也就是在这一天，四千米的高空上悬起了一架大型运输机，11点47分，趁着云层露出的小缝隙，李振波第一个跃出机舱。

随后又有十四个人分两次跳进这座名为“茂县”的孤岛。

四千米高空下的气温冷的直逼人骨髓，稀薄的空气里氧气缺失令人眩晕，在巨风中睁开眼旋转着看看四周，全是高耸入云的雪山，那最后一个空降兵描述，“让你像是跳进了一口井里。”

下降消耗了他们近十五分钟，他们慢慢的看到陡峭的山崖，奔腾的岷江，茂密无声的丛林，最后，是纵横的高压电线以及.....被震坏的房屋和死掉的人。

他们下降的并不顺利，甚至有两个人出现了主伞打不开，不得不启用副伞的危险情况。

落地时，由于地形复杂，殷远落进了大片樱桃林，巨大的伞挂在了树上，像一朵炸开的白花，李振波撞到了树上，大腿被一个尖利的树枝狠狠刺穿，雷志胜右腿撞在了石头上，肿起了高高的鼓包，走路一瘸一拐。

还有些小战士，巨大的地心引力拽着他们下降，最后挂在树上，脸都被剐得稀烂，血水渗进了高大的树木里，从此这里，成了他们割舍不掉的回忆。

村民们围过来，急匆匆的走到战士们眼前，可眼看着近了，却又踌躇着不敢向前了。

有不少人开始无声的掉泪，看着那些甚至和他们的孩子一样大的小战士，身上花花绿绿蹭了一团一团的血，却还是咧着嘴冲着他们笑，说“我们来了”，说“大家放心”，说着那么多安慰人的话，却不知道赶紧给自己止一止血。

有个约莫四十岁的男子，试探的伸了伸手，有战士见状，主动拽住了那人的手，然后就感觉自己的手被越拽越紧，那人颤抖的手连同他的一起发着颤，边抖边喊“解放军来了！”

这之后的七个昼夜，他们争分夺秒，越过了四座海拔三千多米高的山峰，徒步走了两百二十多公里，在七个乡，五十五个村庄侦察灾情，上报重要灾情三十多批次，为后续救援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

后来，他们到汶川开辟机降场，引导降落与空投，他们一次次在天空上撑起白色的巨伞，一次次为灾区人民带去生的希望。

他们一举解决了十万受灾群众和伤病员的困境。

这些天里，李大钊扛起一袋又一袋食物，一箱又一箱水，走了很多里的山路，人都累瘦了一圈，鲁迅曾经学过医，所以加入了医生的队伍，即便过了将近百年手有些生，可到底是学过，简单的包扎和注射还是很可以的。

而其他几人，基本都奔波在各处废墟，帮着搬石块，帮着救人。

陈仲甫半个身子都钻进了那一处废墟下，使了狠劲儿伸出手要去抓住掉在缝隙里的婴儿。

小孩呼吸已经很微弱了，包裹着她的花布衣裳几乎看不到起伏，陈仲甫又往里探了探，手指成功勾住了包裹小孩的衣裳。

“乖，马上就出来了，要挺住啊……”

他的胳膊蹭破了皮，眼角被一旁尖利的石块剜掉一块肉，血流了半张脸，滴到了小孩子干涩的嘴唇上，她竟然动了动舌头，吧唧着嘴舔掉了那滴热血。

陈仲甫看到小孩儿嗫嚅的嘴唇，心下大喜，因为这意味着她还有救。

于是他把自己破了皮的手臂伸过去，滴滴热血顺着手指滑下，尽数送到了小孩儿的嘴里。

似乎嗓子终于润了些，她开始弱弱的哭。

于是陈仲甫撤回手，转而去抓襁褓，慢慢把她捞进了怀里，准备向后退，撤出这片废墟。

可就是这时候，余震来了。

***第五十五章***

剧烈的晃动像一只大手，左一下右一下的揪着他紧绷的神经，耳边传来缥缈的叫喊声，他感觉到有人在拽他的脚，有人拖着他的腰，要就这么把他扥出来。

可是孩子还没抱紧，不能就这么出去。

于是他又使了力向里窜了窜，终于将孩子紧紧抱在了怀里。

外力又一次拽他，也终于把陈仲甫从半截废墟下拉了出来。

下一秒，刚刚那片废墟发生第二次坍塌。

“陈独秀你不要命了！”

陈仲甫感到自己的领子被什么人攥的紧紧的，费力睁开了另一只没有被划破的眼睛，由于长时间低着头在昏暗的废墟里，如今人正过来大脑充血，再加上猛然的强光照射，刺激的他什么也看不清。

陈延年见他不说话，又松开领子去抓他的肩膀，狠狠地晃，“我问你话呢你没听见吗！”

刚刚太着急，现在却是看清了，看清了陈仲甫那被割掉一块肉的眼周，看清了他受的那些伤。于是陈延年又猛地怔住了，手指微微发着颤，悬在陈仲甫的肩膀旁。

小婴儿早在被救出的一瞬间抱走去治疗了，如今他们父子二人周围只有一个小战士，等着护送受了伤的陈仲甫。

他听到那个年轻人喊他“陈独秀”，于是不合时宜的走了神，看着血糊了满脸的中年人，竟然没由来的觉得确实很像。

他不是没有见过网上那些难听的话，可现在他扶着那个被叫做“陈独秀”的男人，用余光瞥一眼，心里就忽然升起了一个声音。

“陈独秀一定不像网上有些人描述的那样不堪。”

灾区救援忙的团团转，小战士帮着陈延年一起把陈仲甫安置到救护点就又跑去救人了，留下这一对倔强的父子。

“…………你怎么跑这来了。”

“你不也来了么。”

“我是大人……”

“我也是啊。”

陈仲甫下意识扭头去看陈延年，被医生一句“别动”又把头扭了回来，乖巧的不得了。

陈延年没忍住笑出了声。

“啧，笑你老子挺开心啊。”

“嗯。”

陈延年回话的时候依然抿着嘴笑，然后陈仲甫也笑了。

医生在给他清理伤口，时不时的会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他余光里全是陈延年要抬不抬的手，于是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他一把攥住陈延年的手。

“…………你…干什么。”

“你看你这抬起来又放下的，我这不是帮帮你嘛，不要不好意思。”

“哇陈…乾生你真是，真是……”

好像外用酒精都渗进了身体里，熏得人有些不清醒，陈仲甫趁着受伤开始放肆。

“我受伤了。”

“我知道啊。”

“我疼。”

“…………人不正给你包扎呢嘛…”

“……对不起。”

医生终于包扎好，放开了控制着陈仲甫头部的手，于是陈仲甫转过头去看着陈延年，用没有被纱布包裹的眼睛和他对视。

陈延年怔愣在原地，于是陈仲甫又紧了紧攥着陈延年的手，低了低头又抬起来。

“对不起。”

陈延年说不清自己什么感觉，怨了那么久，等了那么久，这三个字忽然一个一个砸在他面前，给他砸了个晕头转向。

是开心？还是难过？还是松了一口气……或者，生气？

对，该生气，要用轻飘飘的三个字抹杀我和乔年苦不堪言的童年么。

陈延年像是终于找到了一个支点，于是他慢慢把自己的手从陈仲甫手里抽出来，垂了眼站起来。

“不需要。”

说完就又跑回大片废墟里继续救人，徒留陈仲甫坐在一旁的简陋棚子下，远远看着他。

“追儿之路漫漫长啊陈伯伯。”赵世炎不知道从哪跑了出来，递给了陈仲甫一瓶水。

“害，我都做好准备了，不怕。”

“您这性格变了挺多。”

“总不能浪费了这重活一次的机会嘛……”

陈仲甫的眼神始终追随着奔波在不远处的陈延年，太阳从云层里露出一缕光，把向来尖利的陈仲甫染的柔和许多。

赵世炎举了矿泉水瓶去碰陈仲甫的瓶子。

“祝您成功。”

***第五十六章***

灾后的夜空出奇的明朗，天上挂着如水的繁星，云层也甚是轻薄，遮不住月光。

医院里的白色大褂忙忙碌碌，不停的奔波着。

鲁迅注意到了那个眼角还挂着泪珠的中年男人。

上一秒他哭到颤抖，下一秒有伤病员送进来，他摘了眼镜用已经发黄的袖口狠狠蹭了蹭眼睛，然后跑到伤员旁边为他处理伤口。

鲁迅走过去，帮忙递纱布帮忙挂吊瓶，鲁迅跟着他，把那些受伤的人一个一个安顿好，终于在三更天的时间，得空休息休息。

“……谢谢你啊，志愿者？”

“嗯，没事，不用谢。”

“兄弟叫什么啊？”

“周……豫山。”

那人点点头，半倚在一块染了血的石头上，看墨色的沉沉夜空，不再说话。

鲁迅脱了自己的外套搭在那人身上，“我可以听。”

那个坚强了十几个小时的医生，因为这四个字，忽然就绷不住了。

他整个人都僵硬着，牙关在打颤，手握成拳放在嘴边，牙齿叼着自己手腕处的软肉，无声的掉泪。

咬得太紧，手腕处破了皮，深红色的血珠一个一个珍珠似的落下来，汇聚成一条血线，顺着手臂的线条慢慢滑下，滴到了白色的大褂上，染红了一片。

“……没得咯……都没得咯……”

鲁迅不接话，也靠在那个石头上静静看天，静静听他说。

“……他在下面，可我是医生……”

“死了。”

“还差五天，就六岁啦……”

他说出口的很多句子都断断续续有些混乱，可鲁迅听得懂。

任谁来陪他一起承一承这巨大的悲恸，都听得懂。

夜已过半，远处天边逐渐染了些淡淡的粉，掺着些黄，发着光描摹着山体的形状。

阵风习习，就在这破衣烂衫下，天地风雨间，他哭一哭缓一缓，睡个短短的觉，然后藏好受伤的手腕，带好眼镜，关上悲伤的闸门，提起一口气又冲回一线里。

救援持续了很多天，那段时间里几乎所有台讲的都是汶川，后来的大人们总说，“那个时候不敢看电视，一看就会哭，可是不看又忍不住，有时候吃着吃着饭就会掉眼泪……”

播报新闻的主持人在哭，被采访的市长在哭，深入灾区的记者在哭，普普通通的人们，也在哭。

天地同悲。

五月份的贴吧里挂满了寻人启事，挂满了志愿服务招募，零几年天涯论坛正火，很多自发的志愿组织在那里集结，然后从全国各地出征。

绝望如北川，也总有拼命奔赴的星星。

2008年5月19日凌晨4点57分，升到顶部的五星红旗缓缓下降，这是天安门第一次为平民遇难者降半旗。

“共和国的国旗缓缓下降，每一位罹难者的生命尊严冉冉升起。”

人们自发的拿着国旗，举着自制的纸牌，上面大多写着“汶川加油”，“中国加油”，天安门下人挤人，时不时会有谁踩了谁的脚，撞了谁的肩膀，可人们并不生气，心里装着渗血的痛，对同胞都抱有巨大的宽容。

下午14: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那是中国最安静的三分钟。

很多年后，我们依然可以从那张断崖式下跌的网络曲线图里，窥到当年的沉痛灾难和人们巨大的向心力。

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

***第五十七章***

2008年5月19日至5月21日，对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非凡的奥运火炬停运三天。

为灾区人民哀悼。

灾难发生后的日子里，中国台湾、日本、俄罗斯……相继伸以援手，而最让我们动容的，是那个叫巴基斯坦的国度。

那个小小的，甚至可以用“羸弱”来形容国力的国家，几乎倾尽了所有。

巴基斯坦总共只有4架运输机，两架用于日常飞行，两架作为紧急备用。而当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两架运输机不断运送救灾物资飞往中国。

他们为了运送自己的医疗队来中国救援，巴基斯坦政府又决定动用剩下的两架备用运输机。

不止这些，巴基斯坦还是向中国灾区捐赠帐篷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超过了两万顶。

他们把战略储备仓库里的帐篷全部搬光，只为了能为我们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

而当我们考虑到这么多帐篷是一大笔开销，想要通过采购的方式买到这些帐篷时，他们告诉我们——

“不要谈钱。”

“这些援助不是能用钱来衡量的。中国兄弟以前帮助我们的时候，跟我们要过钱吗？”

那一年很多人似乎第一次明白，“巴铁”这两个字到底有多重。

这些天里，平凡的人们展现了巨大的不平凡，邓中夏看在眼里，时常热泪盈眶。

他看着逐渐恢复些生机的灾区，各色身影忙忙碌碌，幼儿的啼哭和年迈的静默叹气交杂，生与死像疯长的藤蔓，紧紧缠缚，无论如何也分不开。

没有给自己太多休息的时间，他短暂歇了歇，喝了口水，又回到了救援队伍。

他想，他大概一辈子也忘不掉这副场景。

那个年轻妈妈的臂弯下，是个尚在襁褓的婴儿，襁褓里，是一个小灵通。

小小的墨绿色屏幕上短短二十个字————

“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下来，一定要记得，我爱你。”

孩子还在吮吸母亲没有干透的乳汁，她不知道，她再也没有妈妈了。

他不合时宜的走了神，他想起前几日医院里那个小女孩，比这个孩子大些，约莫两三岁的样子，不哭不闹，就那么安安静静的躺着。

只是医院病房里，走廊上，不管是哪不管是谁，她见了人，就总要叫爸爸妈妈。

而她真正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

邓中夏看着青蓝色的天，回忆的闸门一旦放开就挡不住，脑子里像是过电影，那个把孩子护在身下的老师，那个断了腿依然努力在笑的小姑娘，那个独自一人救出了自己好几个同学的二年级小男孩，那些战士……那些医生…………

这些天来他终于真切的感受到，百年后的青年依然热血，国家的担子从来压不垮伟大的中国人民，他想起上一世的死，觉得真值。

为了他们，太值了。

…………

…………

邓中夏的思绪是被人一巴掌拍断的。

“仲澥！”

他回过头，看到了满脸笑意的李大钊。

“守常先生！您也在这！”

“我还想问你呢，不是在湖南？怎么跑这来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怎么能不来。”

两人就这么对着笑，也不说话，笑了好一阵。

“好啦，好啦……现在逐渐稳定了，没想到又碰到了你，真是大团圆啊哈哈哈哈，等事都过去，咱可得好好聚聚。”

邓中夏锤了锤李大钊伸过来的拳头，笑得开怀。

“一定！”

…………

…………

日月轮换，斗转星移，转眼间近一百个日夜过去，人们期待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终于走到了眼前。

***第五十八章***

八月的北京热却不闷，那时候没什么雾霾，旷远的蓝天高高挂着，时不时有翘着尾巴的喜鹊飞过。

正值暑假，陈乔年中考考完了，陈延年也从上海回到了北京，而李大钊，也终于要解决他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

午后温热的阳光从狭窄的窗帘缝隙中钻进屋子，在暗暗的房间里打上一条细长而亮的线，恰好穿过李大钊和赵纫兰握在一起的双手，看上去就像带了一对儿素圈戒指。

李大钊看了看二人交握的手，浅浅的笑了笑，然后轻手轻脚的下床，给赵纫兰掖了掖被子，又紧了紧漏缝的窗帘，这才放心的出了屋。

然后和赵世炎直接撞到了一块。

“先生，您大早上的干嘛呢？”

李大钊底虚的叉了叉腰，“啧，我还没问你呢，鬼鬼祟祟的。”

“谁说我鬼鬼祟祟，我光明正大。”

“那你去干嘛？”

“我……我去商场……”

“我也去商场。”

师生二人大眼瞪小眼愣了几秒，还是李大钊先打破了尴尬。

“那一块吧，走。”

于是二人出了门，直奔商场一层的饰品柜台。

李大钊看着也停留在一层的赵世炎，若有所思。

“世炎？”

赵世炎挪开那快粘在戒指上的目光，扭头去看李大钊，“怎么了先生？”

“你买戒指？”

“……嗯，想……带她去领证呢。”

赵世炎有些害羞，但并不否认，脸上有些泛红，眼睛却亮晶晶的。

“上辈子没能好好爱她，这次一定要都补齐。”

李大钊看着眼前自己这少年模样的学生，忽然就笑出了声，然后走上前大手揽住赵世炎肩膀。

“要么咱俩胜似父子呢，我啊，今天悄悄起床，也是为了来买戒指。”

“马上八月八啦，是个吉祥日子，想啊，在那一天，也学学现在小年轻，给你师母一个惊喜。”

赵世炎用肩膀撞了撞李大钊，笑得开怀，“先生，您还挺能跟得上时代嘛。”

“那必须啊，不能落后啊。”

两人说笑够了，又回到柜台前专心挑戒指，亮闪闪的顶灯把那些小圆环打出一层层耀眼的光，两个坚毅的革命者也在光下变得柔软。

那是家，是牵挂，是我自愿以你为牢，套上甜蜜的枷锁。

***第五十九章***

二人围着柜台一点一点挑，忽然，李大钊想起什么似的，扭过身看着赵世炎。

“怎么了先生？”

“你有钱吗，够买戒指吗......”

眼看着李大钊就要说出“不够的话找我要”这种话，赵世炎直接看准机会接上了李大钊说话的间隙。

“有钱，您放心吧，我参加竞赛都有奖金的，还有平日里的各种兼职，攒下不少，钱不是问题。”

李大钊看上了一对儿镶着金丝的润玉戒指，让店员拿出来仔细端详，边看边跟赵世炎说话，“.....是，钱不是问题，但是世炎啊.....”

李大钊幸灾乐祸的笑，赵世炎疑惑地看着他。

“回去了自己看看自己的身份证，看看自己到底几岁。”

赵世炎这才猛然反应过来，自己如今是个高一的小孩，还没到能领结婚证的法定年龄。

此时的赵世炎脸色堪比天边的晚霞，变幻莫测，李大钊在一旁憋笑憋的好辛苦。

说说笑笑，再挑挑拣拣，二人确定自己要买哪个戒指的时候，外面天都快黑了，赵纫兰给李大钊打了个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好准备晚饭。

他答了声“这就回”，于是师生二人满载而归。

不一会二人到了家，是夏之栩开的门，两人早已把戒指偷偷藏好在衣服口袋里，所以倒也从容，不怕被发现。

只是当夏之栩想去接赵世炎的外套挂在衣架上的时候，赵世炎第一次躲开了。

“你躲什么？”

“没事没事....那个，你先盛饭，我马上换个睡衣就过来。”

赵世炎穿着外套就进了卧室，在卧室转悠半天想找一个绝佳的位置藏戒指，却又觉得哪里都不妥，外面是一群人热热闹闹的声音，赵世炎分了神去注意夏之栩的动静，生怕他一个不注意夏之栩就进了屋，那样的话还谈什么惊喜。

李大钊这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形，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看哪都觉得不妥。

两人属实是有些墨迹，程子的到来恰好为两人争取了些更多的时间。

是陈延年开的门，“程子？好久不见啊。”陈延年赶紧把门打展，伸了手向里让人。

程子冲他笑笑，跨过门槛进了门，屋子里的顶光是暖色调的淡淡的橘，明亮却不刺眼，混合着饭菜的气息充斥着这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程子忽然就感觉自己的心脏被什么狠狠攥了一下，接着鼻子就起了酸。

赵纫兰看出她的异样，给她递了张纸，贴心的问怎么了。

她摇了摇头，抬起眼睛看着赵纫兰此时并不像上辈子那样沧桑的脸，一下子掉了颗泪下来，可她却又是笑着的。

“诶，怎么还哭了......”

“没事，您别担心，我这是高兴.....人们如果知道你们现在这样热闹幸福的活着，一定很开心......真的.......”

“害，您看我，这么高兴的日子说这些干嘛，我这次来啊给你们带了好东西。”

众人落座，赵世炎和李大钊也终于藏好了戒指出了屋，程子看着乖乖坐好等她说话的一众人等，觉得自己心都要化了。

怎么能那么伟大，又那么可爱。

依然是熟悉的牛皮纸袋，只不过这一次，那里面是几张奥运会开幕式的门票。

程子早猜到他们的心思，根本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第一，这票啊，不是我买的，我也买不到，所以您各位不要在意钱这方面的东西。第二，说的通俗点，我不能算是个人，我是人民的信念集合而来的，身上带着时空的力量，这些票是忽然出现在我身边的，所以只能说，人民希望你们看一看奥运，你们不欠任何人，更不欠我的，不用想着还我人情。”

程子环顾四周，看刚刚着急想起身说话的几人在自己解释完那些之后，又静静地坐下了，她才满意的接着开口。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拿着这些门票好好玩好好看，好好见一见新中国，不要有心理负担，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更不是什么嗟来之食，这是爱，人民的爱......先生们，别辜负人们的爱啊。”

陈仲甫先开了口，“好，那我们就去看一看，人民想要我们亲眼看到的东西。”

一屋子的人都在笑，屋子里像是开了大朵大朵的花，全是幸福的样子。

***第六十章***

零八年北京的天还很透蓝，傍晚太阳落山，就染红了挂在天边的层层薄云，把大片大片的蓝色也侵染出丝丝缕缕的粉红，掺着些紫，有一层暗暗发亮的金光。

李大钊一行人半下午就早早来到了奥运场馆，他们到时已经聚集了很多人，长时间的等待不能磨灭人们的热情，反而史人们迫不及待的心情积攒良多。

终于，倒计时的数字开始变幻，人们跟着大喊，高涨的情绪犹如井喷，高昂的欢呼声中混着巨大的骄傲，让在场几乎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2008年8月8日晚上8点整，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整个中国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吟诵中沸腾。

百年奥运，终于轮到中国。

五彩的烟火沿着北京南北中轴线次第绽放，缤纷的花火聚在一起，凑成二十九个巨大的脚印，象征着开在古老东方大地上的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接着，巨大的脚印过午门越过天安门广场，一路向北向着主会场走去，巨大的脚印飘落成满天的繁星，又重新聚在一起，变成闪闪发光的五环。

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入场。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看台上的人们激动地站起来一同歌唱国歌，陈仲甫几人混在人群里，满眼热泪的看着那亮亮的红色，那是他们上辈子期盼了一生的旗帜啊。

国旗升到顶端，文艺演出正式开始。

当那副巨大的卷轴慢慢拉开，全场人都为之震撼。

长一百四十七米，宽二十七米的巨大LED屏，从文字到戏曲，从丝路到礼乐，变幻莫测的长卷，悠悠展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弥久历史。

陈乔年看的入迷，满心满眼都是这巨大盛世下的画卷，眼里渐渐起了雾，不合时宜的就想到了生前的陈延年，那个时候哥哥带着自己在法国，想着什么时候中国的孩子能快乐的像个真正的孩子，什么时候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话里可以全是连篇的废话，只要胡侃胡吹然后在太阳下山后溜溜达达的往家走.......

那个时候奢求的一切好像现在都可以实现了，甚至比那些畅想更好，路修到了边疆与深山，有了巨大的体育场，再没有炮火纷飞，奥运会都开到了北京，现在全球都注视着中国，自己身后就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上辈子，长成这样的人动一动手指就可以要人命，又或者仅凭一张脸就可以护下上百人。

如今，这样的事再也没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

时间随着思绪走，不知不觉间各个国家的代表队已经开始陆续入场，十一点零九分，作为东道主的中国代表团最后一个入场。

所有人都看得到，那个拿着倒国旗的小男孩。

那是汶川县映秀镇渔子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林浩。

观众席上掌声雷动，欢呼不断，整个体育场上空回想着“中国加油”的呐喊。

随着致辞的结束，人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时刻————

23时36分，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北京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

23时54分，走了四个多月，穿越了五大洲，传遍了中华大地，首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圣火，经过两万多名中外火炬手的接力传递，终于来到了这最后的地方。

0时04分，李宁来到火炬塔旁，点燃引线，巨大的火炬顿时燃气喷薄的火焰，整个鸟巢都是发着亮的红色，同时北京各地四万余发火焰齐放，从奥运村到永定门，从居庸关到天安门，长长的烟火与巨大的火炬交相辉映，点燃北京暗沉海蓝色的天。

而李大钊和赵世炎，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掏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戒指。

“姐，上辈子你太不容易，我实在是亏待你，如今重活一次，又恰逢盛世......”李大钊去拽赵纫兰的手，拉进自己怀里一点一点捏着，然后不动声色的给赵纫兰戴上了那个素圈镶金玉戒。

李大钊看着赵纫兰的眼睛，冲着她止不住的笑，“姐，再嫁给我一次吧。”

另一边不远处，赵世炎正牵着夏之栩的手一起看着这满城的烟花。

赵世炎转过头，看夏之栩被光照亮的侧脸，看夏之栩闪了花的眼睛，忍不住轻轻亲了亲她的脸颊。

“你干嘛.....”

“......夏之栩。”

夏之栩被赵世炎看的不好意思，红着脸把视线移开，却被赵世炎攥着手拽了回来。

“我现在十七岁不到，做不到带你去民政局另一个现代人的小红本，但是.......”

赵世炎望进夏之栩的眼睛，“戒指我买回来了，我爱你，从二十世纪开始，直到现在，一直爱你。”

***第六十一章***

2008年的盛世下，全是国人满眼风光的样子，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努力挣扎了那么多年，终于在一步一步的把中国拉回万邦来朝的轨道上。

后人评价这一年，总爱用“转折”、“腾飞”，这样的字眼，后人评价奥运，也渐渐给这盛会贴上“赌国运”的标签。

后来的人们回忆那些年，直接追溯到2001年申奥成功，那个满头白发的老头说着蹩脚的中文，吐出的两个字像高温油溅进了水里，沸腾了整个中国。

北京，中国北京。

时间打眼一晃到了2008的8月，人们把几乎没过了天的期待融入到那漫长又平淡的七年，日复一日的过着还算平稳的生活，只是有时候日子难过的不像话，路边烧烤摊下两瓶燕京碰撞到一起，混着泪说出来激励彼此的话居然是“丫挺的老子至少得熬到他妈的奥运那天！”

后来的小孩子听了总是不信的，怎么会，居然是靠这样远的远方熬过来的。

夏之栩的手还被攥在赵世炎手里，北京城下绚烂的烟花还在一片一片的开着，巨大的光影洒在每个人身上，陈延年看着周围人被映的花花绿绿的脸和衣服，重重的叹了口气，然后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缓缓向上的嘴角。

原来我们脸上和身上斑驳一片的全是土黄色的尘泥和干涸的血，现在依然斑驳，却是盛世的痕迹。

巨大的狂欢持续到很晚，李大钊一行人回家的时候地铁是早就停了的，几人相视一笑，干脆走向家去。

街边依然不少人群散落，似乎不少人和他们的决定一样，也打算走着回家，于是暗沉的夜晚都热闹了起来，赵纫兰挽着李大钊的胳膊，右手转着左手无名指上已经有了些体温的戒指，静静的走着。

人们的说话声钻进她的耳朵，像无数只花蝴蝶，翅膀上细小的绒毛也许蹭到了她的耳尖，大概有些痒，让她忍不住笑出了声。

李大钊低头，垂着眼睑看她，赵世炎也从夏之栩另一边探出头来看着她，“师母，您笑什么呢？”

赵纫兰忽然就有些脸红，挽着李大钊的胳膊轻轻晃了晃，怼了怼李大钊已经长了些肉的侧腰，“哎呀，我就是，高兴嘛，原来走在街上，你去看那些小孩哟，都灰头土脸，瘦的不成样子，头上插根狗尾巴草，当妈的就在孩子身后哭，舍不得嘛，可没办法，卖了兴许娘儿俩还能活，不卖就只能一块活活饿死....现在不一样啊，太不一样啦......”

赵纫兰忽然松开挽着李大钊的手，边走边转了个圈，然后张开了双臂向着身后散落的人群，保持这个姿势几秒钟，又猛然转过头去看向李大钊，眸子亮晶晶的，像银河掉进了她的眼睛，“憨坨，我不怪你了。”

她再伟大再理性，再懂得当时危楼一样的中国需要什么，也总会有绷不住的时候。

她是活生生的人，是旧时代里独自抚养着孩子的妈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背后，同样伟大的女人。

可理智再强大，情绪总有吞噬理智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两个夜晚，她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想着为什么世道如此艰难，为什么自己的丈夫那样决绝。

那些年的背影太坚定了，坚定到她太清楚，她的憨坨，她的丈夫，那个叫做李大钊的人，从来不独独属于她。

他属于中国。

李大钊伸手去拽她的手腕，轻轻把她拽进怀里，头埋进怀里人的颈窝处，狠狠地抱着。

“对不起。”

“我从不怪你奔波革命，我只是讨厌你那样不爱惜我爱的人，我怪你死的太疼，我放在心尖尖上的人，你让他流了那么多血，受了那么多苦........”

李大钊的左肩湿了一片，他揉揉赵纫兰细软的头发，抬头看明亮的十里长安街。

“可是你看，很值啊。”

有玩了一天累到趴在妈妈怀里睡着的小朋友在梦里嘟嘟囔囔的要吃糖，有十六七岁青春年少的少年奔跑着从拥抱着的二人身边呼啸而过，还不忘喊一句“百年好合！”，逗得几人笑作一团。

有扛着长枪短炮记录生活的摄影师，远远地取景，把相拥的二人永恒刻下，有穿着三眼枪大背心儿摇着蒲扇的老大爷，大手一撩把衣服卷到胸前漏出肚脐眼，说着这天下了雨怎么依然这么闷，又无缝衔接的喊着“北京牛逼，中国牛逼！”

赵纫兰拉开些和李大钊的距离，直直的望进爱人的眼睛，“嗯，很值。”

笑的比京城下的烟花美。

***第六十二章***

头一天太过热闹，几人回了家就埋在被子里一睡不醒，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夜幕沉沉，天边只剩一层浅浅的紫红。

陈延年起的最早，翻身下床，怕吵到其他人干脆光着脚走在家里的木地板上，客厅里窗户大开，北京八月份的蝉鸣即便傍晚也依然叫嚣的很厉害。

他进了厨房煮了些粥，其他人在这个间隙陆续醒来，屋子里灯一盏一盏亮起，家里逐渐热闹。

陈乔年走进厨房陈延年身边，“哥，我看奥运场馆里好多人交换徽章啊，还有各种玩的地方，我们明天也去吧。”

“行啊，你去和大钊先生他们讲吧。”

陈延年并没抬头，依然专注于锅里的粥，只是淡淡的应允了这件事。

于是陈乔年成功说服了一大家子，明天去逛奥运场馆。

晚风从大开的窗户外吹进来，零星下了点雨，实在是舒适。

前一天熬的太晚，直接睡了一天，导致几人傍晚都神采奕奕，干脆打开电视看比赛，陈仲甫还开了瓶酒，和李大钊喝的高兴。

热热闹闹的一个晚上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一早，几人收拾东西出了门。

白天的鸟巢没有那么金碧辉煌，但是足够壮观，人们说说笑笑的走在其中，这里汇集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人们一同见证属于中国的盛世。

有家长带着孩子在固定的区域铺上一小块布料，然后拿出准备好的各种徽章，同路过的行人交换，小孩子努力的说着才学到不久的英语，眨着大眼睛看着为徽章，或是因为他太过可爱而短暂停留的大人。

奥运会期间各个国家都会造出一批顶有意思的徽章，各式各样，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大漠到海洋……各种文化各种习俗，全都汇聚到那一枚小小的徽章上。

人们笑着交谈，互换徽章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无国界，什么仇恨都没有，只有人与人之间最简简单单的快乐。

李大钊一行人走在鸟巢外面，时不时的也拿着买到徽章和其他肤色的人交换，他们握手，说笑，互换徽章然后挥手再见，萍水相逢间满是善意。

“原来，真的已经变了这么多了……”

赵世炎回过头，看到陈仲甫背着手眯着眼，看不远处笑的开心的陈乔年，也不由自主的想笑。

夏之栩握着赵世炎的手，轻轻的接了话，像是对陈仲甫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么多年，真的很难，很难……可是挺过来了。”

“真好啊，挺过来了。”

鸟巢不远处就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行人溜溜哒哒的走了进去。

里面环境好的没话说，八月正是花开的热闹的时候，漫山的松针也绿的发亮，再往深处走，能看到一片一片的芦苇荡。

有小孩子折了一根拿在手里，奥森的芦苇大多高高大大，小孩子拿在手里竟是快比人高了，费力的仰着脖子去吹黄褐色的绒毛，最终也只能在那一根毛绒绒上吹出一个个小坑，于是不很甘心，回过头去找妈妈，把被吹的体无完肤的芦苇放到妈妈手里，比划着要妈妈吹一吹。

于是年轻女人接过小孩儿手里的芦苇，深吸一口气狠狠吹了出去，为她的孩子下了一场像远方飘去的，暗黄色的雨。

离芦苇荡不远，就是满池塘的荷花，时不时有成双入对的鸳鸯穿梭其中，游到玻璃池子边缘还扑棱扑棱翅膀，溅了陈乔年满脸水花，几人笑作一团。

***第六十三章***

奥森公园实在是大，一行人走走停停逛到了天擦黑都没有逛完整个园子，累的腿都要断了。

好在傍晚的天空像青花瓷上偏深沉的蓝，映着不知名的树，空添了几分寂寥感，甚是好看。

赵世炎在一旁摇头晃脑，“得此美景，断腿又何妨。”

说说笑笑的出了园子，搭上一趟车晃晃悠悠的回了家，实在是累了，几人就家门口楼下的小馆子里要了些菜。

他们选了外面露天的座位，白色的塑料桌子不算干净，但不妨事，傍晚风凉，吹的人很是舒心。

等菜的间隙，程子带来了一个人。

“先生们好。”

“哟，程子，最近咱这见面频率可不少啊哈哈哈哈，原来你总是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出面的……诶，这是……”

李大钊话还没说完，被面前的小伙子一把抱住，“大钊先生！”

陈仲甫在一旁看着这俩人，总觉得这个小伙子熟悉的很，手抬起来又放下，名字溜到嘴边又滚了过去，急得他直叉腰。

他原地转了两个圈，然后猛然回身，右手手背啪的一声打在左手手心里，“钦光！”

“诶，是我，先生！”

郭钦光松开了被自己搂得紧紧的李大钊，笑得无比开心，“这小同志都跟我解释过了……不过，还是不敢相信啊，这居然是我们的中国。”

他的眼里闪着泪，可自始至终没掉下来。

程子拍了拍他，又上前一步向李大钊走去，手里拿着一个小袋子，“先生，后天的乒乓球在北京大学体育馆，去看看吧。”

话音未落，程子已经把小袋子放到了李大钊手里，袋子里不出意外的，是观看比赛的票。

“九张，整好，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先生们再见。”

她总是这样，来去如风，办完事就消失，从不停留。

这么一个小插曲结束，菜也基本上上齐了，鲁迅又要了把椅子来，给郭钦光腾出了地方。

“得亏菜点的多啊哈哈哈哈，来来来钦光，吃菜……”

李大钊一如既往的热情，驱散了郭钦光由于初来乍到这个时空，而产生的不安全感，他冲他们笑，笑着笑着就流下了泪。

于是放下了端起的碗，颤着手把筷子架回了碗上，低下了头，手攥的紧紧的，开始无声的哭泣。

众人见状，并不说什么，他们每个人刚刚来到新中国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觉得好快乐好幸福，可不敢相信，哪怕到了现在他们已经来了一年左右，其实心里还是紧绷着，怕到最后这是梦，怕梦醒来中国还是从前那个羸弱的中国，怕自己其实没能帮上祖国什么忙，怕……中国最后还是没能活过来……

赵世炎脱掉了今天出门时为了好看而不嫌热的穿上的外套，盖到了郭钦光的头上，给了他一个虽然简陋但足够有用的私人空间，他们都懂，在那个年代能为国泣血的人啊，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

于是众人默默吃着饭，开始交谈奥运会的事情，他们说着开在北京的盛世，说着中国的强大，说又拿了多少金牌得了多少奖，每一句，说给自己，也说给郭钦光。

末了，见那外套不再发抖，陈乔年轻轻的叫他一声“钦光哥。”，郭钦光抬起头，眼眶还泛着红，和陈乔年对视。

他听见那个还有些稚嫩的声音跟自己说，“等奥运会结束，去青岛看看吧。”

***第六十四章***

转眼比赛的日子到来，九个人换好衣服直奔北京大学体育馆而去。

场馆内坐满了人，蓝色为主的场内围栏，上面写着Beijing，李大钊等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不远不近，视野正好。

“这决赛比的也太没悬念了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不是嘛，但是看着就爽，奥运会比着比着成国内运动会了...”

听着周围人的交谈，鲁迅不动声色的翘了翘胡子，被陈仲甫看了去，揶揄着他，“想笑就大方点笑，跟这儿偷笑什么呢。”

鲁迅歪了半边肩膀去看他，“啧，谦虚，谦虚懂吗，虽然咱们厉害，但是咱们还是要表现的低调一点嘛......”

“就是装呗。”李大钊眨着眼睛冲他笑，调侃鲁迅调侃的不亦乐乎。

“但是这装的过瘾啊大兄弟哈哈哈哈哈......”

观众席上不同人种的人们坐在一起，中国人自然亲近中国人，甚至一句客套话都不用说，自然而然的就讨论起同一个话题，黑色的眼睛一对视，彼此就知道这人是自家人。

比赛打得并不慢，即便乒乓球台子两侧都是中国人，人们不至于那么紧张，可也看的热血沸腾，于是在这样高沉浸度的情绪里，时间走的飞快，转眼比赛到了尾声。

终于，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三名中国运动员依次出场，从季军到冠军挨个站到了领奖台上，他们接过花，低头任人带上亮闪闪的金牌，其中八一队的还敬了礼，左手捧花高高举起，右手标准的军礼冲着四方人群，也冲着中国。

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北京大学体育馆内响起，观众席上每隔不远的距离必有一块不大不小的国旗，人们摇着国旗，不时地晃动，嘴里唱着国歌，全场人民的声音混在一起，生生催出了许多人的眼泪。

三面国旗同时升起，那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景象。

夏之栩眼泪连了串，整个世界都因为眼里的水变得模糊，可她向远方看去，似乎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个人精瘦，还穿着白的有些泛了黄的汗衫，与零八年的北京格格不入，那人仰着头，也看着三面招展的红旗，发了痴。

没由来的，夏之栩心里忽然就清楚了，那人，该是刘长春。

国歌演奏完，人们逐渐安静，然后又热闹起来，夏之栩擦干眼泪再向刚刚的方向看去，已经没有那样一个人影了，赵世炎摸摸她的头，轻声问她怎么了，她笑笑，只说似乎看见一个故人。

都曾为了祖国辗转奔波颠沛流离，你我又都是这个时空的匆匆过客，说是故人，倒也无碍。

几人还在场馆里逗留，门外，程子陪着刚刚那个穿着汗衫的男人慢慢踱着步。

“是真的.....”

“是。”

“虽然不是跑步但是....”

“我懂。”

“红旗真好看，特别好看.....升到场馆顶端的时候最好看。”

“披在身上的话，应该也不赖。”

“嗯？”

程子向前走了两步又回头，看着如今年轻的刘长春，“重返十八岁了，不再试试吗。”

零八年的北京天上总有白鸽，年轻的刘长春仰头看天，伸展了全身的筋骨，盯着那年随处可见的五环标志。

“好。”

***第六十五章***

奥运会十六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转眼间就迎来了尾声，几人守着电视看闭幕式。

陈延年帮赵纫兰收拾了碗筷后，就坐回到了沙发上，赵世炎带着陈乔年和楼下小区里几个差不多大的男孩子一起打篮球，李大钊几人在商量着郭钦光什么时候去看看青岛。

“打算什么时候走？”

“明天就去买票吧，我带你去，省的你到时候找不到。”

“对，早点去，挑个好的时间段。”

“好，那么，反正现在也到不了青岛，那咱喝点青岛吧。”

陈仲甫说着话，从冰箱里拿出来几听青岛啤酒，也不顾郭钦光怎么样的推辞，直接放到了他面前，“尝尝。”

陈延年在一旁的沙发上看着电视，听到陈仲甫那句“尝尝”，控制不住的翻了个白眼，“酒鬼。”

被陈仲甫听了去，“诶，延年，新中国了，你内六不也该破的破，昂，时代不一样了。”

“同志，谢谢，不用。”

两人拌嘴的间隙，陈乔年二人打完球回了家，两人累的一身汗，陈乔年直接去洗澡，赵世炎就径直就朝沙发走过去，挥挥手示意陈延年往里去去，给他们挪个地。

陈延年一手抓起放在一旁的遥控器，顺从的往边上靠了靠，然后一边和赵世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一边接着看电视节目。

“打的咋样。”

“挺好啊，那几个小孩也挺厉害，帽儿我们好几个呢。”

“你和乔年谁厉害？”

“那必然是我啊陈延年同志。”

赵世炎还无比自豪的扬了扬眉，陈延年瞥了他一眼，无奈的笑笑，“那你真厉害啊世炎同志。”

“过奖过奖。”

“哥你听他吹，明明我更厉害。”

陈乔年洗完澡，擦着还湿着的头发，就迫不及待的加入了这场“战争”中。

三人笑闹着，另一边陈仲甫等人喝着酒聊着天，夏之栩和赵纫兰在里屋看书，夏之栩正一点一点教赵纫兰识字。

万家灯火中，总算有了一方亮堂堂的天地，为他们遮了风挡了雨。

夜逐渐黑下，陈仲甫有些醉了，过堂风一吹，更是有些迷迷糊糊，陈延年三人时不时闹一闹，终于在某一次，陈延年身子歪斜了，一手撑在沙发缝隙中。

那里有一团皱皱巴巴的纸。

***第六十六章***

“对不起烫嘴吗？不会当面说吗？”

陈延年忽然的爆喝给屋里所有人吓了一跳，李大钊赶紧站起来，一旁的陈乔年也从沙发上弹了起来，站到陈延年一旁，一点一点掰开他握得紧紧的拳头，拿出了那一团信纸。

陈乔年感觉自己忽然就回到了上个世纪，回到了小时候，难熬又难过的小时候。

他看到信纸上第一行写“吾儿延年。”，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自家哥哥坚毅又倔强的眼睛，他带着他生活，带着他求学，很多个夜晚自己睡不踏实，都是陈延年守在一旁，哥哥脾气虽然耿直火爆，却不常跟自己生气，但那一回，他记得太清楚。

在他第无数次向陈延年表达自己渴望父爱的时候。

那一次他生气了，生了很大的气，整个眼睛红透了，仿佛下一秒就会滴出血来，目眦欲裂，他头一回如此直观的感受这个成语。

他的哥哥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不成器，骂他软弱。

“没有他你活不了吗陈乔年！”

他没生气，甚至第一次没有害怕哥哥对他发脾气，因为他分明的看到，陈延年眼睛里有水光。

那个晚上他失眠，一夜未睡，月亮爬上最高的树枝，陈延年熟睡在他身旁，他给他掖了掖被子，“哥，是谁更在意这件事呢。”

他接着往下看，信里写“对不起”，写“我知道了你们的艰难。”，中间又夹杂了许多对不起，最后一句是，“我们不要辜负了新中国下崭新的几十年。”

陈乔年微微叹了口气，他太知道陈延年生气在什么地方了。

你怎么能说“我知道了你们的艰难。”，你早就应该知道的。你又怎么能说“我们不要辜负了新中国下崭新的几十年。”

你怎么能怪我们过不去这道坎儿，怎么能把“辜负”这个词用到我们身上。

可是陈乔年又没由来的没有气，他也想不通自己怎么会这么轻易就原谅了自己这个父亲，也许是那些皱皱巴巴的信纸看上去实在太委屈了，他怎么都对不上号。

这怎么能是我那个倔的要死的父亲写出来的东西。

陈乔年看了看李大钊示意他放心，向前一步挡在了陈延年和陈仲甫之间，然后干了一件让满屋子的人都安静下来的事情。

“爸，”他端起酒杯，自顾自的碰了一下陈仲甫面前的杯子，“没有人是崭新的，我们都很老旧了。”

然后仰头干了满满一杯酒。

他死死攥住陈延年，遏制住他老是想要上前的步伐，眼睛却依然死死盯着陈仲甫。

他看到陈仲甫颤抖着手拿起一旁的酒给自己满上，然后也一饮而尽，陈仲甫衣服上有些湿，他下意识的解释，“没拿稳....酒.....洒了。”

可谁都看到了，分明是溢出来的泪水。

那是他，是他们兄弟二人，第一次见到陈仲甫哭。

“爸，没有人辜负新中国，你不能这样怪哥哥。”

屋子里安静地能听到窗外的蝉鸣，甚至可以听到隔壁邻居夫妻二人吵架的声音。

还是鲁迅率先打破了僵局，他从一旁踹了陈仲甫一脚，“还坐着还坐着，你好意思吗，他管你叫爸你听见没，那么大一个台阶，你今儿要是不就坡下驴你这辈子就自己一人独守空房吧，没人跟你过，去，说对不起。”

赵世炎被鲁迅的话逗得有些想笑，又觉得气氛不对所以狠狠憋着，屋子里的气氛缓和不少，甚至因为鲁迅这一席话而转变的有些搞笑，陈仲甫终于整理好了自己的情绪，又给自己斟满了酒，稳稳的拿在手上。

“对不起。”

“陈延年同志，对不起。”

“还有乔年，对不起.....”

他怔怔的看着自家两个儿子好久，又喃喃出声，“对不起，缺席了你们这个时候的人生。”

“是我们几乎全部的人生。”

“是....对不起。”

陈仲甫又一次一饮而尽，然后向两个人狠狠鞠了一躬。

陈延年就那么看着陈仲甫的后背，然后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般，弯下腰夺走陈仲甫手里的酒杯，跨过他走向一旁的桌子，拿起一旁的青岛给自己也到了满满一杯。

陈仲甫直起腰，看着陈延年，陈延年也看着他。

“六不破掉一戒，算我放过自己。”

“你确实对不起我们，但陈乔年爱你，我没办法。”

他稍稍弯腰用酒杯磕了磕桌子，算作敬酒，“爸。”

然后悉数喝掉。

到底是赵世炎再也憋不住，率先笑出了声，他挑眉看着陈延年，“我最近新学一个词儿，你猜是什么。”

“是什么。”

“傲娇.....诶诶诶！不兴打人的啊陈延年！”

***第六十七章***

时间慢慢的走，转眼间几人来到新中国也有了一年多的时间，陈乔年顺利上了人大附，赵世炎依然每天过着简单的上学生活，几个大人也在安安稳稳的过日子，说不上来有什么很大很热烈的开心事，但小日子过得也是优哉游哉，很是舒心。

只是人嘛，总会有那么些不顺心的时候，尤其是接近中秋，团圆的氛围太浓厚，总让人忍不住想起点什么。

比如，自己那很多年很多年都再也没有见到过的儿子。

“你说，施格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啊......”

窗外月光亮堂堂的，天上像泼了一层银色带闪的墨，屋子里没拉窗帘，给赵世炎二人镀上一层银光。

夏之栩勾勾赵世炎的小拇指，轻声的跟他说着话。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不露面。”

赵世炎回握住夏之栩的手，轻轻应了声好。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二人草草吃了早饭，就按照程子的指引前往了赵施格的住处。

其实零几年的时候，赵施格已经不年轻了，外人打眼儿一看过去，反倒会以为赵世炎二人是小辈儿。

夏之栩拽着赵世炎藏在一旁高大的树丛里，没一会儿就见到一个步伐矫健的老人，从楼里一路走出来,路上偶尔会碰到些人,大都是认识的邻居,这个时候他就会慈祥的笑笑,轻轻点点头再挥挥手,擦肩而过也彬彬有礼。

赵世炎二人就在不远处静静的站着,悄悄看他,隔了一些树丛和一条不太宽的院内马路,也隔了几十年两辈子的悠悠岁月。

隔了很多很多深夜里能压死人的思念。

“走吧。”赵世炎去抓夏之栩的手。

“…………好。”

两人进来的时候很是顺利,往外走却是有点找不到路,在大院儿里转了两圈,正当转的实在是有点迷糊的时候,有个人说话了。

“您二位是找不到出去的路了吗,我看你们有点迷糊的样子啊哈哈哈。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解释不清的,两人小心翼翼不敢见面的人,如今却主动找他们搭了话,赵世炎有一瞬间失了语。

“…嗯……嗯对,找不到出去的路了….”

“哝,从这边这个小路,顺着走,再向右拐个弯儿就可以了。”

“…好,谢谢您啊。

三人没有过多的赘述,只是打了个照面,讲了两句话,就草草道了别。

但这已经够了。

中秋月圆夜,见过一面,算作我们跨越近百年的团圆了。

***第六十八章***

每个人都逐渐适应了现代的生活,零八零九到一零年代那些年,正是电子产品飞速发展的时候,零九年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普及,那时候长期占据人们生活的还是诺基亚,黑梅,摩托罗拉等等等等,智能机好像也没有很智能,人们之间的距离也没有现在如此这般遥远。

那个时候,人们还会一大家子一起,守在电视机前,看一些人们都感兴趣的内容,例如现在,李大钊等人就聚在一起盯着电视,看我国成立六十周年的阅兵式。

阳光很好,从窗边倾泻而下,给每个人都镀了一层金光,照的所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

几个人的姿势出奇的一致,都上身微微前倾,双手或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或按在身边沙发或者椅子的把手上,有些抿着嘴有些微微张口,但眼神都一动不动的顶着电视机里那些轰隆而过的巨大的铁皮怪兽。

那从祖国最中心缓慢驶过的各式新式武器,都仿佛不止经过长安街,更是一点一点碾压在这几人心上,飞上天的战斗机身后拉出长长的彩线,映在陈独秀等人的眼睛里,如果这时候有人在他们身边看他们的话,会惊讶于那些人眼里的粼粼闪光,混着七彩的颜色,那里面总透露着对祖国太深沉的爱。

陈独秀率先笑出了声,先是一声一声短促的笑声,然后就变成了大笑,他的手开始拍自己的大腿,另一只手去勾坐在他身边的陈延年的脖子,不住的晃着他,“延年……延年!你看啊这是我们的祖国啊!哈哈哈哈……”

这几声肆意的笑,打破了屋子里从阅兵式开始就安静的甚至有些凝重的氛围,笑本就是会传染的,这样令人开心的笑更是,于是屋子里瞬时炸开了花,边笑边讨论着刚刚看过的内容,陈独秀的肩膀由于笑的太过开心而一抖一抖的,可没过一会儿,那肩膀抖动的频率逐渐变慢,陈延年离得近,他分明看到,陈独秀抬了抬肩膀,自以为不动声色的蹭掉了那即将就要溢出的泪水。

他还是不习惯好好和陈独秀相处,但这个时候,他竟然也没什么想要推开陈独秀的想法。

大概是欢乐占据内心,所以就暂且对他温柔些。

***第六十九章***

电视机里看的总归是不过瘾，几人商量着干脆去天安门附近走一走，虽说交通管制，走不近，但现在这个心情下，离那里越近，他们的内心越是安稳。

转了几趟公交车，一行人顺利到达了天安门附近，当日的天空青青蓝蓝的，云层散在天上，街道上还有来不及散去的被重装甲激起的尘埃，呛人的紧，但李大钊贪婪的吸了一大口。

那是强大的新中国的味道。

街道上人并不少，熙熙攘攘的，深秋的北京叶子已经有些开始泛黄，秋风一吹，陈乔年穿的少，止不住的打了个寒颤，赵世炎揉了揉他的脑袋，给他戴上了帽子，“让你穿这么少......”

“我班同学都这么穿，这叫时尚你懂不懂........”“嘿你个小兔崽子......”

两人就这么打打闹闹的跑远了，夏之栩在后面喊着慢点跑，赵纫兰去拉李大钊的手，“你看他们，多好啊，这才是小孩子该有的样子嘛。”

李大钊的手回握过去，稍稍侧身亲了亲赵纫兰的额头，“是啊，这才是小孩子嘛。”

陈延年亦步亦趋的跟在李大钊二人身后，鲁迅和陈仲甫两人并排走在最后，“你看看你看看，看看这人现在这幅腻腻歪歪的样子。”“诶，你就是羡慕嫉妒恨，没人牵你手没人叫你慢点跑，你就是.......诶！陈仲甫！不兴打人的啊！”

陈延年不动声色的听着身后的动静，终于还是憋不住，笑出了声，他很多个夜晚都会躺在床上，拉开一点那极其遮光的窗帘好让窗外的月光可以漏进屋里来，偶尔能看到几只半夜活动的小鸟从床边略过，整个世界安静极了，安静到只有他和陈乔年的呼吸声。

他经常静静的借着月光看陈乔年熟睡的侧脸，小孩儿睫毛有时候会发颤，大概是又做梦了，他会想起这辈子都变得越发活泼的大家，他有时候会想，重活一次，我们还是我们吗。

可陈乔年的夜半惊醒，赵世炎和夏之栩跨越了近百年的爱情，大钊先生赵师母的感情，鲁迅先生对茴香豆依然的执念，陈仲甫那虽有改观但依然死倔的脾气，包括他自己......他自己对陈仲甫那复杂的感情，一切过往都那么清晰，这一年来他上历史课，闲暇时间看课外书，可没有哪本文献资料能把他们这几人的过往描述清楚，最全的史料也不行。

他们那些浸着血，带着荣光，又实在惨淡难熬的过往，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忽然一只大手放到了陈延年的肩膀上拍着，“儿子，给我领个儿媳妇回来，让他嫉妒死。”陈仲甫这手揽着陈延年，另一只手指了指不远处的鲁迅，陈延年无奈的看着他，那个人的侧脸从未离自己这么近过，他还是不习惯，却舍不得拍开那只搭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所以只把头扭到一边看前面的几人，冷冷的回他一句，“不可能。”

陈延年的思绪被打断，但脑子里却浮现出一句话，关于那个他想了很久很久的问题————是吧，我们终究是我们，这是我们的另一种样子.......卸掉重压，远离血雨腥风后，可以放肆快乐的我们。

一行人打闹的打闹，想事情的想事情，溜溜达达的就走出好远，长长的长安街到了中央，他们来到了五星红旗下，人群中，似乎有个很熟悉的身影。

***第七十章***

赵世炎的余光里闯进了一个黑色身影，好像有一个名字马上就要从心底涌上来，可是他一转头，却什么也没有。

他扽了扽这时已经走到他身边的陈延年，“我....好像看到.......”话没说完，却听到了一声大大的“仲甫！”他噤了声，和陈延年同时回过头去看声音的来源，只见到不远处一个梳着背头，略微有些胖的人扑到了陈仲甫的怀里。

陈仲甫被扑的一个踉跄，把来人使劲儿推离了自己眼前，才能好好看看这人是何方神圣，这一看，就红了双眼睛。

“仲甫，仲甫啊，原来你也在.....哈哈哈哈哈太好了...欸，大钊先生，还有.......”易白沙早没了刚刚莽莽撞撞往人怀里撞的劲儿，左看看右看看，有熟识的有不熟识的，可他们身上的气质太相仿，他一下子掉回了那段历史里。

眼睛里泪光闪了又闪，到底还是没落下，“好日子，不哭。”

陈仲甫伸了伸手，轻轻的放到易白沙肩膀上，像是要确认什么似的，死死的看着眼前人，约莫有个一分钟，他似乎终于回过神来，抓着易白沙的那只手猛然使了力，把人带到了自己怀里，“.......白沙......”

“是我。”

二人寒暄好久，红旗招展下重活一次的男人越说越激动，眼睛里亮亮的满是新中国散发的光，说到激动处，还不住的拍着陈仲甫的肩膀，那含在眼睛里的泪到底是没能憋回去，终于落了地。

他揽着陈仲甫的肩膀，抬着头半点不避刺眼的日光，盯着国旗，又看着似乎还在嗡鸣的街道。

“那时候我总在想，这个国家无望了，我眼看着他们割地赔款俯首下跪，眼看着人们各成一派杀伐混战，国门大开，放进来了一群满嘴血腥气的狼，他们和国内一群小人狼狈为奸，他们要亡我中华啊！”

“仲甫……仲甫啊，你看看这……哈哈哈哈你看看现在！这是我连梦都没敢梦见的啊哈哈哈哈…………”

易白沙的声音由于激动很是不小，引得行人纷纷侧目，可他不在意，他们都不甚在意，看就看吧，倒也无妨，无非是被当作在发什么疯癫，可他们高兴，干脆让那些探究的眼神随风去。

易白沙边笑边哭，陈仲甫不知道，就在他们在家从电视里看这十里长安街的时候，易白沙却早已守在了普通人民群众能到达的离国旗最近的地方。

长安街的某一处，易白沙甚至跪在了地上，双手掩面，额头触着大地，感受坦克开过时的巨大轰鸣。

他投江的时候有多绝望，如今就有多幸福。

几人久别重逢，干脆相约，晚些时刻一起去下了馆子，北京铜锅儿冬日里吃的总是最爽快，左不过如今初秋，离泛着刺骨冷气的日子也不远了，黄色的叶子藏在铜锅儿冒出的滚滚热气后，倒也有几分别样的意境。

觥筹交错间，月亮已经悄悄爬上枝头，喝了些薄酒，热气一蒸几人都有几分上脸，清风朗月，不谈国事，全然放心的把自己交付与这个逐渐强大的国家，在她的庇佑下肆意的吃喝玩笑，饶是天仙也要沉醉于如此巨大的反差下。

喝了些酒的缘故，赵世炎脑子里晕乎乎，晌午那钻进脑海里的黑色身影似乎也被热气蒸出了脑外，他不知道，他没看错，那人确确实实，是深埋于他心底的那个挚友。

————————毛主席纪念堂——————————

水晶棺不远处，一袭黑衣的人静静站着，不同于其他游客满脸的敬畏肃穆，偶尔有小孩子不懂事稍微发出一些略微大的声响家长都要小声斥责。

他只是静静的，很安静很安静的站着，站在一旁，站在人群里。

有个胆大的小男孩，悄悄挣脱了妈妈的手抱上了那人的腿，又扽了扽他的衣角成功让他蹲了下来，小声的附在他耳边：“你在看什么啊？”

他笑了笑，眼底的温柔要溢出来，“我在看那个水晶棺里的人。”

“你在看毛主席！”

“是啊~”

“妈妈说他超帅的，是我们的英雄。”

“是啊，你妈妈说得对哦。”

“妈妈还说总理也很帅，不过我没记住他的名字欸......叫什么来着.........”

“叫周恩来。”年轻女人走过来拍拍小男孩儿的头，“臭小子又乱跑.....不好意思啊给您添麻烦了。”她转过头冲着那人笑了笑，附身抱起了小男孩。

“没事，他挺可爱的。”

女人道了声谢，然后抱着小孩儿走远了，小孩子还趴在妈妈背上边挥手边用口型冲着那人说“拜拜”

他一下子笑了出来。

他在这里呆了好久，直到要闭馆，人群逐渐散去，纪念堂里变得更加寂静，他走上前，手掌张开虚虚的伸向前方，工作人员本该催促人们离去，可看着他，竟是怎么也开不了口，心里宁静的很，幸好那人也不过多的停留，没多久就收了手，踱着步子出了门。

他在外面慢慢的用脚丈量长安街，直到太阳西沉街灯亮起，长安街正中的彩虹门在夜晚发着光，他抬头，看白天飞机飞过的上空，他听到了那句“我们的飞机再也不用飞两次。”

听到了很多句“来看看吧，来看看啊。”

他轻轻的笑，“我都看到啦。”

脚步逐渐变得轻快，转了个完整的三百六十度又蹦了蹦，然后倒退着走，又看向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我都看到啦......你放心吧.......好得很呢。”

好得很呢。

***第七十一章***

伟人们一个接一个的回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那些不太为人知的转了世，现在或许正被同龄人调侃着，“你是不是上辈子拯救地球了！”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拯救地球倒不是，但是着实为救中国出了很大一份力，甚至搭上命那种。

而如李大钊等人这般被人熟知的，则是由于人们的信念来到了新中国。

起先是程子去接，哪里有人来她就出现在哪里，后来似乎就连时空都习惯了这样的事情，重活一次来到新中国的人们甚至不再需要程子的指引，自己就摸索出来了在当今时代如何生活，自然的理解了如今到底是什么年月什么地方。

那是他们无比熟悉的土地，到底是并不如何陌生的。

一场秋雨扫落一批叶子，几场寒潮下来，北方就变成了那个辽阔寒寂的北方，曾经的中国没有那么多高高大大的楼房，平原下一望无际的草场，寒风一吹，就枯黄了许多人的梦想。

如今高楼四起，西沉的太阳被分割成很多形状，转眼间，已是一字开头的年份。

年底，恰好腊八，程子约了李大钊等人去雍和宫，几人一大早便起了床，捯饬捯饬，陈仲甫还仔细的抹了些发胶在头上。

“诶哟别臭美啦，你忘了你之前，就这一身——黑西装黑皮鞋锃亮的黑头发——被人当成卖保险的啦。”

“周树人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

“好啦好啦，都收拾好没，收拾好咱就出发了，人小姑娘还等着呢。”

“行了，走着走着！”

住处离雍和宫并不远，坐公交就可以直达，去雍和宫的人向来不少，又赶上今儿腊八，原本就有腊八舍粥活动，总听闻说那粥也是开过光的，人们自然想来尝上一碗，更有些人拿着自家准备的盒子，盛上一碗带给家人，也不多，大概刚好够每人分得一小口，不过无碍，腊八粥本就是到了时候家家户户自己就会熬上的，并不会不够吃，排好长的队得来一碗小心揣着带回家，也只是人们用这粥来表达爱。

我爱你，所以即便是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也愿意为你而信，大冬天的排那么长的队不为别的，因为我想你一辈子喜乐平安。

程子一早便在雍和宫门口等着，寺庙九点才开门，她倒是来得早，七八点的样子就在附近的胡同里溜达，悠悠的转着，转角处有个小摊儿，她便坐下来，要了些吃食。

说到底是有些不舍的，可人生常态就是别离，她懂，所以没多难过。

几口热饭下肚，差不多也到了约定的时间，程子便去约好的地点等着先生们，没多久，几人便聚齐了。

“诶哟，幸好幸好，我们没迟到哈哈哈哈哈......”

“先生们这时间拿捏的正正好，咱再稍微排会儿队就可以进去了。”程子笑着回应。

人流始终是动着的，所以其实排队时间并不长，没过一会儿他们便进入了雍和宫内，刚进去是一个长长的大道，两侧是满满的银杏树，深秋的时候甚是好看，偏偏现在冬季，叶子早落回了泥土里，光秃秃的树干左右交错，倒是有另一番专属于冬的意境。

排队喝腊八粥的走中间，不喝粥的走两侧偏门，边上有免费供香处，买了门票的都可以免费领上一把。

程子先开口说了话，“我知道先生们一生信仰共产主义不与这样的宗教有什么纠缠，但先生们看看四周的人，他们当中大部分心中的信仰都和先生们一样，他们都是唯物的，可也许只是来玩儿的....也许是遇上了天大的难事....你们最了解底层老百姓的无助了......”

程子转头看向远处因焚香而起的淡淡青烟，和腊八粥的热气混杂在一起，倒是像极了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我什么都可以信，但你要是吃了我供的香火却不帮我，就别怪我砸你的庙毁你的金身。

倒是可爱的。

赵世炎先回的话，“上学这些日子，真的感受到，如今社会越来越多元了啊，挺好的。”清晨的阳光洒下来，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始终是那个惹人爱的模样。

“小姑娘你别担心，我们当中有些人啊，固执，特别固执，但是事实胜于雄辩，在这样的氛围下呆久了，他迟早得转过弯儿来吧。”鲁迅斜着眼看陈仲甫。

陈仲甫瞪他，手指指着鲁迅却半天想不出什么词来怼他，最后只能使劲儿一挥手，两只手都背到后背去，不再看他。

陈乔年在一旁嘟囔“又开始了。”陈延年摸摸弟弟的头，夏之栩靠着赵世炎浅浅的笑，赵纫兰挽着李大钊的胳膊小声的说着什么，脸上被阳光染出了淡淡反光的金色，好看的紧。

程子侧着脸悄悄看他们，心下前所未有的宁静，之前很多次也是这样，在一旁不起眼的地方看这一大家子和谐快乐的生活，那个时候她总是悄悄溜走，她有这样不引起人注意的能力，他们也习惯了她这样的做事风格，可是这次不一样，这次她是来告别的。

最后一次了，总不能再不辞而别。

他们前面的队伍越来越短，很快就排到了，那里有提供的碗和塑料小勺，几人每人领了一碗粥，到队伍外面不碍事的地方喝了起来。

“你别说还挺好喝。”

“就是说啊，我还是第一次喝这样的腊八粥呢。”

“挺好挺好，热热闹闹的。”

喝了腊八粥，一行人继续往里走，看到许多人烧香许多人礼佛，时不时从开光室传来一些悠远清脆的铃声，环绕整个大殿，甚是好听。

他们看到一对男女，大概是夫妻，并不跪在佛前摆好的蒲团上，而是直接跪到了摆放佛身的桌子下————那是离佛最近的地方了。

陈延年闭了闭眼，有一瞬间，上个世纪那些颠沛流离的穷苦人民和眼前这二人的身影重叠了，他们看起来都是那么无助，似乎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而没有一种能把他们拯救出来，最终走投无路拜倒在佛的脚下，乞求一点生的希望。

他忽然有些愧疚，似乎是这几年被新旧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蒙了眼，又或是过于安逸的生活让他多了几分懈怠，他竟是没有看到，这个时候的新中国并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完美，富起来的终究是少数，还有太多人依然过着苦日子。

像生吞了一把黄连，从口腔一直苦到了心底，没有来的脑子里出现三个字，“下乡去”。

雍和宫并不大，用不了一个上午几人就逛便了这不大不小的寺庙，出了门来，程子说要请众人吃个午饭。

他们到底是熟络了，并不推辞，任由程子领着到了吃饭的地方。

一顿饭快结束的时候，陈乔年开了个话题。

“小姑娘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今儿又是领我们逛寺庙又是请吃饭的，说吧，说出来兴许哥哥能帮你解决。”陈乔年在一旁略显得瑟的冲着程子说话，程子一下子笑了出来，可眼底却湿了。

高兴，看到这么活泼肆意的陈乔年，她打心底高兴。

“是，确实是有事儿.......”几双眼睛齐刷刷的看着自己，程子有一瞬间卡了壳，不舍涌上心头，似乎怎么都张不开嘴。

“怎么啦，你说啊。”

“今天，我是来跟先生们告别的。”

“怎么，告别？什么意思，你要走？去哪啊？你.... ”

众人你一句我一嘴的，根本没给程子张嘴的机会，还是赵纫兰开了口，给程子压了压其他人，才好让她有了说话的机会。

“先生们，我....以后就不在这个世界了，说白了我大概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人，我是无数人信念的集合体，我来的时候，带走了他们的一部分灵魂。”

“不在这个世界？”

“无数人.......”

“信念的结合体？”

几人复述着程子的话，程子稍作停留，便继续说，“我有我自己的命数，后人对你们的爱汇聚在一起形成了我，如今你们亲眼见到当今中国，生活也都步入正轨，我的使命完成了，我得回去啦，回到他们每个人的心里，去填补那每一处因着对各位先生的敬仰与爱，所空出的窟窿。

“我得回去，让他们心安。”

陈乔年悲伤不舍的时候，却又敏锐的抓住了关键点，“难道，我们的信仰错了吗，难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都是错的吗？”

程子看着他，有那么一瞬间陈乔年想，他大概再见不到比这更包容更温暖的眼神了，像碧蓝色的大海，他有一瞬间的走神。

他们，他们所有人，程子口中说的后人，我的人民......原来....真的那么爱我吗......

“虽然你们穿越过来了，但以前的你们并没有消失，发生过的就是发生过的，历史也并不虚无，你们的信仰也没有错误，也许你们的到来只是一种还未被证实的科学，就像很多年前人们说地球是方的，而提出地球是圆的的那个人被活活烧死，当时的谬论成了如今的真理，也许百年之后人们就能发现这个宇宙真的存在平行世界，人们的信念真的可以强大到如此地步————不，这一点已经发生了，只是还未被承认，但总有一天会被无数遍的实验所证实。”

“他们真的很爱你们。”

“他们托我，来亲口向各位，说声谢谢。”

“中国强大了，但以后未必没有更多的考验，我不在你们身边.....害，想来也是不太需要我的.......”程子笑了笑，然后认真的看了看每一个人。

她抬起手，向几位抱了抱拳。

“以后山高路远风雨兼程，先生们，各自珍重。”

到这里正文算是完结了，后面的会以番外的 形式呈现，预告一下大概是：二零年抗击疫情/二一年中美会谈/那天和妈妈聊天，妈妈给提供的一个我觉得写出来应该还挺带感的画面（暂时保密） 以及或许你们还有一些想看的梗或是脑内了无数次的片段，可以发给我我试着写一写。

谢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属实没想到能有这么多人看，受宠若惊是真的。

希望这篇文章没有让你们失望。

今儿腊月十六啦，年关将至，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都说鼠疫牛涝虎旱兔饥龙征战，这几年确实不太平，那就祝愿咱都顺利的活着（？）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赚更多的小钱钱！